

1928.

文化批判

要目

- | | |
|-------------|------|
|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 石厚生 |
| 留聲機器的迴音 | 麥克昂 |
| 思維與存在 | 彭康 |
| 辯證法的唯物論 | 李鐵聲譯 |
| 政治一般的社會的基礎 | 朱鏡我 |
|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 | 馬公越譯 |
| 裁判(小說) | 龔冰廬 |
| 支那人自殺了(戲劇) | 馮乃超 |
| 一封公開信的回答 | 李初梨 |

3

創造社出版部



文化批判

第三號

目次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石厚生 (1)
留聲機器的迴音	麥克昂 (3)
思維與存在	彭康 (13)
辯證法的唯物論	李鐵聲譯 (28)
政治一般為社會的基礎	朱鏡我 (51)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	馬公越譯 (70)
裁判 (小說)	龔冰塵 (79)
支那人自殺了 (戲劇)	馮乃超 (103)
一封公函信的回答	李初梨 (119)
讀者的迴聲 (三則)	楊而愷等 (129)
	同人 (141)
	編者 (147)



A959409

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塞北的愁風儘管不斷地吹來，
天空儘管是低壓而暗怛，和暖的
陽春終有到來的時候。

民衆信仰革命的成功，就如
他們信仰陽春的必到。他們不像
小資產階級那樣多疑，那樣不定。

這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社會
認識的特質所在，只有他們能夠
有這樣的透澈的認識，而他們也
不得不如此。

但是在前線的戰士們，他們
是在敵人的猛烈的砲火之下，生
與死的搏戰和表面上的孤軍，緊
緊地，重重地壓迫着他們的心身，
這是怎樣悲慘的苦痛的戰鬥！我

們能不給他們以一種聲援麼？

我們要給他們以聲援，尤其在北風凜烈的現階段。革命的文藝家要振作起來，鞏固我們的陣營，支持我們的革命。

但是文藝家本身先要充實起來；他自己沒有獲得的東西，他是無從給與民衆，他必對於時代有堅決的信仰。

文藝家必須克服一切虛無主義的妖魔，維持他對於時代的信仰。要這樣，他纔能夠遂行他的重要的任務。

和暖的陽春終必到來，新的時代終必帶來新的果實；維持我們對於時代的信仰！

留聲機器的迴音

——文藝青年應取的態度的考察

麥克昂

(一)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

我到現在還是相信我這個警語是十分切適。

“留聲機器”不消說是一個警語，這裏所含的意義用在現在就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留聲機器所發的聲音是從客觀來的，客觀上有這種聲音，牠和牠接近了，便發出這種聲音。有這種客觀纔有這種反映。

這種反映在人的方面便是意識，就是客觀規定意識，不是意識規定客觀。

我們現在處的是階級單純化，尖銳化了的時候，不是此就是彼，左右的中間沒有中道存在。

中國現在的文藝青年呢？老實說，沒有一個是出身於無產階級的。文藝青年們的意識都是資產階級的意識。這種意識是甚麼？就是唯心的偏重主觀的個人主義。

不把這種意識形態克服了，中國的文藝青年們是走不到革命文藝這條路上來的。

所以我說：“你們不要亂吹你們的破喇叭（有產者的意識）暫時當一個留聲機器罷！”

但這兒含有必經的戰鬥的過程！

1. 他先要接近工農羣衆去獲得無產階級的精神；
2. 他要克服自己舊有的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
3. 他要把新得的意識形態在實際上表示出來，並且再生產地增長鞏固這新得的意識形態。

這種過程剛好像留聲機器的攝音發音的過程一樣，所以我借來做了譬語。

文藝青年們應該做一個留聲機器——就是說，應該克服自己舊有的個人主義，而來參加集體的社會運動。

這兒有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是文藝青年們應該獲得的——換句話說，就是要叫他們當一個留聲機器!!!

(二)

自己的一句話發生出自己來註釋的必要，這是因為李初梨君在“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上關說了我幾句。（參照本誌第二號）

我現在老實不客氣把初梨君的關說鈔錄在下面：——

“……我要對於創造月刊上麥克昂君所作的‘英雄樹’開說幾句。自郭沫若氏發表了‘革命與文學’以來，中國文壇上關於革命文學的議論也頗有所見，不過他們都像嘴巴裏含得有甚麼東西一樣，半吞不吐，總吐不出一個所以然。麥君這篇文章在我們革命文學發展的途上可算一篇劃期的議論。不過牠中間有一段我以為是不十分妥當的地方。或者麥君有一片苦心想為中國的文藝青年留一條生路。但我覺得這反害了他們，而且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恐怕會發生不好的影響。他說：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的最好的信條。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要你接近那種聲音，
第二，要你無我，
第三，要你能活動。
……’

我以為‘當一個留聲機器’是文藝青年最宜切戒的態度，因為無論你如何接近那種聲音，你終歸不是那種聲音。

我現在把這段文章刪改如下，商之麥君以為如何？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是文藝青年們最好的信條。
你們不要以為這是太容易了，這兒有幾個必要的條件：
第一，要你發出那種聲音（獲得無產階級意識），
第二，要你無我（克服自己的有產者或小有產者意識），
第三，要你能活動（把理論與實踐統一起來）”。

(三)

這兒所說的那種聲音是那大地最深處的雷鳴 “Gonnon-baud
-on”

這是中國革命的現段階。

(四)

從整個來說，初梨君的“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這篇文章真可以算是：

“在我們革命文學發展的途上一篇劃期的議論。”

我這并不是要互相標榜，我老實不客氣的說：我們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從我們的表示上來說：我們同一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我們同一是以辯證法的唯物論來檢討今後我們革命文學的路徑。

更從我們的生活上說來：我們同一是小有產階級的份子，克服了舊社會的觀念形態，而戰取了辯證法的唯物論。

我所曉得的兩三年前的初梨君不是一個頗帶有頹廢色彩的詩人嗎？

我自己在幾年前更幾乎是一個純粹的冬烘頭腦。

我們同樣的從小有產者意識的繭壳中蛻化了出來，在反動派的無恥的中傷者或許會說我們是投機，但這是我們光榮的奮鬥過程，我們光榮的發展。

不誇張的說一句話，就是：

我們當了留聲機器了!!!

(五)

當留聲機器並不是甚麼恥辱的事情。客觀有甚麼存在，我們發出甚麼聲音。

這是我們求真理的態度。

真理是主觀的判斷，但是是主觀的內容和客觀的現實完全一致了的一種判斷。

留聲機器是真理的象徵。

當一個留聲機器便是追求真理。

在有產者或者小有產者的我們的敵人，他們或者會罵我們是 *Marx-engels* 的留聲機器罷？這個我是樂於承受的，凡是一個辯證法的唯物論者都應該是樂於承受的。不過我們始終忘不了的就是要在這個警語中加添一個發展的意義。我們當 *Marx-engels* 的留聲機器，並不是完全如字義上的要攝取他們的聲音，是要攝取他們的精神，以他們的精神為精神而向前發展。

Marx-engels 的精神是甚麼？

他們就是當過了留聲機器。

他們在年青的時候都是“少年黑格爾”派的國家主義者，他們是唯心論的信徒。*Marx* 在主持“*Rheinische Zeitung*”的筆政的時候還做過反對共產主義的文章。他說這種思想傳染到民間我們還可以用屠殺的手段了之，但一傳染到我們精神上來，便成為精神的鎖鍊，我們非把自己消滅是無法泡製的。——這等於在說：凡是

Kommunismus 的信徒不遭屠殺，便應該自殺的一樣。那時候，你看，他的小有產者的意識發展到了甚麼程度！

他們在初都是和幾年前的我們一樣。

但到後來他們被驅逐到法蘭西，被驅逐到英國。他們和法國的社會黨思想和革命思想家接觸了，和英國的產業工人的生活接觸了，也從事了些實際工作，他們才克服了自己的有產者意識，而戰取了革命的辯證法的唯物論。

他們的思想並不是他們的精神創造出來的，只是很切適地把現實的種種真實的關係反映了出來。

更膚淺的說，他們的一貫的各種學說，也大都是以前或者當時的各家學說的辯證法的統一和發展。

所以淺見的無政府主義者流慣愛罵他們是剽竊者——這真是道破了他們求真理的態度。

我們就是要繼續他們這種態度而向前發展。

(六)

從整個的來說，初梨君和我在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就是前兩所引的關於我的幾句說話在精神上也可以說沒有甚麼齟齬。

不過我們在當不當一個留聲機器的這個判斷上我們的概念各有不同。

初梨君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從他全文的意義上看來，我是可以了解的。就是他反對以表現或者描寫革命事實為革命文學的，所以他以為“當一個留聲機器是文藝青年最宜切戒的態度”（他的解釋

是把留聲機器當成了客觀描寫。)

他說：“文學與其說牠是自我的表現，毋寧說牠是生活意志的要求。”

所以他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正是要把文學當成生活意志的要求訴諸實踐。

但是我的“當一個留聲機器”也正是要人不要去表現自我。

他是說的積極一方面，我是消極一方面的說教。

他說：“文學與其說牠是社會生活的表現，毋寧說牠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

所以他的“不當一個留聲機器”正是不要去表現（客觀的描寫）社會生活。

但是我的“當一個留聲機器”也正是“反映階級的實踐的意欲”。

我是說的積極的一方面，他是消極一方面的說教。

我們只是在用語的概念上稍有不同。

（七）

本來警語的含義是容易發生兩面性的，這正是容易引人誤會的地方。初梨君是把我誤會了。但是初梨君假使更懇切地把我的“英雄樹”多看一遍，他或者不會生這樣的誤會罷。

“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個信條絕對不會“害了”文藝青年們，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也絕對不會“發生不好的影響”呢。

中國文藝青年們的思想是些甚麼？

諾絲派的“趣味文學”是資產階級的護符，初梨君已經把牠解剖

得血淋漓地把牠的心肝五臟都評檢出來了。

但是語絲派的不革命的文學家，我相信他們是不自覺，或者有一部份是覺悟而未徹底。照他們在實踐上的表示看來倒還沒有甚麼積極的反革命的行動。

我現在且舉一派積極的有意識的反革命派的革命文學觀來檢點一下罷。

研究系的文學小丑徐志摩——他和他第X次的愛人聽說在上海串演過一次“小放牛”，不消說他演的是小丑——在他和某女士合譯的小說“瑪麗瑪麗”上，他明目張胆的說：

現代是感情作用生鐵門篤兒主義打倒一切的時代，爲要逢迎貧民主義（？）勞民主義（？）起見，誰敢不吶喊一聲‘到民間去’，寫書的人伏在書台上冥想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生活，雖則他們的想像（應該作‘想像力’，不然不通——麥註）正許窮得連窮都不能想像，他們恨不能拿縫窮婆（？）的髒布來替代紙，拿眼淚與唾沫來替代字，如此更可以直接的表示他們對時代精神的同情。”

你看他，這是多麼可憐的一種王婆罵街或者小丑式的表白嘍！

● 對於一種敵對的對象他沒有能力去把握牠，也沒有能力根本地去克服牠，只是放開喉嚨破口的大罵。這是他們“詩人的靈性的晶球”的反射呀！你看見他這個“靈性晶球”的醜態了麼？甚麼叫“貧民主義”？“勞民主義”？“破人”？“敗人”？“縫窮婆”？一塌糊塗，結果只是一張“髒布”——比“髒布”也還要不如罷！

中國的文藝青年——多半是這樣，他們慣會發揮他們的比“髒布”

還要不如的“靈性晶球”弄得一個“天花亂墜”——“天花”者自然發生的痘瘡也。你還要叫他“不要當一個留聲機器”嗎？

他就是不願意“當一個留聲機器”了。他有他的“靈性晶球”——尊貴的自我——要表現，甚麼“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生活”值得他去“想像”呢？

他自己會唱小丑，那裏會來“當留聲機器”！

像徐志摩這類有意識的反革命派——不僅在文學上是反革命，他所有一切的思想行動都是反革命，我沒有工夫來羅列——我本用不着向他說教，不過還有些不自覺的文藝青年公然四腳四肘地在替他捧場，說他是“一手奠定中國文壇的健將”；你看這位小丑多麼神氣！這些捧腳的青年是多麼可憐呢！

反對過共產主義的 *Marx* 居然成爲辯證法的唯物論的始祖，這些不自覺的青年我相信他們總不會永遠不自覺罷，我也希望他們不要永遠這樣。

辯證法的唯物論這種思想只愁青年們不肯接近，或者不能接近，只要他們接近了，那便要同一切的金屬遇着水銀一樣，立地要成爲 *Analogm*，立地要互相鑲合。

我們值得來宣傳，值得來向他們說教的也就在這一點呀！所以我

我要叫他們：

當一個留聲機器!!!

這是對於他們沒有“害的”——或許有生命的危險這是不敢保證的，——對於革命文學的將來也絕對不會有甚麼“不好的影響”呀。

(八)

假使要主張“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反轉有危險，反轉有不好的影響。

中國人是慣會斷章取義或者望文生義的。結果是：——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

那必要的條件是

第一，要自己發出聲音，

第二，要發現自我，

第三，要你能潛靜。

這在思想的線索上是必然，在文字的技巧上也是必然。

不信我就把前幾年郭沫若的幾句話引來看看罷。他在1923年三月做的“批評與夢”裏有這樣的幾句話：

“我只想當個飢則啼寒則號的赤子。因為赤子的簡單的一啼一號都是他自己的心聲，不是如像留聲機一樣在替別人傳高調。”

——文藝論集 182 頁

你看這是多麼十足的一個小有產者意識的表白喇！他們這些小有產者就是不願意當個留聲機器了，你還要叫他們“不當留聲機器”嗎？

但他自己是已經懺悔了。

“我從前是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人，但在最近的一兩年之內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性的時代，有少數的人要來主張個性，主

獲自由，總不免有幾分僥倖。

.....

在大多數的人未得發展其個性，未得生活於自由之時，少數先覺者無辜犧牲自己的個性，犧牲自己的自由，以為大眾人請命，以爭回大眾人的個性與自由！

.....

這兒是新思想的出發點，這兒是新文藝的生命。”

——文藝論集序，1925年XI月。

這是一個小有產者方向轉換的過程：

第一，他是接觸了悲慘社會，獲得了寧犧牲自己的個性與自由為大眾人請命的新觀念；

第二，他克服了小有產者的意識，覺得在資本制度之下尊重個性景仰自由的思想是僥倖；

第三，他獲得了新的觀念，便向新思想新文藝新的實踐方面出發去了。

他這個轉換的過程就是

從不當一個留聲機器轉換到當一個留聲機器!!!

(九)

“不當一個留聲機器”——這在有產者或小有產者意識十足或者尚未完全 *aufheben* (蛻變) 的人是十分中聽的一個標語。

天上地下唯我獨尊，誰個去管那“窮人餓人破人敗人”的悲訴呢！.....

我要說我自己的話，——我是超乎一切的，——那有甚麼窮富的界限？——那有甚麼革命不革命的分別？——說革命文學的都是被機份子，對於貧苦民衆的逢迎！……

我們只要美，只要美，第三個只要美，……

這是“不當留聲機器”的時候可以發出來的聲音。這是多麼危險的？

不消說初學者的用語原來不是這樣的解釋，但在我們慣會尋章摘句望文生義的中國人，的確是最容易生誤解的。

不錯，“在現在的文壇只有創造社能夠自己批判”所以我也不憚煩來自己批判一次。

“大地的最深處有極猛烈的雷鳴。

那是——*Gonnon*——*Gonnon*——*Gonnon*

——*Baudon*——*Baudon*——*Bau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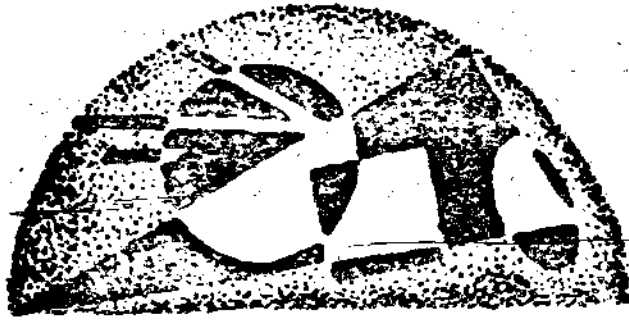
青年們，你們應該還是去接近那種聲音，你們謙謙恭恭的去接近，不要把自我的意識大強調了，你們自然會獲得那種聲音而發出那種聲音。

更具體的說：青年們，中國的文藝青年們！你們都是大中小資產階級的少爺公子，你們不想覺悟則已，你們如想覺悟，那嗎你們請去多多接近些壯健思想和工農羣衆的生活，那你們總會發現出你們以往的思想的錯誤，你們會豁然開朗，而獲得一個新的宇宙觀和人生觀，成爲未來社會的鬥士。

我最後再來高呼一聲：

不要亂吹你們的破喇叭（克服你們快要被錢袋的布爾喬亞價值扶起來）當一個留聲機器罷！（取取消證性的噴勃聲！）

20. Feb. 1928, Nijmegen



思維與存在

——辯證法的唯物論

彭 康

**“Die Materie ueberhaupt ist die Mutter des Geistes und nicht
der Geist der Vater der Materie.”**

“一般地物質是精神之母，並不是精神為物質之父。”

**“Es ist nicht das Bewusstsein der menschen, das ihr Sein,
sondern umgekehrt ihr gesellschaftliches Sein, das ihr Bewusstsein
bestimmt.”**

“不是人底意識規定他底存在，倒是社會的存在，規定他底意識。”

(一)

在哲學史上，由古代，而中世，到現在，經過了兩千多年，所討論的問題不知有多少，所分的派別也不知有若干，縱使其中有不

徹底的旁系，有所庸的枝流，但是我們可以把牠分為兩大對立：——一方面有唯心論底陣營，他方面有唯物論底對峙。

這唯心論與唯物論間所爭論的問題，大大小小又不知有多少，可是歸根究底，最重要的根本的問題只有一個：——思維與存在 (*Denken und Sein*) 即精神與物質 (*Geist und materie*) 間底關係的問題。思維規定存在呢？抑是存在規定思維？物質產生精神呢？抑是精神產生物質？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是判別某種哲學屬於那一陣營的關鍵，這個決定了，其餘的問題便可推定其大致的方向，雖然在各個派別間也許有點小異。這種精神與物質那一個是一切底根源的問題，唯心論與唯物論怎樣地解決：

唯心論告訴我們：精神是一切底根源，物質為精神底產物。

但是唯物論却告訴我們：物質是一切底根源，精神為物質底產物。

唯心論基于精神為根源的原理，不但構成了牠底世界觀和人生觀，而且有牠底歷史觀和社會觀。唯物論基于物質為根源的原理，不但世界觀和人生觀與唯心論的相反，牠底歷史觀和社會觀尤其與唯心論的不同。這是說：唯心論與唯物論不只是理論上的兩個對立，牠底實踐的意義更相違背；因此，在不同的社會背景裏，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勢力互有消長，而信奉這兩種哲學的人們，就是在同一的社會裏，也分為兩個階級。

這是思維與存在這個問題之所以在哲學史上永為爭論中心的原故，亦是在革命時期中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實踐的意義。

在本誌創刊號“哲學底任務”一文裏，我們已詳細地論過：哲學

底方向及特性爲社會的經濟組織所制約，牠底任務是在變更這個世界。人們（階級）有沒有變更世界的意志，要看他在社會組織裏是否佔支配的地位；是否有變更的實踐的要求，又決定他底哲學底方向——唯心論或唯物論。唯心論者是支配社會的理論的代表，現存的社會秩序及關係，他想觀念地維持，要來的新的事實及變動，他想觀念地阻止。佔的是支配的地位，於是對於下層的人們懷種輕蔑的態度，而自身也感着優越；因這種優越之感又覺得自己要生活也比下層的人們更高尚，更完美，所謂精神生活即是他們底口頭禪。因爲他們以爲精神是超出一切的最根本的東西。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精神爲主這個理論之實際的根據。

資本主義因物質條件的完備及生產力的發達，牠底商品衝進了窮鄉僻壤，牠底生產方法打倒了手工樣式，使世界都資本主義化。資本主義照他的樣式造成了世界，這個現象使資本主義社會的支配階級以爲自己是創造主，一切都可以由他底意思隨便轉移變動。他本是社會的產物，現在他却是社會的生產者，所謂人本主義就此發生。于是他底理論家便在這個基礎上，確立了所謂思維爲一切底根源，存在只是牠底構成物的哲學。這些哲學家本沒有變更世界的要求，只要把現存的一切理論化，找個合理的解釋就算能事，唯心論是當然的結果。

反之，唯物論是以物質爲根本，精神爲其所產，一切的思維都受存在的制約。存在隨時變化，思維也當然推移；沒有固定不變的存在，當然更沒有永遠絕對的真理。運用這個原理到歷史和社會的研究，便知道歷史和社會底真實的基礎及其推移的方向。所以不會

觀念地維持舊的狀態，觀念地阻止新的發展，更進而意識地促成新的萌芽實現。這是唯物論之革命的意義。

只因對於思維與存在間底關係的問題之解答，一切的哲學都分為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兩大城，而此兩派底一般的特性及實際的意義受制於具體的實踐的動機。這些在上面我們已簡單地論過。現在我們再從哲學史上作歷史的追跡：

(一)

唯心論與唯物論底對立，有了柏拉圖(Plato)及德謨克利圖斯(Demokritos)兩個最大的代表以後，意見明顯。柏拉圖以世界上最根源的為觀念(Idee)，現世的具體的事物只是牠底映像，是模仿牠而成的；我們要探求真理，認識這種觀念，只就具體的事物而聯想才能達到，直接地是不能把握的。這便是抽象的思維構成具體的世界，唯心論的根本精神已在此確定了。

但德謨克利圖斯却反此，他以為世界是由極微細的物質的原子(Atom)所集合而成的，集合的樣式及量的多寡便生出種種不同的性質，即最複雜的都可把牠簡化，還元為量，決不是什麼觀念以及抽象的範疇所能創造的。——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唯物論底特徵。

這兩種方向在哲學史上是沒有息過爭論的。可是因社會的關係及宗教的勢力，唯心論漸得優勢。甚至新柏拉圖派的大師柏洛提(Plotin)更以絕對的——(das absolute Eine)為萬物底本源，萬物都是由這個絕對的——自然地流出來，所以牠是世界底創造主——即是神。這種思想正合宗教的脾味，後來中世紀要解釋教義的部

柏拉圖派底哲學是當然的結果。在封建時代的中世紀，宗教是一切，其餘的要對於牠有便宜才能存在，哲學當然取唯心論的形態，唯物論是沒有發展的餘地。

這是這個長期的，所謂黑暗時代的，哲學為神學之婢的中世紀。因封建勢力漸漸崩壞，宗教化下的思想失了支配力，也要過去，而在思想上的反映便是文藝復興(Renaissance)。在這個時期中，一方面，因為自然科學的發達及地理上的發現，得了關於自然的新見解；他方面，又因這種新自然觀知道了人類不是神所創造，是經過了長期的發達才有現在這個樣子，自身是可以獨自地活動的創造歷史的。

這便是所謂自然底發現與人底發現。這兩個大發現給與哲學大影響。在英國，應用自然科學的方法及精神，形成了他底經驗派的哲學；在歐洲大陸，則以數學之抽象的方法構成了理性派的哲學。經驗派以認識底源泉為感覺，除去了所謂實體(Substance)及神等形而上學的問題；理性派以世界底根源為神或絕對精神，而能認識的為我們人類底理性。這兩派底論爭雖在認識底起源及界限，而其實還是思維與存在那個決定那個的問題。在理性派，思維當然是產生一切的根本，佔首要的位置。但在經驗派，經驗即感覺為知識底來源，而在感覺背後的實體只是抽象的觀念或概念底結合。經驗派關於認識底起源雖對，然終于不能主張唯物論與理性派相抗，不能越出感覺及經驗一步。這種方向之後來的發展，便成了感覺論，懷疑論及不可知論。理性派與經驗派開初雖相抗而起，終于是殊途同歸。都是一種觀念論。

康德(Kant)底批判哲學是想解決理性派與經驗派底矛盾而產生的。知識底來源總是物自體(Ding-an-sich)感觸(affizieren)我們底感官而生的經驗：可是要構成知識必須先驗的直觀的形式(時間和空間)及悟性的範疇(因果律和實體等)。這已是觀念論了。而以物自體為不可知的東西，人類底感性及悟性只能適應經驗界，物自體不過是理性所不得不設定的理想界，理想界與經驗界對為不可交通的鴻溝，更是矛盾。因為這個矛盾，本想解決理性派與經驗派底對立的批判哲學更將這個對立深化了。物自體在批判哲學裏確是一個唯物論的要素，然而觀念論究竟是牠底主要精神，所以不能徹底，形成了這種矛盾。

克復這種矛盾，除去唯物論的要素，是康德以後的觀念論者底根本問題。費希特(Fichte)底絕對我，薛林(Schelling)底同一哲學便是結果。發展到黑格爾(Hegel)，觀念論已達到極頂。黑格爾底哲學是一切觀念論底總匯集，一切觀念論的完成。但因此，觀念論底矛盾也愈見明顯，將思維與存在底關係顛倒了的體系，也愈見不合理。黑格爾以為世界底源本是絕對精神或絕對理念，具體的現實的世界是這種絕對精神底顯現或外化。世界或社會之所以有變動，是因為絕對精神自身也有變動的原故。但是絕對精神雖有變轉，然世界為牠底顯現，所以凡是現實的都有絕對的價值；若如此，則世界上的一切都合理化，絕對化，變成固定的不變的了。這是黑格爾哲學底最大矛盾，也是觀念論底當然結果的謬誤。

觀念論發展到了這裏，當然地發生對抗的哲學——唯物論。費爾巴哈(Feuerbach)底哲學是必然的結果，費爾巴哈反對黑格爾

底唯心論，他以為思維并不能決定存在，牠只是物質在人腦筋裏的反映。但是他雖主張直觀，却沒有理解感性就是人類的實踐的活動，所以終于僅止於觀照的唯物論 (*Auschauender Materialismus*)。從觀照的唯物論更進一步，并攝取黑格爾哲學底革命的要素——辯證法而構成整個的統一的世界觀，便是辯證法的唯物論。

在上面我們簡單地從哲學史上說明了關於思維與存在的問題，哲學分為唯心論與唯物論的兩大派，又概括地推究了這兩派底一般的特性及相互的關係，并且從哲學史上追究牠底發達而證明辯證法的唯物論是哲學發展的當然的結果，是包括從前的一切的哲學而且與牠對立的體系。

現在我們來闡明牠底積極的意義。

(三)

要解決思維與存在的問題，先要究明精神與物質是什麼？

依我們看來，物質決不是感覺之永久的可能 (*The permanent Possibility of Sensation*)，也不是感覺的堆集，更不是觀念底結合。牠是與人類意識沒關係的獨自的存在，牠在空間裏有廣袤，在時間裏會變化。——牠會運動。牠雖不是感覺的堆集，但是我們可以因感覺而知道及認識牠底特性。

精神是什麼呢？我們有思想，有意志，有感情，但是這些在空間裏不佔地位，我們看不到牠底色，也聽不到牠底聲，只能時間地意識牠底存在，覺得牠底變移。這些現象總稱之為心的或精神的現象 (*psychische oder geistige Erscheinungen*)。

物質的世界與精神的境界我們已知道，那裏這兩個世界底關係如何？那個是根源的？那個是決定者？解決這些問題，須得從每個底發生史之考察入手。

科學告訴我們：——

第一，這顆球，最初只是自起旋轉運動的炙熱的汽體，即所謂基雲（*Protocloud*）這個雲雲造一種急激的滾滾的運動，發散出許多水汽體，這些水汽體漸漸地冷卻，漸漸地凝固，經過了無數年，才變成所謂的遊星。我們底地球是其中的一顆。

第二，地球還是灼熱的汽球體的時候，並沒有什麼生物存在，要到他冷卻凝固到某種程度時，才會有生物出現。地球發達且變化，具備了某種條件時，才又有適應這些條件的生物發生。

第三，地球上有什麼生物，又不知經過多少年，才漸漸地變化發達到現出了人類。人類是有生物經過長期的進化才出現的最複雜的有機體。

第四，有了人類才會發生所謂意識作用。意識，是幾地意識現象，是腦是神經所組織的物質出現後發生的。沒有複雜地組織了的腦筋，決沒有什麼意識。先有物質的有機體，方能發生所謂意識。

由以上幾個科學證明了的真理，我們可得以下的幾個重大的結論：——

第一，人類是經過了長期的進化才出現的最複雜的有

意識，是自然底一部分；因而所謂思維，一般地意識現象，也只是自然底僅本部分。

第二，物質底發生在先，它是獨立的存在，沒有精神，物質可以存在，沒有物質，則精神不會出現。

第三，意識現象只是由一定方法所組織的物質之特性或機能。

由以上的幾個結論，我們達到了唯物論底基本原理：

物質是獨立的存在，精神是牠底產物。

這個原理便解決了哲學史上長期的紛爭及矛盾，思維與存在，哪個是決定者？對於這個問題，我們現在可肯定地回答：思維受存在底規定，存在依牠自身底法則獨自地變動，思維也依同樣的法則適應地變動；不如此，便是虛偽，便失去真理性。

存在怎樣地決定思維？思維是受複雜的物質之神經底機能，思維底樣式因此決定，存在因感覺而反映到人的腦筋，這個便規定了思維底內容，我們認識底基礎在感覺，因感覺而知道物質底特性及性質，感覺總是認識物質底唯一的手段，但因此却不能說物質只是感覺的堆積，牠是世界底唯一的根源，感覺背後有物質——獨立的存在，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但是感覺可以給我們物質底完整的認識嗎？不，我們不像不可知論者，設除感覺以外，什麼都不能知道，但也不如理性派者主張理性可以完全知道世界底一切，我們主張物質可以，但是不能完全無遺地，為我們所認識。

物質是獨立的存在，感覺是心理的生理的現象，只是物質達到思維的通路，所以不能說感覺就是物質，我們須得顯然地區別開。

物質是會變化的，從前所知道的，已不是現在的樣子，現在所能認識的，將來又會變成新的形式。物質底認識也當然地隨着牠底運動而進化。從前以爲物質底構成要素是分子，後來進一步說是原子，現在更進一步知道是電子。現在的電子論固然是真理，就是分子論與原子論在當時也是真理。這是思維隨着物質變化的明顯的例證，由這個例證又可證明我們不能一時地完全地認識物質。

物質通過感覺，達到思維，再經思維底鍛鍊構成真理。真理，因爲我們不能得到關於物質底完全的認識，當然是相對的。但是不完全的認識漸次地會達到完全的認識，相對的真理一步一步地會逼近絕對的真理。物質是辯證法地變化，所以有一定的方向，關於牠底認識也階級地依着一定的方向變遷，每個階段必然地發展爲新的階段，而這新的階段也必然地包含以前一切階段底要素。那末，階級底推移，相對的真理逼近絕對的真理的距離，如何規定？歷史的社會的情狀及當時科學發達的程度是牠底條件及制約。

我們不能一時地即完全把握絕對的真理，這是真理底相對性，可是不能因此即否認絕對的真理，沒有絕對的真理，則一切都沒有標準，關於物質底認識之變遷，也尋不着牠底必然的方向，只是任意地爲人底思維所構成的了。這不是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所主張。他承認絕對的真理，又不否認真理底相對性，因爲相對的真理在所規定的歷史和社會裏，也是客觀的必然的妥當的，由此，我們可知絕對的與相對的之區別，除在兩極端外，也方是相對的。

物質會運動，牠底形態亦變遷，關於牠底認識也必然地會推移。思維底樣式及方向都爲存在所決定——這是不可否認的真理

(四)

一切的哲學要爲徹底的體系，就非得是一元論不可。然由以上的論究，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底新哲學是一種唯物的一元論 (*Materialistischer Monismus*)。牠固不是折衷的二元論，然而也不是觀念的一元論 (*Idealistischer monismus*)。

牠不是觀念論或唯心論，我們已詳細地論過，是明白的事實。現在只就二元論稍爲考察一下。

在二元論 (*Dualismus*)，精神與物質不能互相規定，只是平行的現象，不是精神構成物質，也不是物質產生精神。精神與物質是平行地同起的屬性，牠兩不受那一個底制約。譬如，心理的現象不是生理的現象底結果，後者也不是前者底產物，一個心理的現象發生，則同時與牠平行的適應的生理的現象出現；後者出現了，則前者也與牠平行地適應地發生。這是所謂心身平行論，(*Parallismus*)。

但是這種心身平行論底不合理，只從精神是物質底產物這個命題就可證明，固不待多事論據。

如果再研究平行論底根本精神，則我們可以看出牠其實也是唯心論。二元論者以爲精神與物質是平行地同起的現象，固然不合理，然尤有甚者，牠以爲物質是廣袤 (*Ausdehnung*) 底樣態，精神現象是思維 (*Denken*) 底樣態 (*Modus*)，而廣袤與思維又是根本的實體 (*Substanz*)，即神 (*Gott*) 底兩個屬性 (*Attribute*)，這種屬性是各有獨自的運動及樣態，不受他一種屬性底規定的。這裏所謂的

實體，所謂的神，當然不是物質的，也是一個形而上學的名詞，因而是唯心的。由此可知除唯物論外，一切的什麼折衷的二元論或別的中間派究竟都還是唯心論。

到這裏，我們可以根據唯物的一元論來解決一切唯心論或觀念論以為重要卻不能解決的問題了。

觀念論者以為真理及認識底普遍妥當性 (*Allgemeingültigkeit*) 與必然性 (*Notwendigkeit*) 決不能從經驗得來，是先驗的思維所附與。觀念論底問題原是概念如何可以轉移到直觀，即是說，思維地妥當的如何對於客觀的實在也是妥當的？解決這個問題，觀念論以為概念不是從客觀的實在抽象出來的，是為思維機能所斷定，而對於客觀的實在及現象世界都妥當的先驗的形式。純粹理性底真理有客觀的意義，有客觀的意義的構成理知之先驗的真理。

經驗論底問題，反之，是直觀如何可以轉移到概念？即是說，純粹經驗的內容取妥當判斷的形式如何可能？並且以什麼為基礎？知覺的對象是現象，現象是知覺的對象，這是經驗論對於這個問題的解答。現象是時時刻刻變動的，我們只能從多數的現象歸納一個相對的真理，並沒有什麼絕對的，普遍妥當的真理存在。

可是主張存在決定思維的唯物論，並不像這樣簡單地否認，也不獨斷地肯定，普遍妥當性。普遍妥當性是關於認識底確實性及效力的問題，對於這點，辯證法的唯物論者承認觀念論是對的；但觀念論者以普遍妥當性為屬於理性，因物質是為理性所構成的，這關於認識底起源的問題，我們承認以經驗感覺為認識底材料的經驗論是對的。但經驗論者因此卻否認普遍妥當性，這是他理論上的錯

裏。

我們以為思維底秩序及聯絡一定與物質底秩序及聯絡相同，因為思維必然地要受物質底決定的，這是思維底必然性。因為有這種必然性，所以能夠正確地認識物質底關聯及特性的體系，也必然地而且對於當時在同一的社會關係裏的人們普遍地是真理。這是真理底普遍妥當性。

但是這種必然性及普遍妥當性是思維受制約于物質的特徵，物質變化，牠便失去實踐的意義，失了真理性，所以牠也只是相對的，不是什麼絕對的東西。

可是不論因物底相對性，便說沒有什麼真理，所謂真理不過是我們人類為方便起見，用思維構成的種種的原理及法則。但是這是不對。我們既不能否認物質底存在，則對於物質之正常的認識也不能懷疑。牠是客觀的必然的真理。所謂‘思維底經濟’ (*Ökonomie des Denkens*) 直是不合理的‘不經濟的’思維。

由以上的議論，我們知道思維底聯絡及秩序的受物質底聯絡及秩序之規定，所以所謂實體性 (*Realität*)，因果律 (*Kausalität*)，統一性 (*Einheit*) 等範疇 (*Kategorie*) 也只是物質底特性反映到意識的概念，並不是什麼思維之先驗的構成，物質底存在既在前，物底聯絡及特性定同時存在，所以思維因物底反映而構成的範疇及概念也不是先天的 (*Apriori*)。

(五)

思維受制約于存在的問題。在上面已一般地論及。可是人是就

會的存在，他在這種生活樣式裏，有說明自然，變動社會，解釋歷史的任務。

要進行其任務，非有具體的，有實踐的價值的理論不可。這種理論不是抽象的一般的言說，是從歷史和社會所得到的具體的認識。在這裏，我們可以說人底意識爲他底社會的存在所規定。

原來社會底構成是依生產關係而定，生產關係受制約于生產方法，生產方法是人對自然之活動的樣式。在人——社會的存在——看來，自然有社會的意義，他在他所生存的社會裏理解自然，觀察自然，他從他所生存的社會之要求對於自然加以活動。他是‘社會的存在’，這個規定他底一切。所以對於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必然地包含自然的認識。

人在社會生活裏所得到的歷史和社會的認識，因爲用的是正當的方法而且爲他所生存着的社會所規定，必然地是客觀的真理，具體的理論。這種理論又當然有變更社會，指導人生的權威。僅其如此，所以有實踐的價值。在這兒，我們可以解決事實判斷 (*Sachurteil*) 和價值判斷 (*Werturteil*) 的紛爭；因爲是事實判斷，所以這判斷有價值；因爲是從事實出發，所以是真理。

既然是真理，所以我們應該承認，並且應該用來作實踐的標準。事實是這樣。我們便應該這樣，不得不這樣。在這兒，我們又認識了‘如此’ (*Sein*) 與‘應該如此’ (*Sollen*) 底正當的關係。

在上面，我們已將思維底樣式及方向怎樣受存在底決定詳細地說明了。

但是絕對的真理不能完全地爲我們所把握，我們現在所有的屬

還只 一步一步地與牠逼近，因而是相對的。那末，牠怎樣地與絕對的真理逼近？牠底真理性如何去證明？

對於這個問題，我們以為：

‘實踐是最後的批判者’。

‘在實踐裏人應該證明真理，即應證明他的思維底實在性，能力及現實性’

‘理論與實踐的辯證法的統一所要求的是：——理論應該是實踐的，而且實踐要由理論來說明，而自己變為理論。’

因為‘環境與人類的活動底變化之合一或自己變動要看做革命的實踐才能把握及合理地理解。’

理論——真理因實踐一步一步地進化與絕對的真理逼近。因人底意識的努力，理論即能具體化，——即證明了牠底真理性。

存在規定思維，而思維底真理性又因實踐去證明——在這裏，我們可以看出思維與存在因實踐得到辯證法的統一，又可以理解理論與實踐底相互關係及交互作用。

由以上的研究，我們得到了思維與存在這個問題之正當的解答，又證明了辯證法的唯物論有變更世界的 ability。

辯證法的唯物論

李鐵聲譯

一 歷史上的唯物論與觀念論，客觀底問題

當我們研究人的意志時，意志究竟是自由的呢，或則是同宇宙萬象一樣，為某種原因所決定的呢？這個問題便使我們到了不得不承認決定論的地步。我們已經知道人的意志並不是什麼神性的；而是為外部原因和人體的狀態所規定的。於是遇着了幾千年來使人頭腦困惑了的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即物質與精神的問題。平常大都稱為“靈魂” (*Seele, soul*) 和“肉體” (*Koerper, body*) 的問題。普通，我們區別着兩種的現象 (*phenomenon*)。其中一種：有延長 (*Ausdehnung, extension*)，占有空間的位置，能為感官知覺——即我們能看見它們，聽它們，觸它們，嘗牠們，等等。——這稱爲

物質的 *materiell* 現象，另一種現象：在空間沒有位置，我們觸不着它們，亦看不見它們。例如，人的思想，意志，感情都是這類的。並且誰也不能懷疑它們的‘存在’。哲學家笛卡兒 *Descartes* 以為只這種狀態纔足以證明人存在。他說：“我思——故我在。”（“*Cogito, ergo sum*”。）然而人的思想不能用手觸，亦不能用鼻嗅。思想無顏色，亦不能用碼尺或米達直接地測量。這種現象名為心的 *psychisch* 現象，通稱為“精神的”（*geistig, spiritual*）現象。現在應該討論：這兩種現象之間有怎樣的關係。“一切事物的發端”是精神呢，抑是物質呢？什麼是本源的？什麼是基礎的？是物質生出精神呢，抑是精神產生物質呢？這兩個互相間的關係是什麼？這是哲學上的根本問題，——看這問題的解答如何，社會科學上之許多問題的解答，亦必隨之不同。

現在我們想務從各方面來考察這個問題。首先，我們就須留心：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我們不能確實地知道究竟有不有比人組織得更完全的的生物住在別的遊星上面。或許有這樣的生物，因為，遊星的數是無限的。但是我們顯明地知道：自稱為“人”的這個會思考的生物，不是什麼神性的，超凡的；也不是從別的未知的神秘的天界降臨下來的。反之，我們由自然科學，知道人是自然底一產物，自然底一部分，順從自然底一般法則底一部分。如取例子我們所知道的這世界來看，便知道“心的現象”，即所謂“精神”現象，只是全現象中之一僅小的部分。

第二，我們知道人是從別的動物發生的，並且“生物”究極是在地球上經過了一定的時間之後，纔發生出來。當地球尚不是一冷却

了的遊星，略似現時的太陽，是一灼熱球體的時代，地球上沒有生命，亦沒有會思維的動物。從“死的”自然發達了生物；從這個生物而發達了這種能思維的生物。最初有不能思維的物質。從這物質發達了‘會思維的物質’——人。如果真是如此（按自然科學的證明，確是如此），便可明白物質是精神的母，“精神”並不是物質的父。
(Die Materie die Mutter des Geistes ist, und nicht den "Geist" der Vater der Materie.)。因為，孩子決不會比他的父母年長；“精神”是以後發生的。所以我們應把他當為孩子，不應作為父親觀察。然而熱心崇拜一切“精神的”的人們，愛把這個兒子（精神）尊為父親。

第三，由一定的方法組織了的物質不會出現的時候，“精神”不得出現。

‘無’不能思索。有孔的餅乾，——或孔——，或無物質的“精神”都不能思索，人體的一部分——腦筋才能思索。而且人的身體是一個組織得非常複雜的物質。

第四：據上所述，便可明白：何以無精神，物質能存在；無物質，“精神”便不會存在的緣故。在會思維的人類存在之前，物質已經存在。地球的存在，比出現於地上之任何“精神”都要早得多。換言之，物質與“精神”客觀獨立地存在。反之，心的現象即所謂“精神”，無論在何處，未曾無物質地，從物質獨立存在過。無腦，思想不得存在；無在慾望着的有機體，慾望不能存在。“精神”常緊密地結繫於“物質”（只在聖經裏面，“精神”才獨自漂浮於深淵幽谷之上）。換言之：心的現象即意識現象，單止是由一定的方法組織了

的物質底一性質，即這種物質的一“機能” *Funktion* 而已，（某個‘量’的‘機能’是依隨這個‘量’而存在的別的‘量’）。譬如人，他是組織得非常之精密的動物。試把這個組織破壞，解體，拆為各個構成部分，切斷，——那末，“精神”便立刻消滅。如果能設法再把這個組織全體構結起來，使人體能夠從新動作的時候；換句話說，如果能夠設法把物質的各部分集攏，從新組織，把人再構結起來——恰像組排一個拆開了的鐘錶——的時候，‘意識’亦會立刻復元。鐘錶一旦修理，必從新滴鐘 (*tick-tack*) 而動；人體一旦恢復，——便開始思維。固然，我們尚未進步到這樣程度。但當我們討論決定論 *Determinismus* 的時候，業經知道“精神”狀態即意識狀態亦依存於身體底狀態。身體如為酒精所毒，意識也就錯亂，精神眩暈。如把身體歸復平常的 *normal* 狀態（譬如用解毒劑把毒消去），那末，“精神”便會照常一樣，從新開始動作的罷。這樣看來，便會明確地證明：意識依存於物質，即“思維”依存於“存在”。

我們已經主張而且知道：心的現象是由一定的方法組織了的物質底一個性質。在這個範圍內，可以有物質組織底各樣變動和各樣種類，故亦有各種各樣的精神生活。有腦髓的人，是由一定的方法組織起來了的，——他在地球上有着最完全的精神生活，有真的意識。組織狗的方法則不同，因之狗的心靈與人的也就不同。條蟲組織得更不同，故條蟲的“精神”亦隨之貧弱不堪，決不能與人的精神相比。石頭的組織使牠屬於無生命的物質，故牠毫無精神生活。欲使精神出現，必需有物質底特殊而複雜的組織。欲使我們叫著‘意識’的這個複雜的精神生活發生，必需有物質底極複雜的組織。物

質一到了組織得像有最複雜的器官（即腦髓）的人體那樣的時候，纔有這種意識出現於地上。

於是，無物質，精神不能存在；但是無精神，物質可以泰然自若地存在。物質存於精神之前。“精神”乃是由一特殊方法組織了的物質底一個特殊性質。

這樣便可解決精神和物質之關係底問題；隨之，亦可解答哲學上之唯物論抑觀念論的論爭。

唯物論把物質當為根源的，基礎的東西；觀念論則以精神。唯物論者以為精神是物質底一產物；觀念論者則以為物質倒是精神底一產物。

不難了解：觀念論（即，以“精神”為萬象之本的學說）單是宗教觀念之緩和了的一個形式。宗教觀念底意義正在於此：即把一神聖不可思議的力安置于自然之上，把人的意識視為從這神力所發的一個小小的閃光，而人自身則是由上帝所選出來的一被造物。觀念論的立場，當牠發展之際，走到許多的背理；這些背理却往往為支配階級的哲學家們所慫慂誠懇地辯護。觀念論特別與那些否認外界底見解有密切關係，——這些見解不但否認事物之客觀的，與人類意識無關係而獨立的存在，連他人底存在亦有時否認，觀念論底這種極端而頂透徹的形式，乃是所謂唯我論*Solipsismus*，（拉丁文的“*Solv*”等於‘一’，‘唯一’的意思；“*ipse*”等于‘自我’的意思）。唯我論者立論曰：“什麼是直接的所與？除我的意識，別無他物；我所見的屋子，是我的知覺；與我談話的人，亦是我的知覺。約言之，除我之外，什麼都不存在。存在的只是我的自我*ego*。

我的意識，我的‘精神的存在’。無從我獨立的外界，——這一切都是我的精神底所產。因為我只曉得我的內的生命，我不能從牠逃匿。凡我所見，所聽，所嘗的一切；凡我所思，所感的一切，——這些都是我的感覺，我的觀念，我的思想。”

此種狂妄的哲學，——叔本華 *Schopenhauer* 說道：只在瘋癲院裏纔找得出牠的忠實信徒（但這句話不會妨礙叔本華去‘視世界為意志和表象’ *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 zu betrachten*，即不會妨礙他是一個純粹的觀念論者），——可由人的經驗一一地反駁。如果我們吃，階級鬥爭，穿長靴，插花，著書，結婚的時候，——誰也想不到去懷疑外界存不存在，即誰也想不到去懷疑他們所吃的食物，他們所穿的長靴，同他們結婚的女子等等存不存在。然而，此種謬論實由觀念論的基礎所生。誠然。如果“精神”是一切底根本，——那末，未會有人的那時候，是若何狀態呢？這有兩種解答的可能：即，是承認那神聖超越人間的‘精神’會像聖書所述的古猶太故事一樣，存在過的好呢；或者視太古時代，僅是我的想像力底一個所產好呢。第一的解答會把我們引到客觀的觀念論上去，客觀的觀念論雖承認與“我的”意識完全相獨立的外界存在；然而牠却在精神的原理，上帝，或者代替上帝的“至高理性”，“世界意志”，諸如此類的鬼把戲之中，發見世界底本質。第二的解答。由主觀的觀念論把我們一直引到唯我論。至於主觀的觀念論，只有精神的本質，即只有個個能思考的主體。我們不難了解：唯我論是觀念論之最澈底的形式。但觀念論從哪哩發端，立腳在哪哩？為什麼觀念論信‘精神的原理’是本源的，基礎的呢？究竟

的原因，就是因為觀念論只把自己的知覺，信為是直接給與“自己”的所與。果真是這樣的時候，那末，不啻園子裏的材木的存在，一切他人的存在，連自己父母的存在，也都照樣非懷疑不可了。於是唯我論只好自殺，而且連哲學上之一切觀念論也為之殺掉。因為唯我論徹底地追求觀念論的見解之故，走到了無可救藥的理論，和我們經驗層相反，不可救藥的虛妄上去了。

莫把理論上的唯物論及觀念論混同為“實用上的理想主義”及“唯物主義”。後面的這兩個主義與我們在上面所述的學說，毫無共同的餘地。實際意義上的理想主義者，是固守着自己的理想，而能為理想犧牲一切的人。這種理想主義者，自然說得上是個完全反對哲學上的觀念論即反對理論上的觀念論的人。那不惜生命的社會主義者，在實際上是個理想主義者，但同時亦是個徹頭徹尾的唯物論者。哀求上帝的俗人大都是很信仰觀念論的，但是亦不妨礙他是個卑俗，愚劣，利己，偏狹的小人。

普通視古希臘的哲學家柏拉圖 *plato*，為哲學上的觀念論的創始者。照他的意見：現實地，客觀地存在的，只有“觀念”(Ideen)。存在的不是人，梨子，馬車；却是人，梨子，馬車等之觀念。這一切原型的，從天地開闢時就已經存在着的“觀念”，——軸樑居於特別“超凡的”，“有理性的。”地方。人所以想的梨子，馬車等等，單是符合於“觀念”所生之可憐的投

影。在一切“觀念”的上頭，儼如神的精靈，浮動着最高“觀念”即“善底觀念。”在希臘的哲學家之中，首唱“人是萬物的標尺”“*der Mensch ist das Mass aller Dinge*”，“*man is the measure of all things*”的原理，號為詭辯學派的人們 *Sophist* (普羅塔哥拉斯 *Protagoras*, 哥爾基阿斯 *Gorgias* 等) 傾向于主觀的觀念論最早。中世紀，柏拉圖的“觀念”便成了上帝創造有形物的原型和模型。譬如，有形的蟲子，是上帝照那個住在超感覺的世界裏的“蟲子的觀念”，所造成的。近世，大僧正白克萊 (*Berkeley*) 發展了主觀的觀念論底見解，他說只有精神存在，別的一切都是表象。在德國，費希德 *Fichte* 以為無主體 (認識的精神)，便無客體 (外界)；物質是觀念底表現。薛林 (*Schelling*) 說：觀念是事物底本體，立脚于神的永遠性上。依黑格爾 *Hegel* 說：萬物都不過是自己在發展為客觀理性底發露。至於叔本華 *Schopenhauer*，則宇宙是意志和表象。如依康德 *Kant*：物觀界 (“物自體” *die Dinge an Sich*) 雖然存在，但不得認識，並其性質是非物質的。在近代哲學裏面，分得有各種傾向的這個觀念論，因為布爾喬亞派 (*Bourgeoisie*) 偏愛神謬和一切玄妙的緣故，便變得非常鞏固。這正是一個充滿疑慮，而求精神慰安之布爾喬亞底和廣底徵候。

哲學上之唯物論潮流底起源，在那個所謂伊沃尼亞學派 (*Ionischen Schule; Ionie school*) 的古代希臘的哲學家之間，可以發見。他們以謂物質是萬象底基礎，同時，一切物質，多少都能被我們感覺。故這些哲學家稱爲物活論者 *Hylozoist* (即‘使物質有生命的人們’ *welche die Materie beleben*: 希臘文的“*Hyle*”=物質; “*Zoe*”=生命)。

這開始的一步，在結果上，自然不甚完全。譬如塔列斯 *Thales* 把‘萬有底根本’求之於‘水’，阿納克希曼德 *Anaximenes* 求之於‘空氣’，赫拉克里特 *Heraklit* 求之於‘火’，阿納克希曼德兒 *Anaximander* 求之於一‘特殊的實體——牠無有一定的性質，而包含一切事物。’(他叫牠爲“*Apeiron*”，即‘無終的東西’，‘無限的東西’之意)。首唱‘萬有是物質的’這個原理的斯托亞學派 *Stoikor* 亦屬於物活論者。唯物論依希臘的德謨克里特 (*Demokrit*)，伊壁鳩魯 (*Epikur*)，及拉丁的魯克列求斯 (*Lucretius Carus*) 等之力，便大大地發達了。德謨克里特巧妙地說明了原子論底原理。依他的學說所講：宇宙是從可動的，能落下的物質之微小部分，‘原子’ *Atom* 而成的；由原子的結合便造成有形的宇宙。中世期，觀念論的反覆，照全體看來，是風靡一世。斯賓諾莎 (*B. Spinoza*) 之光彩深奧的智力發展了唯物論者二

唯物論者的思想。在英國，霍布士（*T. Hobbes, 1588—1679*）擁護了唯物論的見地。法蘭西大革命的準備時代引起了唯物論的進步。這時代第一流的唯物論哲學家輩出：狄德洛（*Diderot*），萊勒菲修士（*Helvetius*），霍勒巴哈（*Holbach*，他的主要著作：“自然底體系”*Système de la nature, 1770*年出版，）拉美德黎（*Lamettrie, “人即機器論” L'homme machine, 1785*年出版）。當時有革命精神的布爾喬亞把底這一羣哲學家，供給了唯物論之很好的定式（參照*N. Beltow*的“*Zur Frage der Entwicklung der monistischen Geschichts auffassung*及*N. Lenin*的“唯物論與經驗批判論”*Materialismus und Empiriokritizismus*，的二六頁以下。）狄德洛非常巧妙地諷笑白克萊式的觀念論者道：“有感覺的比牙琴想像自己在宇宙內是獨一無二的比牙琴，並且全宇宙的諸音都實現於自己之中；實亦有過如此精神錯亂的時期”（狄德洛的‘全集’，1875年巴里版，第二編，一一八頁）。十九世紀，在德意志，這個問題由費爾巴黑（*Ludwig Feuerbach*）得了進步。給了唯物論之最完全的理論的那馬克思和昂克思亦受了他的影響。他把唯物論結繫於辯證法 *dialectio method*（看後面），一面把觀念論趕出其最後的逃難所，而把唯物論的學說擴張到社會科學上去了。像一老實的

老人對着上帝咕咕咕咕而言似的老衰的布爾喬亞罷，不消說要以憎惡之念來對抗唯物論，同樣，唯物論便成爲年青的革命階級即普羅列塔利亞特 (Proletariat) 的革命理論。

二 社會科學內底唯物論的問題

唯物論與觀念論的論爭，大家會知道，亦不得不侵染到社會科學上去。實際上，人的社會裏，呈出各種各樣的現象？例如，宗教哲學，道德等“高級的物質”；又有政治，國家及其法律；在各方面又有人底各種觀念；又有商品的交換或生產物的分配；種種階級間的互相鬥爭；又有應地方和時季而生之小麥，裸麥，靴類，機器等之物產底生產。我們應該怎樣着手研究這種社會呢？從哪一點去把握？應視什麼爲根本的，本源的東西呢？又應以什麼爲派生的，第二義的東西呢？不消說。這些問題本來就是哲學提出了的，而且就是把哲學分成爲唯物論和觀念論兩大陣營了的。因爲一方面，或許人們要這樣理解社會：就是，社會是人所形成的；人們思維，行動，希望；而由觀念，思想，“意見”等引導；於是生出‘意見支配世界’的這種結論；“意見”底變化，人底見解底變化，便是發生於社會上之萬象的根本原因；所以，社會科學首先就須研究事件的這方面，即“社會意識”，“社會精神。”這便是社會科學內之觀念論的見地。但是我們已經知道觀念論總繫于這種見解——承認‘觀念’與物質是獨自存在的，並且承認這些‘觀念’對於各種神聖不可思議的

東西是依存的。因之，觀念論在社會科學裏面，便會與明顯的神秘主義和鬼把戲等連繫起來，而把社會科學引到破壞——直到神意或諸如此類的信仰代替科學出現而止；——這是不足為奇的。法蘭西人博修葉 *Bossuet*（他的著作：“*Discours sur l'histoire universelle*”——“關於世界歷史的考察”——1682年出版）便這樣說明：在歷史之中，顯示着“神引導人類”。德意志的觀念論者勒沁 *Lessing* 則主張：歷史是“神對於人類的教育”（“*Erziehung des Menschengeschlechtes durch Gott*”）。費希特 *Fichte* 則以為：理性在歷史中作用。薛林 *Schelling* 則主張：歷史是絕對者永恒發展的顯示，換句話，便是神底顯示。觀念論的最大哲學家黑格兒 *Hegel* 則定義世界歷史是“世界精神之理性的必然的行程” *vernünftiger, notwendiger Gang des Weltgeistes*。此種例證雖然還能舉出許多出來，但是為指示哲學觀與社會科學領域內之見解結合得如何緊密，這也就夠了。

所以觀念的社會科學和觀念的社會學，在歷史內，首先所注目的，就是這個社會底“觀念。”他們以為社會自體是什麼心理的，非物質的東西。照他們的意見：社會是一個從人們的慾望，感情，思想，意志表示等等無限的結合所交錯而成的東西。換言之，社會便是社會心理，社會意識便是社會底“精神”。

但是我們還可從一個完全不同的見地觀察社會。事實上，當我們考察決定論的問題時，已經曉得人的意志決不是自由的，而是為‘人的存在’底‘外的條件’所制約着的。那末，社會不依順於這些法則麼？社會意識應當怎樣說明呢？牠依存于什麼呢？這些問題一旦

提出，社會科學內之唯物論的見解亦便立刻出現。人類社會同全人類一樣，是自然的產物。牠（人類社會）依存于自然，而且只從自然汲取牠有用的對象時，纔得存立。牠用生產 *Produktion* 這個方法汲取這些有用的對象。不過，牠不一定是意識地在這樣行使。只在萬事都依着計畫進行的‘有組織的社會’內，纔得意識地行使。在無組織的社會內，只無意識地行使。例如在資本主義之下，工場主想多得些利潤，所以擴張生產（但決不是爲扶助人類社會）。農夫爲使他自己能夠生活起見，爲賣其產物的一部份而繳納租稅起見，才從事生產。手工業者爲生計起見，爲建設他自己的地位起見，才從事生產。工人爲不餓死，而生產。結果，好也好，壞也好，全社會總之存在就是了。物質的生產及其手段（物質的生產力）是人類社會存在底基礎。沒有牠們便不會有“社會意識”，“精神文化”；恰與沒有腦筋便不會有思想是一樣的。關於這個問題，在後面更詳細地研究罷。目下只考察如次的。試想兩個人類社會看看：一個是野蠻人的社會，又一個是資本主義末期的社會。在第一的社會裏，一切時間都消費在直接地獲取食物，即獵狩，漁撈，草根類的採探，原始的農耕等之上；至于“觀念”，“精神文化”則幾乎不見，就是，人與半猿，羣獸等幾乎差不了幾遠。第二的社會呈有豐富的“精神文化；”簡直是從道德，含有無數法令的法律，無數之發達了的科學，哲學，宗教，藝術，自建築一直到流行的圖案，等之一混雜的大塔建築。然而，被布爾喬亞把掌握着的這種塔建築，與普羅列塔利亞持的不同；又與農民的也不同，總之，像我們時常所說，在這種社會裏，“精神文化”即社會“精神”，‘觀念’底總體非常發達。這

種‘精神’究竟是怎樣發達了的呢？牠發達的條件是什麼？即是物質生產的發達，是對於自然之人的支配力的增加，是人的勞働之生產能力底向上。只在這種時候，纔不須把全部的時間消耗于貧困的物質的勞働。於是時間底一部份便可自由，向這自由的時間便能夠給人去思索，在精神上勞働，創造‘精神文化。’

一般地物質是精神之母，並不是精神爲物質之父；在社會裏也是一樣：並不是社會的‘精神文化’（‘社會意識’）產出社會的物質，就是，總不是牠產出物質的生產，使社會從自然汲取牠有用的東西；反之，這社會的物質底發達就是，物質的生產底進展在構成使所謂‘精神文化’發達的基礎。換句話說，社會底精神生活，依存而又不得不依存于物質的生產狀態，人類社會底生產力底發達的程度。用學術上的話說：社會底精神生活是生產力底一函數。那末，這是怎樣的函數呢，在各個情況，社會底精神生活怎樣依存於生產力呢，——關於這種問題在後再說。現在我們應該單指摘：如依這種見解時，不消說，社會不是“心的有機體”，尤其不是“崇高和美”，“神聖和純潔”等之領域上的意見底總體：反之，却是勞働組織體 *Arbeitsorganisation*（馬克思屢稱爲“生產有機體” *Produktions organismus*）。

這便是社會學 (*Soziologie*) 內之唯物論的見地。如衆所知，唯物論的見地，並不否認“觀念”的作用，關於最高級的意識即‘科學的理論’馬克思曾說道：“理論一旦把握了大衆，便成爲物質的勢力” *Auch die Theorie wird zur materiellen Gewalt, sobald sie die Massen ergreift*（‘遺稿’第一卷三九二頁）。但是唯物

論者不以僅僅指示“人們這麼思維了”便自滿足。他們問道：爲什麼人們在某一地方，某一時候這麼“思考”；在別種狀態的時候，又那麼“思考”呢？又爲什麼在“文明”社會裏，人們思考得如此非常之多，簡直成爲書籍的山堆；而野蠻人却不呢？這個說明可以在社會底物質生活的條件上發見：所以唯物論能夠說明社會底“精神生活”底諸現象。然而觀念論則不能夠。對於觀念論，“觀念”自己發展，與“罪孽深重的”地上的人生無甚關係。正爲這個緣故，所以觀念論者，縱使只爲發見一個似是而非的說明，都須依賴慈愛的主宰上帝。黑格爾在他的“歷史哲學”中說道：“這種善，這種理性之最具體的表象，是上帝。上帝統治世界：他的統治的內容，他的計畫的實行，是世界歷史”（“歷史哲學”，Reclam版，七四頁）。所以觀念論的理論須把一切都歸責於這個不幸的老人，——據崇拜他的人們說，他是完美無缺；而且與亞當一起，還不得不創造蚤蟲和螞蟥，殺人者和癩病者，飢餓和貧困，儂毒和火酒，等去懲罰那些他所創造的，依他的意志而犯了罪的罪人，去使這種滑稽戲永久地排演於驚喜的宇宙的矚目之前。不過從科學的見地，這種“理論”便成爲荒唐無稽。

這樣看來，就在社會科學之內，唯物論的見地亦是唯一正確的。

在社會科學上之唯物論見地的徹底的適用是馬克思和昂格思底著作。當馬克思把他的社會學說（歷史的唯物論底理論）概說了的“經濟學批判”“*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出版的那年

(1859年)，英國的大學者達爾文 *Charles Darwin* 的主著（“種底起源” “*Origin of Species*）也刊出了。達爾文在這本書裏說明而且證明了動植物界內之變化，發生于物質的存在條件的影響之下。但是，決不能爲這緣故，便能直裁不加以說明地，把達爾文的法則搬到社會裏去。問題應該在于證明自然科學的一般法則在人類社會裏，怎樣以一個特殊的只對於人類社會是固有的形式，表示出來。馬克思痛恨地嘲笑于不理解這事的人們。關於德國的一個學者藍格（*F. A. Lange*），他寫着：“藍格氏好像幹了一個大發見：全歷史應蒸煉純化于一個唯一的最大的自然法則之下。這種自然法則即是‘生存競爭 *Struggle for life*’這句成語（因爲藍格這麼一用，達爾文的表現便要成爲一句空空的成語。）那麼，把這個應該分析的在歷史上由種種特定的社會形式所現出來了的‘生存競爭’却不曾分析；單把各種具體的鬥爭改換爲‘生存競爭’，……這句成語罷了。”（1870年六月二十七日，給 *Kugelmann* 的書簡；“新時代 *Neue Zeit*” 1902年第二十卷，五四一——五一二頁。）

不消說，馬克思亦有其先驅者，尤其是所謂空想的社會主義者們（聖西門 *Saint Simon*）。但是，在馬克思之前，未曾有人由唯物論的立腳點，以一種能夠創造一個唯一真實的科學的社會學的那種形式

來，徹底地完成。

三 動的見地及諸現象間底聯繫

自然界和社會內之一切事物，可由兩種方法觀察。一，以爲一切事象的狀態是靜止不變的。“從前是這樣，今後也許是這樣。”也不發生新的東西出來。反之，另一見解則不然：在自然界內或社會內，俱不能有什麼不變化的。“從前存在的，現在已經過去了，”而又“不能挽回”。把一切事物依第二種方法考察的這種見地，稱爲動的 *dynamisch* 見地（“*dynamis*”是希臘文的‘力’，‘運動’之意。）第二的見地稱爲靜的 *statisch* 見地。然實際上，應怎樣去理解世界？世界是靜止固定的麼？再不然，世界是永久不斷地在變化運動的，今天的它與昨天的它是全然不同的麼？若把眼朝自然界一瞥，便會曉得沒有不在運動的，從前，人們以爲月亮星辰，宛若金的釘子固定在天空，不會運轉；同樣，地球也是一樣。但我們現在確知道：與星辰一樣，月亮和地球也都在空間拚命地旋轉，而週行着絕大的距離。加之我們現在還曉得物質底極小部分之原子 *Atom*，是從比它 要小的部分電子 *Elektron* 所成；而且電子，宛若太陽系的天體週迴太陽似地，旋轉運動于原子的內部。真個地，世界是它們結合起來所造成的。世界的構成部分既然打着旋渦旋轉，那末，在這個世界裏，有什麼能不變動？人們亦曾經以爲動植物數目恰與上帝所創造的一樣：驢子和鼯鼠，臭虫和鼠疫菌，葉蠶和象，鳥賊和蕁麻，——這一切都與上帝在開闢天地第一日，所創造了的是一

樣。可是我們確知其不是這樣。現在的動植物種類，決不與創造主所創造了的數是一樣多。並且地上現有的動植物，與從前的幾乎不相同。我們實能發見幾千萬年前之動植物的骸骨，化石，水中的遺物等等，例如：能飛翔的大蜥蜴（翼龍），近乎妄誕的大羊齒和木賊（它們的全森林，其後變成化石；煤炭便是太古的原始林），魚龍，雷龍，禽龍等之真實的怪物，——從前雖已存在，但現在都不在了。然而，那時代不曾有樅樹，樟木；亦不曾有牛和小羊；——約言之，“地上的萬物都在變化”。唉！——就是人類也未曾存在。人從有髮的半猿發達以來，比較上不是很久的事。我們現在毫不驚異動植物種類的變化。況且我們還能凌駕上帝呢：無論那個熟練的養豬家，都會以食物的適當選擇和雌雄的適當配合，造出嶄新的種類。肥得不能走路的 *Yarkshire* 的豬子與 *Ananaserd* 的漿果，黑色的薔薇及大凡所有一切種類的栽培植物和家畜，就是人的造物。在我們的眼前，人們不是在變化麼？革命時代的俄羅斯勞働者，與原始時代的未開化獵民斯拉夫族，不是連表面都不相像麼？人種恰與世界萬物一樣地變化。

於是，我們可以引出什麼結論來？不消說：世上決無不動而固定的。萬象運動變化。實際上，沒有固定的東西，對象，只有過程（*Prozess*）。我現在在寫字的桌子決不是不運動的東西：它時時刻刻都在運動。固然，它的變化不能為我們的耳目所知。但是，許多許多年之間，儘擱着的時候，便要腐壞朽爛罷。這種變化是突然的麼？的確不是的。不過是早已經就發生了的結果罷。桌子的這些小片要消失麼？不。它們要變為別種形像：為風吹散，變成土的成

分，爲植物養料，變成植物纖維，等等的罷。那末，——永久的變化，永久的流轉，永變永新的形態，永變永新的形式，在變動的物質——即是世界。故我們欲理解某一現象的時候，應在其發生（怎樣，從哪哩，爲什麼而發生了的），發達，消滅，約言之應在其運動上考察；不應在假定的靜止上考察。這個動的見地 *dynamischer Standpunkt* 又稱爲辯證法的 *dialektisch* 見地（辯證法與有別的特徵，讓後再講）。

動和靜的見地的區別在古代希臘哲學裏就已經現出了。以拔爾麥尼德斯 *Parmenides* 爲首的所謂葉列亞學派 *Eleaton* 垂了‘萬有’不動的學說。依拔爾麥尼德斯說：存在 *Sein* 是永遠，常住，不變，唯一，統一的，不可分，均一，不動，等之一靜止有規則近乎球體似的東西。葉列亞學派的宅諾 *Zeno* 幹了許多非常有才氣的考察，想去證明，‘運動一般是不可能的’。反之，赫拉克里特 *Heraklit* 說道：沒有不變動的。他主張“萬物流動”，無有停止的（“*Pantarei*”）。照他說道：我們不能兩次到同一的河裏去，因爲第二次的時候，河流與從前已經完全不同了呀。他思想上的同志克拉蒂羅斯 *Kratylos* 則主張：我們連一回都不能在同一的河流裏洗浴。因爲河流不斷地在變動。同樣，德謨克里特 *Demokrit* 則把運動，尤其是把原子的直線運動當爲萬物的基礎。近代哲學家之中，黑格爾 *Hegel* ——馬克思是他的學徒——

特別堅持地辯護了運動與生成(*das Werden, becoming* 從‘非有’到‘有’的發生和變化)。可是黑格爾以爲世界底基礎是精神底運動；馬克思則不然，他把精神底運動改換爲物質底運動，照他自己說道，黑格爾的辯證法是顛倒了的。在自然科學裏面，當十九世紀之初，尙風靡着有名的自然研究家林遄 *Linnee* 所表示的意見：“與最高者（即上帝）所創造了之同數的種類現尙存在。”（種底持久性說）。反對這個見解之最重要的代表者是拉麻爾克 *Lamarck* 及已經說過了的，把舊見解反駁到底的達爾文 *C. Darwin*。

因爲世界變動不止，所以我們亦不得不把諸現象只在其互相聯繫上面去考察，不得視爲絕對分離（孤立）的。事實上，大凡世界一切部分都是互相在連繫，互相在作用。一個地方之最小的移動和極微的變動，——都要使一切的東西起變化。至於怎麼樣變化，——這另是一個問題：——總之起變化就是了。譬如我們伐了伏爾伽河 (*the Volga*) 地方的森林。這麼一幹，濕氣就要少被土壤貯留，因之氣候變化到某一程度，伏爾伽河“爲沙填塞”，航行爲之困難，於是不得不用浚濬機，增加此種機械的生產，從事其生產的人也不得不加多，等等。又一方面則，曾經棲息于這森林的動物消散，而現出未曾存在過的新動物來，舊的死滅，再不然則退隱到森林地帶去，等等。還有問題可以攷察：倘使氣候一變動，不消說，全地球一般的狀態就要生起變動；所以伏爾伽氣候的這變化，到處都要多少發生影響。總之，地球的形像之極小的變化，都要使——

譬如——地球對月的，或對太陽的關係也生起變化，等等。我現在在紙上動着筆寫字。這對於桌子生出壓力，桌子壓着地面，因之還要惹起許多的變化。我動着筆管，震盪空氣，這個震盪傳播些小衝動，一直消滅于某一地點。變化儘管僅小，但是儼然存在。宇宙萬象互相聯繫得不可分離，沒有孤自獨立與其周圍不相關的。換言之，宇宙裏沒有絕對孤立的東西。不消說，我們也許極時常地把諸現象之一般的關聯置之意外：譬如我們談論養雞的時候，不必要常把議論引到一切事物——比方太陽，月亮等上面去。這是種蠢事喇，因為這種時候，諸現象一般的關聯對於我們無有用處。然當我們考察理論的問題時，便不得不極屢屢地留心這個關聯。就在實際上，我們亦必須考慮這個。譬如我們說某某的眼光“不能超過他的鼻子之外”的時候，——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即是說他把全體的“環境”孤立地，不顧這環境與橫在其背後的關係，而考察了的意思。農夫把生產物搬到市場，指望得到好價。但是，價格突然低落，幾乎使他趕不到本。原因在哪裡？所以如此者，因為市場把他與別生產者聯繫一起。即生產了這麼多糧食，把這麼多都搬到市場裏去了的原故，所以才發生價格低落。這農夫錯在什麼地方呢？即在於他未會注目到與世界市場的關係（從他的偏僻之鄉，實亦不得而知），布爾喬亞在戰後不曾得到富裕，反遭了勞働者的革命。為什麼呢？因為戰爭與許多別的為布爾喬亞所未見到的事物是相聯繫着的。少數派，社會革命黨員及各國的社會愛國黨員都曾主張：多數派的政權在俄國保持不了幾天的罷。他們的錯誤的根底是什麼？即他們觀察俄國只當做孤立的，不顧俄國和西歐的關係及幫助了多數派之

世界革命的生長的關係的緣故。我們日常說得對：必須“斟酌一切情況”。這個意思正是在說：當面的現象或當面的問題必須在這現象與別的現象的關聯之上，與所有一切的情況不分開地考察。

故考察萬有的這個辯證法要求：一切現象首先就須在其不可分的關聯上考察，而且，須在其運動的狀態上考察。

(未完)

此篇譯自 *Theorie des historischen Materialismus* 底第三章，有幾處
編補了英譯本。(譯者)

在生活之社會的生產，人類入於一定的，必然的，由他們的意識獨立的關係，生產關係，對應於他們的物質的生產力之一定的發展增段的。這生產關係的全體形成社會之經濟的構造，真的基礎，在這上面築起法制的與政治的上層建築，而且對於他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對應着。物質的生活之生產模式制約社會的，政治的與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不是人的意識決定他的存在，倒是他的社會的存在決定他的意識。在他的發展的某一增段，社會之物質的生產力與他以前在裏面活動過來的既存的生產關係，或他的法律的表現所有關係陷於矛盾，這個關係由生產力的發展形態轉為他的桎梏。於是社會革命的時代到來。隨經濟的基礎之變化，全部的巨大的上層建築或稍徐緩，或急激地變革。

馬克思恩格斯所謂辯證法的方法——與形而上學的方法對立的——不過是把社會當做永恆地在發展的活生生的有機體觀察的，社會學上的科學的方法。爲這樣的研究的緣故，形成着社會形態的生產關係之客觀的解剖，及其構成過程與發展法則之究明是必要的。

——什麼是人民之友

能夠把握各契機的連鎖之特殊的一環是必要的，調節調節連鎖全體並且爲準備向第二環之堅實的轉移而以全力握住這一環是必要的。歷史的事件的連鎖之環的順序。其形態，其連鎖其相互的差異不像鐵匠所作的普通的連鎖那樣簡單那，極無味。

——政權之日趨的任務

政治一般的社會的基礎

(國家底起源及死滅)

朱 鏡 我

國家是如何地構成着？如何地變革去？關於這個問題，若沒有充分地明瞭的予圖，而去茫然地叫喊革命，這是比緣木求魚還要難於達到目的。

現在，正是革命高潮的時代；雙肩担着變革社會底一種重務的青年，對於這個問題，應當盡量地去研究！

國家，牠決不是突然地從喬丕德 (*Jupiter*) 的頭中跳出來的 (*minerva*)，是受着歷史的和社會的必然性而漸次地發生和發展過來的社會的產物。換言之，從社會的內部，使國家發生和成立的，是內在於社會的歷史的原因，同時，使國家崩壞和死滅的也是這個原因。所以，沒有社會的存在理由，國家不會發生；失却了社會的存在理由以後，國家也不能存續下去。

(一)

Die Anatomie des Menschen ist ein Schluessel zur Anatomie des Affen. Die Andeutungen auf Hoeheres in den untergeordneten Ti rarten koen en dagegen nur verstanden werden, wenn das Hoehere selbs schon bekannt ist Die buergerliche Oekonomie liefert den Schluessel zur antiken usw.

人底解剖對於猿底解剖是一個鑰匙。低等的動物種屬向高等的底暗示，反於此，只能於知悉了高等的底本身之時，纔能理解。資本家的經濟學對於古代等的經濟學提供一個鑰匙。

因此，我們要研究國家底起源，最初就要製一掟可以闡明這秘密的鑰匙。那末，我們有沒有這鑰匙呢？

So kam die buergerliche Oekonomie erst zum Verstaendnis der feudalen antiken, orienthalischen Gesellschaft, sobald die Selbstkritik der buergerlichen Gesellschaft begann.

如此，資本家的社會一經開始了自己批判，資本家的經濟學就纔能理解封建的，古代的，東洋的社會。

所以，理解近代資本家的國家，對於研究和闡明國家底起源，可說能提供一個鑰匙。不過，鑰匙終歸只止於鑰匙的用處，秘密雖可用此去探照，却不是秘密本身的全內容。

Keineswegs aber in der Oekonomen, die alle histori-

schen Unterschiede veruischen und in allen Gesellschaftsformen die buergerlichen sehen. Man kann Tribut Qebnten usw. verstehen, wenn man die Grundrente kennt. Man muss sie aber nicht identifizieren.

但決不是依這樣的——即抹殺一切的歷史的差別，以一切的社會形態爲資本家的社會形態的——經濟學者的方法。知悉了地租，纔能理解貢賦，十分之一稅等。但我們決不可將牠們觀作同一。

有了以上的方法論上的準備，我們就可開始研究的步武。

(二)

In grossen Umrissen koennen asia ische, antike, feudale und modern buergerliche Produktionsweisen als progressive Epochen der Oekonomischen Gesellschaftsformation bezeichnet werden.

極概略地言之，我們可以用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近代資本家的生產方法去表示經濟的社會構成底進步的增段。

而“生產的各形態創造各自的法律關係，統治形態等”，所以國家的形態亦可分作奴隸所有者國家，封建國家，及近代民主的國家。

於是，近代的民主國家是如何地成長起來的，牠的實際的特徵是什麼？這當然是我們在此地所應解答的問題。

“在中世紀，一般地通行着以勞動者的生產機關私有為基礎的小規模經營；就是在地方有小農，自由農，或農奴的農業，在都會有手工業。勞動器具——土地，農具、職場，工具——都為個人的勞動器具，且只適合於一人的使用”。

“但這種普通都是屬於生產者自身的所有。集中及擴張這散在的和狹小的生產器具，使牠變到現今的強大的生產的槓杆，實在是資本制生產方法及其負荷者布爾喬亞氾底歷史的任務”。

因這樣的生產器具——生產方法——生產關係——的變革，所以‘封建制度的地方的和身分的特權’不能適用了，“封建制度的相互的個人的束縛”也總歸非消滅不可了，所謂：

“布爾喬亞氾破壞封建制度；於這廢墟之上，建立布爾喬亞的社會制度——就是所謂自由競爭，自由移轉，商品所有者的平等，及其他一切的布爾喬亞的光榮。資本制生產方法現在可以自由地發展了”。

但是，這偉大的生產力的發展的結果是什麼呢？在一方面，一切的生產機關集中於布爾喬亞氾的手裏，把本可節省或短縮勞動時間的新的生產力浪費於製造奢侈品，以滿足他們的蓄積資本的慾望；在他方面，發生除了自己的勞動力以外，別無長物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受着飢餓，冰凍等種種的悲慘景况。

這是什麼緣故呢？不待說的，從來勞動器具的所有主是自己去生產生產物，所以他應可以領有這生產物。現在呢？勞動器具的所有主已經不是自己去從事生產了；他的生產物完完全全地是別人——代他去生產出來的，但他仍舊厚顏無恥地佔

有這生產的生產物——一如自己所生產似的。

這是“生產方法雖廢除了這領有形式的前提，但猶屈服於這領有形式”的結果，有這樣的矛盾，所以近代社會顯然地發生二大對立者，把從來的歷史所隱蔽着的或如萌芽地含着的要素，完全地暴露出來了。所謂：

“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的領有底矛盾，變形於普羅列塔利亞特與布爾喬亞階級對立，而顯露於世上了”。

有這麼樣的客觀的事實，這麼樣的顯然的矛盾和對立，所以一切的社會的設施，不得不被重新地再上評論的短上了。事實不能終局地止於埋沒，客觀的實在終要反映於人的實際，資本家社會底自己批判，至此就不得不開始了。

國家，這神秘化了的，不可探測的，玄妙深奧的東西，當然也逃不出例外地被人批判了。神秘的遮蔽揭開了，赤裸裸的正體暴露了。其結果：——

“國家與社會的設備，從政治的見地觀之，不是相異的二物；國家是社會的設備”。

Der moderne Staat, wie auch seine Form ist wesentlich Kapitalistische Maschine, Staat der Kapitalisten, der ideale Gesamtkapitalist. Je mehr Produktivkräfte er in sein Eigentum uebernimmt, desto mehr wird er wirklicher Gesamtkapitalist, desto mehr Staatsbuerger beutet er aus

現代的國家，無論牠的形態如何，本質上是資本主義的一種機

械，資本家壟斷國家，觀念上的總資本家。越是牠去私有生產力，實際上愈變成總資本家，愈加榨取國民。

In Wirklichkeit aber ist der Staat nichts als eine Maschine zur Unterdrueckung einer Klasse durch eine andere, und zwar in der demokratischen Republik nicht minder als in der Monarchie.

實際上，國家不過是由一階級去壓迫其他的階級底機關而已，而且，在這一點上，民主的共和國亦不亞於君主國。

Ist der Staat noch heute, zur Zeit der grossen Industrie und der Eisenbahnen, im ganzen und grossen nur der Reflex, in zusammenfassender Form, der oekonomischen Beduerfnisse der die Produktion beherrschenden Klasse.....

雖在大工業與鐵路的現代，在全體上，國家還依然地是一個支配生產階級之經濟的要求底反映，牠的綜合的形態。……

由以上的引用，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現存的國家決不是黑格爾所夢想的“絕對精神底實現”，也不是社會學者所號稱的“階級間的關係底公正證書”，牠的機能不過是在於擁護支配階級壓迫被支配階級而已。

回想那十八世紀的革命的思想家們，抱着無限的希望，將傳下來的一切的社會形態與國家制度當作一些不合理的東西而丟棄於垃圾桶裏，熱烈地近望着新的陽光，理性的王國，終究地是出現了。但是牠——理性的王國——只不過布爾喬亞派的王國底理想

化；永恒的正義只是一個布爾喬亞的正義；平等只是一個法律之前的布爾喬亞的平等。他們所憎惡的迷信，不義，特權，抑壓依然是翻天覆地。於此，我們可以曉得：歷史的社會的天然的產物，決不能因精神及思想去做一些解禍消災的禱告所能避免的；我們應該正視事物的真相，洞察事物的變化。

(三)

Die alte, auf Geschlechtsverbaenden beruhende Gesellschaft wird gesprengt irvun^o zusaumenstoss der neu entwickelten gesellschaftlichen Klassen; an ihre Stelle tritt eine neue Gesellschaft, zusanvmengefasst im Staat, dessen Untereinheiten nicht mehr Geschlechtsverbaende, sondern Ortsverbaende sind, eine Gesellschaft, in der die Familienordnung ganz von der Eigenthumsordnung behesrscht wird und in der s ch nun jene Klasscngegensaee ee und Klassen-Kaempfe frei entfalten, aus denen der Inhalt alle bisherigen geschriebenen Geschichte besteht.

基於血緣的古昔的社會，因與新發展的社會階級相衝突而被破滅了。結成於國家的新社會代古的而出現；牠的單位已不是血緣而為地緣了；而且是家族秩序純為私有財產秩序所支配的，使形成從來的一切的歷史的內容之階級對立及階級鬭爭可以自由地展開的社會。

由第二節的敘述，我們已經曉得：現存的國家是在經濟上佔着支配勢力的布爾喬亞犯去壓服及榨取在經濟上受着支配的普羅列塔利亞特之權力組織，換言之，從牠的現存的，現實的情形觀察的結果，牠是支配階級的組織：支配階級為支配其他的階級要使用強制力，而這強制力之組織化的形態就是國家。所以，我們目前的問題是，不得不是，“這麼樣的國家是如何地發生和發展起來的”？了。如此，我們的視線不得不集中於幽久的古代社會去了。不過，要詳細地去說明古代社會，不是本篇的任務，亦非短短的幾句可以包括；我們為目前的問題的解決起見，只可在可能而且必要的範圍內言及而已。

從上面引着的一句，我們曉得：國家是由以血緣為根本的社會沒落了以後的產物。那末，這國家未發生以前的血緣社會是怎麼樣呢？不待說的，這是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的時代。那時候，經濟的組織與政治的組織尚未分化；蓋因人口稀薄，却有廣漠的狩獵區域；所謂分業亦只在兩性間的區分，——男掌戰爭，狩獵，撈魚等，女掌守家，織衣，及調製食物等——且營着多數的家族的共產的生活。在這個階段，所謂經濟的組織同時就為保持社會的政治組織，經濟的必要品的生產同時就有執行公共的事務之意義。而且在這社會裏，生產者支配着自己的生產品，因為當時營着共產主義的家計，生產即為直接生活資料的生產，所以生產者明瞭地知曉自己的生產品的運命。這樣的無階級的社會，——換言之，沒有經濟的榨取階級與被榨取階級的社會——曾在世界的各地存在過的，是不可懷疑的事實，即在今日亦尚有未曾形成國家而生活於這樣的社

會組織的種族

但是，人類的生活不能永久地停頓於此一點，歷史的車輪不斷地向前進行；因此，人類的生活不得不變改丁。人類發見了可以牧蓄的獸類，所以最進步的諸種族就由漁獵而進於牧蓄；社會的勞動底分化就從此開始了。他們不但能產生多量的生活資料，而且有了多量的獸皮，羊毛，及紡績物，於是發生了生產品的規則的交換。生產品的交換在這時代以前是罕有的偶然的例外的現象，到這時代乃為社會變革的指示器了。交換的發現，本在於種族與種族互相接觸的時代，所以最初的交換是種族的會長間的交換；但是以家畜的所有漸次地從包括多數的家族之家族共同體移轉於一家族或一個人的所有，而生產品的交換亦變做個人的事業了，而且這個人的交換擴大了以後，就成為一種確定的交換形態。

到了這階段以上，農業亦已發達，手工業亦離農業而獨立。生產力愈見增加，生產品越發超過於維持生活的必要以上了。因此，剩餘的生產品由交換而變為商品，商品生產從偶然的現象變做社會的支配者，於是，原始共產體的最高的發展形態——氏族組織——乃不得不漸歸沒落。

這樣，在牧蓄，農業，及手工業內的生產力的發展，使人的勞動力有維持自身的生活必需品以上的能力，換言之，人的勞動獲得了一種價值。於是，從來概被殺戮的戰爭上的俘擄可以利用了——奴隸制度，在事實上，乃不得不發生，如此，社會的最初的階級對立出現了一——主人與奴隸，榨取者與被榨取者底對立。——夏因鐵之利用而擴大耕田，開墾森林等，於是主人與奴隸之外，社會上又

出現了貧者與富者底對立。（關於階級的形成，可參照文化批判第二號拙作）

隨這麼樣的社會內部的利害的分裂，社會上於是產生一種權力；這權力最初本為執行及擁護社會的公共事務，但因社會內部的階級的對立之成熟，變到支配他人的權力。而此權力漸次地變成獨自的存在，終至發展到國家權力。我們可以引用下述的一文，來要約氏族制度與國家制度的差異：

“但是還缺少一個東西——制度，這制度不但去反對氏族秩序底共產主義的傳統而擁護個人的新獲得的富厚，不但去神聖化從來所輕視的私有財產而宣告這神性物為人類社會底最高的目的，而且對於這財產獲得的新形態——即不斷地被促進的財產增殖——還供給一個一般的社會的承認底烙印；這制度不但去永久化社會底將來的階級分裂，而且還去永久化所有階級對於無所有階級的榨取權及前者支配後者。

這個制度出現了。國家的創造就是。”

如此，國家被發見了；君臨於社會的一切以上的至尊者，觀念論者所謂絕對精神的現化——國家出現了。我們當更從“最純粹的古典的形態”的雅典國家的發生之事實去闡明國家的真相，并以此去暴露其他的一切國家論的愚妄。

(四)

Der erste Versuch der Staatsbildung besteht darin, die Gentes zu zurreissen, indem er die Mitglieder

*einer jeden in Bevrrechtete und zurueckgesetzt,
und dieser wieder in zwei Gewerbsklassen scheidet und
so einander entgegengesetzt.*

國家形成的第一企圖在於打破氏族，即分別各氏族的成員為特權者與非特權者，更將後者分作二個職業的階級而使之互相對立。

國家發生以前的社會是氏族的組織，希臘亦然，以氏族為社會的單位，集同宗的數氏族而為宗族 (*Pharatrie*) 集宗族而成種族 (*Stamm*)，而種族之間又有種族同盟。但是宗族非必不可少之組織，種族同盟亦尚未普及地形成，所以氏族為一切的組織的單位；家族在當時還不是社會的單位，因為本來不是由家族的發達而成種族，反是以血緣為根基的種族為人類社會的本源的形態；種族的結合開始解體之時，纔形成種種的家族形態。

當英雄時代之時，希臘尚存上述的社會組織，雅典的四種族尚在阿鐵克 *Attica* 的四區地方散住着，構成這種族的十二宗族亦散居各市；其後漸因商品生產及商業的發展進步，這種社會組織因不能與新發展的形態相調和一致，所以只得分崩離拆了。茲述其崩壞過程如下。

當時的產物除穀物之外，又發見了葡萄酒及油等，而海上商業亦漸由菲尼基人——*Phoenicier*——移至雅典人之手。照因土地所有的買賣，農業與手工業間及商業與航海間的分業之進行，氏族，宗族及種族的成員乃不得不互相混淆，在宗族與種族的一定的自己的居住區域之內，漸次居住一種不屬於自己的團體的同民族

員，因此宗族等的居住區域內不得不允認異種人的居住權。不過，對於所住區域的行政事務尚不許其參加關與。因氏族組織乃一個封鎖的爲己的同氏族員的團體，異族人素來不許居住，更講不到參政權了。不過這種嚴密的氏族組織，到這時候，已經不能維持下去，若無一種新的救濟方法，就非沒落不可。於是史家所說的德西斯(*Theseus*)的制度出現了；第一着就是建立中央行政機關於雅典市的中心。把從來隸屬於各種族的獨立的行政事務的一部作爲共同的事務而劃歸於雅典的共同協議會(*Rath*)。如此，孤立地散存的各種族現在互相結合而形成一個國民，超立於氏族及種族的立法之上的共通的國民法至此乃不得不發生。由這個立法，雅典的市民得到一種可以居住於異種族的居住區域的權利及保護。這是氏族制度崩壞的第一步；因爲由此法律，不限於雅典的某一私族的成員，皆獲得雅典市民的資格，且得同享一樣的權利。德西斯的第二改革案是不問氏族，宗族及種族的區別如何，將全民族區分於貴族(*Eupatride*)農民(*Geomoroi*)及手工業者(*Demiurgoi*)的三階級，而以做官爲貴族階級的特權。但是這個區分，除了貴族的官職獨占以外，沒有什麼影響；因爲，除這一點以外，諸階級還沒有什麼關於權利的差別的規定。雖然，這在隱密之間指示我們以將來的社會的新要素，所以大有注意的必要。就是因這個更革，發生下述的事實：第一，從前由一定的某家族慣習地所執行的氏族的公共事務現在變了實際上的特權；第二，在富力上早有大勢力的家族漸次離開氏族的束縛而與其他的戶族的富家相結合聯絡，形成一種特權階級；第三，方興未艾的國家承認這種特權。第四，農民與商工民

的分業分外地顯著了。因這種種的情形，氏族制社會與國家不得不立在對立的地位，而前者終被後者所與伏赫變。

在紀元前六百年頃，貴族的權力完全地掌握了雅典的一切。從商業及海上盜劫而得的貨幣，發揮着極大的勢力，侵入於立脚於自然經濟的田園生活，氏族制度對此侵入者的橫暴因為無力去抵抗，一般農民的災難於是發生。

往古的氏族制度本不曉得貨幣是什麼東西，但這新侵入者貨幣却不管你曉得不曉得，橫行於氏族及宗族之內；結局，一切的土地皆歸於貨幣所有者的手裏，而貨幣所有者的榨取小農之法律於是發生了；農民非將生產物的六分之五獻給他的新主人，六分之一去支持自己的生活不可，否則就不能在以前是他自己所有的土地內居住了。農民之間有貧而不能償還債務的，乃不得不變賣土地，再不是的時候，竟有出賣自己的兒女為外人做奴隸，而以所得去償還債務的，種種的悽慘悲哀充滿了當時的雅典；往古的氏族制度對此早已無力去救濟了。於是商品生產變成一種新的社會力而支配了一切，氏族制度漸歸滅亡。但是希臘的階級國家却在此破碎的氏族制度的廢墟之上漸次成立。換言之，國家漸次地發展了，最初在都市及鄉間，接着在都市的各產業部門的勞動分業中，形成各種的團體，而此各團體為保護他們的利益設立一種新機關；由機關而變成各種的官廳。新國家有強大的戰鬪力的必要，於是海軍及各地方所選出的國家的陸軍發生了。

“氏族制度對於被榨取的民衆既不能有所援助，則可嚮望的僅有將次形成的國家。國家依梭龍(Solon)的制度得到了救助方

法，但同時是以犧牲往古的制度去鞏固自己的。梭龍所開始的一聯的政治革命是從侵略財產去着手的。一切的從來的革命是侵害某種的財產去保護他種的財產的革命；革命若不侵害一種財產就不能保護他種的財產。在法國大革命，為救助布爾喬亞的財產而犧牲了封建的財產，在梭龍的革命，為債務者的財產不得不坐視債權者的財產。

梭龍的政治革命開始了；他依市民所領有的土地及收穫的多少，分全市民為四個階級：

1. 有五百 *Medimnen*—1 *Medimnen*—ca. 41 Liter——以上的穀物者得為最高的官吏
2. 三百 *Medimnen* 以上的階級
3. 一百五十 *Medimnen* 以上的階級
4. 以上的三階級以下的市民及無產者，得在議會發言及投票權。

由這個政治革命，一切的債務皆被簡單地宣告無效了；因債務而被賣掉的及逃亡者皆被召回了。如此，自由的雅典現在所應做的事就是去防止奴隸制度的再現。所以上述的階級區分在實際上規定着各階級應盡及應享的義務及權利。雅典一見地似已復活了。但我們所應注意的是以財產的大小去劃分階級的事情。私有財產從新地又獲得了一種公認的勢力；財產愈多的則勢力愈大，往古的氏族制度的規定至此又受了一個極大的敗北，愈加走進了沒落的冥途。

爾後八十年間，雅典社會漸次地更向此後數世紀的發達方向突進着。梭龍以前的法外的商額地租及土地所有的無制限的集中皆被

防過了。由商業及奴隸勞動所經營的大規模的手工業及美術手工業變做了支配的職業。文明亦漸次地高度化了；代替那榨取自己的村民的最初的慘酷方法而起的，就是去榨取奴隸及外國人。動產，貨幣的財富，奴隸及商船等財富愈見增加了，不過，現在不是如從前的只為獲得土地的一種手段，却有了自己的目的——就是為財富去增殖財富。如此，產業的富者及商業的富者所形成的新階級與往昔的大土地所有的貴族權力發生競爭，同時氏族制組織失却了最後的地盤。因為，因這種經濟的事情。現在，雅典市民之中，不屬於某一個氏族的人占了多數，他們在民法上雖同為市民，但不是往昔的血緣團體的成員，大多數是移住者或外國的移住者。

貴族階級暫時地回復了他們的支配權，但是，由紀元前五百零九年的庫來斯鐵耐斯(*Kleistheues*)的革命，完全地受了敗北，同時氏族制度也澈底地被人摺斥了。

庫來斯鐵耐斯無視了立腳於氏族，宗族的以前的四個種族，由住所去區分全市的市民，以土地的區劃為政治的單位。所以住民不過是政治上的領土的單單的附屬物而已。阿鐵克(*Attika*)全土分割於一百狄氓(*Demoi*)的自治地方。狄氓的市民選舉自己的首領及財寶管理人，開設支配自己的議寫。

十狄氓形成一種族，但此種族與從前的種族已無關係，因此不過表明地方的區劃，毫無血緣的連繫；這個新種族是政治的團體，同時就是軍事的團體。雅典全國就被從此種族所選出的五百名議員所支配。於是，雅典國家——產業的及商業的富者的手中的——成立了。

雅典國家的成立，在國家形成一般的見地上看來，可說是特別地典型的模範；因為牠的成立的進程絕對地不會受過內部的或外部的暴力行爲的干涉，他方面，牠是從氏族社會的胎內，漸次地形成的，但是在國家的發達形態上說，却爲極高度的，民主共和國。最後這雅典國家的種種的本質的事項皆在我們熟知的範圍以內。有這種種的特點，所以我們可以由此總括地把國家一般的本質直捷地表白如下。

(五)

國家雖爲氏族組織的後裔，然與氏族制度不同，第一氏族由血緣而組成，國家則以領土去決定國民；第二全氏族的成員底武裝的權力，因階級的分裂，國家的形成，乃不得不創設公的權力；第三國家爲維持這公的權力起見，不得不課國民以負擔，於是租稅乃不得不發生。

“總之，氏族制度發生於不知內部的對立爲何物的社會，而且只適合於這樣的社會。除了公衆的意見以外，牠沒有什麼強制的權力。

“然而在此發生了這樣的——依全體的生活條件，不得不分裂於自由人與奴隸，榨取的富者與被榨取的貧者的，而且不但不能夠使這樣的對立融和起來，反不得不驅使這對立於絕頂的——社會。

“這麼樣的社會只能存續於下述二種情形中之一——就是，在這階級相互間的不斷的公然的鬭爭之中存續呢，或者在外觀上

立於互相抗爭的階級之上的，壓迫牠們的公然的鬭爭，限制階級鬥爭於經濟的領域之中的——即使牠們在所謂合法的形態之中去鬥爭的——第三權力的支配下去存續呢，兩者非擇其一不可。

“氏族制度的生命告終了；分業及其結果的階級分裂爆破了牠的生命，

“於是國家代牠而誕生。”

“所以，國家決不是從外部去強制社會的權力；也不是黑格爾 *Hegel* 所主張的“牠是道義的，理念的實存性”，或“理性的容姿及實存性”；寧是一定的發達增段的社會的產物。

“國家是一種告白——社會陷入於牠自身不能解決的矛盾，分裂於不能融和的對立，且無除去這對立之力量的時候所發生的告白。

“然而這對立，即經濟的利害上互相抗爭的的諸階級，為不使自己及社會滅亡於無益的鬥爭，於是應有一種表面上立於社會之上的權力去防止軋轉，而勒抑於“秩序”的框內的必要。

“而此出自社會底但超越於社會的，漸次地疏離於社會的，權力，就是國家”。

“國家雖由有抑制階級對立的必要所發生，但同時發生於階級對立的正中，所以，通常國家是最有力的經濟地支配着的階級之國家。

“這種階級因他們的國家，又變成政治地支配着的階級，又因此獲得了抑壓及榨取被壓迫階級的新手段。

“所以，古代的國家，比什麼還先的，就是爲抑壓奴隸底奴隸所有者底國家，封建國家是爲抑壓農奴及隸屬於農民底貴族的機關，而近代的議會制的國家則爲由資本去榨取勞銀勞動底器具。”

“大抵的歷史的國家，賦與其國民的權利，類皆由財產去區分階級，這是“國家乃防衛所有階級去抵抗非所有階級之組織”的直裁的表白。

“雅典及羅馬的所有階級早已如此了，依所有土地去區分政治的權力地位的中世的封建國家，亦是如此，又近代的議會制的國家的制限選舉亦不是例外。”

國家發生底社會的經濟的基礎及牠的裸體照相，由上面的引用，我以爲已經是極明白極顯著了，所以不去再添蛇足。

那末，這樣的社會的，歷史的國家是不是永久地存續下去呢？這當然是一個緊切的問題。

關於這個問題，——別的問題亦是同樣的——在社會的對立尖銳化着的現代，當然有不能一致的種種的議論，但是我們爲闡明科學的國家觀的本質起見，暫時收藏我們的批判的武器，直裁地表出我們的結論。

“所以，國家不是萬劫的古昔就存在着的東西。曾有過無國家的，對於國家及國家權力毫無預感的，社會。

“在與社會分裂於階級必然地相關連的經濟的發展的一定的階段上，因這分裂纔有國家的必要。

“我們現在以急速的步武，走近不但沒有這樣的階級的存在，

必要的，而且階級的存在已做了生產的積極的妨害的，生產的發達階段。如以前不可避免地發生的同樣，階級必歸消滅，同時國家亦不可避免地必歸於消滅的一途。

“從新地，在自由而平等的結合之基礎上去組織生產的社會，必會將國家機關移置於那時候牠所應去的地方：——移置於古代的博物館之中，和那織車(*Spinnrad*)及青銅之斧相並地”。

國家終歸死滅的主張，在認識國家的歷史性的人看來，是一個當然的而且也是必然的結論。但是，最緊要的問題是：如何地去促進國家一般的死滅？換言之，如何地纔能使國家不得不在古代的博物館之中，如何地纔能實現“各人的自由的發展為萬人的自由的發展之條件”呢？

政治權為，在牠的固有的意義上，由我們前述的歷史的事實看來，不外是一階級去壓抑他階級之組織的權力，所以社會發達至一定的階段時，那背負着歷史的使命的普羅列搭利亞特必然地起來變革這個階級對立的社會，建設一種無對立的聯合(*Association*)。到了這個時候，固有的政治權力就不得不失掉牠的存在理由了。因為，普羅列搭利亞特的歷史的使命，是先由革命的行動，將自己昇登於支配階級的地位，在這年國家的革命的過後期間，利用現有的權力，廢除以前的陳腐的生產關係，使一切立脚於此關係上的階級對立，階級一般揚棄，而且同時亦必然地揚棄固有於階級的他自身的支配權力。於是，自由的王國，大同世界纔得實現。

(這篇東西，因受了種種的條件，不能總成一種稍續完備的形體，這是者覺得很對不起讀者的地方！) 12. 2, 1928稿。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

馬 公 越 譯

1. 言 導
2. 蘇俄共和國之經濟的發展
3. 資本主義國家之經濟的安定
4. 帝國主義國家之政治的最新傾向
5. 一九二七年布爾喬亞的國際聯會
6. 反蘇維埃戰線之展開
7. 殖民地之革命的民族運動

1. 導 言

國際政治的最近形勢之主要的特徵，分析起來，可以歸根於二大勢力的對立。其一為社會主義的蘇俄共和國之急激地富強化及其對於各國的普羅列塔利亞特和被壓民族的影響之擴大而深刻化。其

二爲各資本主義國家之政治的經濟的安定。當此二大勢力的對立愈加尖銳化起來的時候，尤以中國革命惹起列強帝國主義底軍事的干涉，形成國際政治的形勢的重大要素之一，所以我們有把這二大勢力及其互相關係作精密的分析的必要。下文準據日本的“國際”月刊第一卷第十一號編譯出來的，合該明言於此。

2. 蘇俄共和國之經濟的發展

(一)

去年十一月初旬，我們有兩個世界的紀念日。其一爲俄羅斯革命十週紀念日，又其一爲世界大戰休戰第九週年紀念日，以上兩個紀念日顯明地告訴我們以兩種事實：一，在慶祝無產階級革命成功的蘇俄共和國內，歷盡多端的內艱外患，不特毅然保存其獨立，并給民衆以自由與和平及麵包的保證；一步一步地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經濟的建設之途上走；二，反之，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犧牲民衆的生活以圖恢復資本主義經濟，爲爭奪新市場孜孜不息地準備着第二次的世界戰爭。然而，還有更重大的事實要我們留意的，帝國主義國家鑑於自己的內部的矛盾愈加激烈起來，對於蘇俄共和國之存在愈威脅迫的不安，因此，平時互相仇視和對敵的帝國主義諸國家不約而同地一齊把炮口向着蘇俄共和國了。

“國際形勢之最近的重要特徵可舉如下：

其一爲帝國主義列強對無產者的蘇俄共和國之關係，又其一爲帝國主義列強對於中國之武力干涉，兩者均極度地緊張起來。

對於蘇俄的反革命的戰爭乃目前最迫切的問題；蘇俄共和國及其資本主義的環境之對立的尖銳化，乃眼前最重要的傾向。

一方面，有普羅列塔利亞的國家蘇俄共和國及植民地和半殖民地解放運動；同時又有產業先進國的革命的無產者運動，他方面，有君臨世界的少數的帝國主義國家，——此兩大陣營而對立就是今日的國際形勢的基本的事實。帝國主義政府極力壓迫工人運動及干涉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解放運動等事情，和對於蘇俄共和國的爭鬥當然有密接的關係。

國際關係底這樣的一般的尖銳化，尤以蘇俄共和國所處的國際地位之複雜化，不可逃避地給蘇俄共和國之經濟以許多的新責任。經濟上獲得充足的餘裕及預備，不特為增加經濟的活動能力所必需，為保持（對於將來的帝國主義國家之侵略）無產者國家蘇俄共和國的防禦力起見，亦是很重大的責任。

（二）

然而，蘇俄共和國的經濟的建設之大體方針決不因此事而發生變動，因為蘇俄國內的經濟的發展之事實證明從來的方針沒有錯誤。目前最重要的事情只有努力去實行既定的方針。關於這一點，看下面的訓令，就可以明白。

“為說明蘇俄共和國所當面的新責任，我們不能不自下記的事情出發。即勉力去實施其積極地增大全國民經濟內之社會主義的要素的黨的方針；（就是，實現工業化；增大工人階級的比重；努力制限富農的榨取的傾向，同時救濟貧農，援助農村的

中間層等，)爲預防布爾喬亞世界內蓋然的衝突——在經濟上及政治上爲完全守護自國的獨立，只有這個責任是一切責任的前提。所以解決國際形勢的變動及其責任一事，決非搖動黨內既定之經濟的建設底一般的計畫。”（關於1927-1928年間的經濟的訓令）

英國對於蘇俄的斷絕國交，蘇俄并不受一般所預想的不良的影響。一九二七年間的經濟政策是照準預定計畫實行的，而蘇俄共和國以“鞏固的勢力及普羅列塔利亞之漸次強堅的經濟及政治上之精力”踏入新經濟的年限來。

（三）

蘇俄共和國正在由資本主義踏入社會主義的過渡期中，其經濟的根本的內容，集中於資本主義的要素與社會主義的要素互相糾紛的一點上。所以，觀察蘇俄國內的經濟的發展及生產力的增大，我們不能不留意這兩種要素之生長以何者爲多。一九二一年的新經濟政策，雖在一定制限以內容許私人企業，但是，蘇俄的經濟的近況大體恢復了戰前的水平線，而且表示着逐漸突破牠的時候，誰能肯定新經濟政策以後資本主義的要素要發達起來一類的迷妄的說明。俄羅斯共產黨內的反對派屢次說“在我國的經濟上資本主義的要素之生長比較社會主義的要素之生長爲速”。究竟係事實麼？否！事實作反製的證明，因爲社會主義的扇形（Sector）漸次擴大起來，愈加令資本主義的扇形縮小去了。

上述“1927-28年關於經濟的訓令之決議”中關於1927年的經濟

的發展，簡約最重要的徵兆如下：

1. 八個月間國營工業的生產有²⁰%乃至²¹%之增加。
2. 投資於國營工業及電化事業上的資本已超過十億盧布以上，而且敷設多涅普羅斯特安及謝米列頓斯克間之鐵路等事業，老早已經着手。
3. 過去九個月間比較前年的同期間，實質上的工錢平均有^{11.6}%的增加，勞働生產亦同時昇高。
4. 工業商品之價格漸次低廉。
5. 全一年間穀米之生產費表示安定，而買價亦下落。
6. 一九二七年特別耕作面積增大了。
7. 因協同組合及國營貿易而獲取市場上支配的地位，并且壓迫私人資本。
8. 比之過去二年間的輸入超過，今年八個月間的輸出超過額實達二百萬盧布。
9. 鐵路運輸預算上雖有重大的缺損，而國家預算率能完備施行。
10. 盧布之購買力增大起來。其他。

決議中再列舉“消極的現象”十項之後，加以說明如下：

“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統制委員會之聯席全員會議，沒有輕視此類病的現象之意義所在，承認本年度一般的經濟的結果，從上列諸項可以推測的，證明牠屬於良好；本年中經濟的活動之全發展大體沒有危機地經過了，這事證明國內之計畫的經濟的指導之顯著的改良。

“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統制委員會承認今年經濟的結果保證勞働階級在物質上及文化上地位的更大的改善。保證勞働者及農民間同盟之成立及在社會主義途上之全國民經濟的發展之可能性。”

(四)

一九二七年九月計畫經濟委員會發表了1927-28經濟年度“統制數字”(Kontroll-zifferung)。統制數字外表雖然是乾燥無味的數字之排列，實在這是(蘇俄的)經濟戰線——其他一切的戰線所依存的戰線——的形勢的報告，同時又為以下各種爭鬥的其次階段的戰略的計畫，——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之經濟的爭鬥；對於資本家的無政府狀態之遺物的爭鬥；為(不限於小特權層)數千萬勞勞大衆之物質的及文化的幸福之向上的爭鬥。發表統制數字一事之自身已是表示蘇俄共和國逐漸克服資本家的無政府狀態及漸次促進社會主義的計畫的經濟。而數字之內容更為此事作證明。

革命第十週年蘇俄共和國的生產狀態如何？這是計畫經濟委員會的報告書的第一個問題。革命以來蘇維埃政府的第一目的是復興工業及農業，使其生產額回復到戰爭前的水平線上。事實上除一二產業部門奏效外，大多數的產業部門表示要突破水平線的形勢。下列一表為重要產業部門上1926—27年度之結果及1927—28年度之估算。(以1913年為基準的百分率)

	1926—27年	1927—28年
煤 炭	105.2	122.3

煤 炭 油	109.7	120.7
錫 鐵	70.5	82.3
金 屬	76.3	85.2
木 棉 工 業	105.4	112.0
外 稅	109.6	132.6
食 鹽	102.0	114.2
耕作面積	95.1	92.6
鐵路之延長	130.3	132.0

一九二八年蘇俄共和國對於國內經濟的已經社會化的部分預定投資的資本為三十三億五千萬盧布。此事證明蘇俄共和國雖受帝國主義諸國之財政的封鎖，依然能夠發揮自己的力量，進行其社會主義的經濟之建設。此項資本之中，十一億六千六百萬盧布投於工業，四億八千三百五十萬盧布投於運輸，二億八千萬盧布投於電化，五億二千一百萬盧布作為建設住宅及自治團體的經費。一九二八年度投資總額比一九二七的超過六億八千萬盧布。

然而最重要的問題是從社會的，階級的觀點，觀察蘇俄共和國經濟向着那一角方向發展去的事情。統計數字根據最近四年間之結果，作以下的回答，——蘇俄共和國內經濟生活之社會化的方面比較私經濟的方面，愈加增進其發展之速度。1924—25年間社會化的部門之生產額為全生產額之 73.6% ，1927—28年間成為 83.6% 。貿易上，社會化的部分在此四年間由 73.6% 升至 84.6% 。

蘇俄共和國經濟之發展傾向，從分析各社會層的收入也可以理解。1926—27年間，農業人口之年收比較前年增加 7.3% ，自由職

業者之收入增加^{5.3%}小工業經營者之收入增加^{1.0%}勞働者の工賃增加^{13.1%}，反之。私人有產者之收入減少^{0.1%}。這傾向在一九二八年也能維持，統制數字の估算約有^{1-2%}工賃之騰貴。若是減低物價の計畫能實現時，可望約有^{11-13%}的。實質工賃之騰貴。

(五)

總而言之，蘇俄共和國之經濟狀態實與反對派底悲觀的“預言”相反，全體向着上昇的方向，向着國有產業之鞏固化的方向，向着克服資本主義實現社會主義的方向。一步一步進展去。但是，我們要注意的，在別方面，同時平行着帝國主義國內經濟的安定及恢復，而且因經濟的恢復，其內部的矛盾愈加劇烈起來的帝國主義國家，為保護自己之存在一齊對着最大威脅的勞働者及農民的國家瞄准砲口來了。所以，蘇俄共和國之急速的社會的發展，從蘇俄自身的國防上起見，也是最要緊的事情。

“國際形勢的尖銳化及資本主義的包圍對於普羅列塔利亞獨裁國家作襲擊的準備，——在這個形勢之下，為實現社會主義建設之大綱及確保國土防衛之能力，要求一切國家機關，經濟機關及勞働組合機關等事業之質的各方面的改良，克服諸機關內官僚主義之萌芽，振刷黨及勤勞大眾的力量，確立勞働紀律，提高在經濟，生產，蘇維埃各機關內對於一切服務（就算是最小的任務）的責任觀念的向上。在社會主義的建設之過程中，勞働階級之廣汎的大眾及農民階級之大多數此二者的自發 活動乃蘇俄國內之經濟的和文化的發達及鞏固防衛力的成功所不

可少的保證。”

這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中央委員會及中央統制委員會聯席全會會議之經濟的訓令決議文之結語。世界普羅列塔利亞特之任務只有擁護以這樣的決心向着社會主義的建設的途上勇往直前的蘇俄共和國。

(未完)

黑格爾都信奉的傳統的觀念在國家裏面看取決定的要素，而在布爾喬亞的社會裏面看那為國家所決定的要素。外觀上這是對的。就像在各個人，他的行為之一切的動力要現為行動，必經過頭腦而成為意志的動機，就像這樣，一切布爾喬亞社會的要求——不問是哪一階級支配着——要取法律的形式而一般應用，必經過國家意志。這是事件的形式方面，是自明的；問題是，不問個人或國家，這個僅是形式的意志有什麼內容，這內容從何而來，而又為什麼被意志的是這個而不是別個，這究到這裏的時候，我們就明白國家意志在近代的歷史上完全為布爾喬亞社會之種種的要求所決定，為這個或那個階級的權力所決定，結局為生產力與交換關係之發展所決定。

——愛爾巴哈論



裁 判

(續)

龔 冰 廬

看護婦正在給他包紮傷口的時候，陳兆老伯醒來了。他的失神的兩眼中，還罩着一層薄薄的雲翳。他一開眼就有一股可怖的逼人的怒火，向着立在他牀頭的醫生迸裂。繼而他用着疑問的注視瀏覽着週遭。

醫生提起了他的左腕來，按他的脈搏，他只是無抵抗地隨着他們做，他漸漸地把眼閉攏了。

當醫生檢起 *Digitalis* 給他打針的時候，他受了針刺的刺激，突然把二手舉將起來，非常猛烈地擊打着牀頭的鐵欄干。——他是想把手舉向天去，喚着他常用的語句：天哪，這算什麼呢？但是他沒有能夠喚出來，因為二臂被阻着，不能直對着天了。他一聲不響地，連氣都沒有噴，靜靜地把手收回了。

針打過，看護婦跟着醫生出去了，在室內留下了沉寂和恐怖及

低微的啜泣和淒涼的呻吟聲。陳兆老伯開始明瞭似的長嘆了一聲，他想試試坐將起來，但是已經沒有氣力了。他失望地把二眼瞪着屋頂出神。

這時他混身覺得疼痛起來，但他並不呻吟，只是不安定地試試想把身體翻轉過來。

他費了不少氣力，和幾次的努力才把身體翻動了一點。這時他感到他的劇痛更烈害了。他緊緊咬着牙，把眼睛緊閉攏來。他的無血色的青臉皮上，顯然刻劃着無限深沉的痛楚。但他決不呻吟，他盡力抑止着，因為他知道，沒有人會對他的呻吟同情。而他更不願使在這病室裏的可憐者更加一層感傷。

一切都靜寂，那時惟一的聲音，就是屋外狂嘯的寒颼振撼着窗棧。

在陳兆老伯再睜開眼睛的時候，他第一瞥就認清了在他旁邊那一張牀上躺着的，就是他自己的兒子。於是他感受到了一番刺激，他的眼睛漸漸睜大開來，睜得非常之大。他常久常久對他的兒子凝視着，他從他的兒子的頭一直視察到腳，再從腳遍視到頭。他在他兒子的身體上，好像有一樁深沉神秘的事件，亟待研究似的。他差不多把自己的痛楚完全忘掉了，只是很有興味地凝視着他的兒子在微微起伏的胸脯。

他的兒子成了一具畸形的怪物。混身用白色的繃帶細綁着。因為缺了左手和右腿的緣故，完全不像是一個人了。

再遠一些的一張牀上，躺着一個被槍彈擦破了頭骨的礦工。他和陳兆老伯是同時受傷於警察之手的。他現在正在昏亂時期，他的

頭用綳帶緊細着，面上的血漬尙未洗淨，遠看去像是一大塊血球。

這樣繼續凝視了好一回，陳兆老伯終于又長嘆了一聲。

夜色籠罩了下來，室內更形死寂且恬靜。幾盞光線不足的電燈，開始閃着他納悶的光芒。

病室的門開了，是廚房裏送晚餐進來。能夠彈動的病人，都聞聲坐將起來，把蓋着的被褥整理了一下。

廚子老照突地顛着他滿身的肥肉進來了，把手掩着他的鼻孔，從一排排的病牀間擠過來。還是陳兆老伯先看見他，招呼着他：

“噲，老照……”

“噯，我聽說你又在這裏了！這是爲什麼呢，槍彈中在那裏？

“哪，哪，腿上！”

“呵，你怎的不躲閃一下呢？”

“躲閃？我也死得了！我看過了多少人的死，看了多少都比我年紀輕的人一個一個死去。老照，我想我也應該死了！但是……但是我祇怕要費了我的兒子的死，而後鬆着我！”

“他們都在評論你呢！”

“說我自己尋死！”

“他們說你真是老流氓。今天死傷了許多無辜者，他們都說是你害他們的呢！老兆，你真是這樣做了嗎？”

“我嗎？在這裏的人人都是些無辜者，難道都是我害他們的嗎？——你看我也流了血呢，這是第二次了！”

“你何必着急呢！我和你是老同鄉，所以特地來找你談談——你千萬不要以爲是我在評論你——他們都說你自討苦吃，他們非但

不和你表同情，反而咀咒你呢！”

“那麼，我的腿，我的兒子，我今次的中彈，都是我做的惡事麼？”

“那不是這樣說，你今天總太激烈了！”

“這都是我，這都為我的激烈，就算這樣吧。但是老照，我的一生中做的一切事爲了什麼呢……我爲了怕自己餓死呢！”

“你總是受了什麼刺激了。老兆，他們都沒有餓死呀！”

“因爲他們都沒有餓死，才便宜了這些吃人的豬。假使我們通通餓死了，這排豬也就沒有得碌削了！”

“老兆，不要這樣罵人，有天哪！”

“天哪！天要我做工，我就做了這一輩子的工。我做工，出汗，流血……天哪，天給了我什麼呢？難道天就給了我這一生的痛苦，可憐和殘廢嗎？”

“老兆，命運呢，我們都是這樣的呀！”

“命運嗎？命運叫誰去相信呢？我要求公平的裁判！不是嗎，老照，世界上已經早就不看見公平了！”

“老兆，命運呢……”廚子好像沒有聽見陳兆老伯的話，只是把命運二字反覆地說着。

“……”陳兆老伯沒有回答，他好像然憶起了什麼似的，二眼向着屋頂凝視。

“但是你今天究竟爲了點什麼呢？”

“我不知道爲了些什麼？我從好幾年起一直到現在，我常久常久不明白，我爲世界做了這些年工，我們的所得呢，就是這些虛

待，而我們還是必得要替這世界做工下去，這究竟是爲了點什麼呢？——但我總這樣想：總有一個奇蹟，總有一個英雄會來可憐我們而救助我們的，但是沒有，我一年一年這樣等待着，一直到現在終於沒有到來。——我到今天才知道，救助我們的就是我們自己呢！”

“但是你終是受了更深的痛苦了！”

“除了這個還有別的方法嗎？”

“我聽見醫生說你的傷口很輕，三四天就會好了。好了他們還要裁判你呢！”

“誰？誰敢來裁判我！”

“當然是總辦！”

“他們？他們還要我怎樣呢？他們要弄到我怎樣才甘心？他們用了我的力，他們飲了我的汗血，他們又奪了我的兒子去！現在甦有這一條老命了，一架骨骼撐着的薄皮也已破了腿了。他們還要我什麼呢？”

“但我想，照你今天的做法，總歸算是犯法的！”

“老照，我不懂。我自己也這樣想，我的確是犯了法了！但是我差在那裏呢？”

“我們再談吧，我還有事！醫生說你今天不能吃什麼？”

“那麼老照，叨你的情，送我一瓶酒喝吧！”

“啊！你不能喝酒！”

“但是我想喝呢。”

“你不能喝！”

老照出去了，他把門仍然緊緊關着。

陳兆老伯又這樣孤獨地靜了下來，他想最好有一斤白乾，一碟醬菜。至於以外的事物，他不想自己提示自己。他實在也有些疲倦了，但是總睡不着，二眼不自主地亂視着週遭。

夜色更密切地籠罩了下來，發盡灰淡的電燈光起了作用。室內濘濘昏沉使人會聯想到荒漠的古墟。病人的呻吟聲，也漸漸微弱地低沉了。看護病人的妻女，都在這時告別了出去，遺下在這裏的，祇是可憐的無告者和廣泛的悲哀。陳兆老伯就這樣持續着下去，常久常久他沒有一聲一動，他的二眼只是向四下裏奔馳。他的惟一的目的，常久沒有忘記那一斤白乾。在這時他也想到應該有一個人來和他談幾句話，使他把痛楚暫時遺忘一下。但是會有什麼人特地走來看他呢？他的妻子已經在十多年前死了，剩給他的祇有他的惟一的慰藉者——他的兒子。而他的兒子正失了知覺，又其是他正是爲了安慰他兒子而來的呢！

現在他覺得有點子口渴了，他用力把身子抬起了一點，使他的視線夠到注視着安置在壁間的那把大茶壺。但是沒有用，他仍然沒有法子去取得飲料。於是他又頹然倒下了，接着是一聲幽長的嘆息！

“唔，朋友誰給我一杯茶？”

因爲他語調的刺激，正在想朦朧入睡的病人，給了他一陣低微的顫動聲以作回答。

怪不得陳兆老伯要火冒了，難道沒有人能夠可憐他，沒有一個站起來給他倒一杯水嗎？所謂憐憫，所謂同情，所謂鄰人之愛躲藏

到那裏去了？他的火氣直衝上來，他的口內加緊地乾燥起來。他過分地憤激着，他不顧一切地死力抵拒着牀沿，把身體支撐着坐了起來。他的二眼中不絕地迸裂着真摯的怒火，雖則他的身體正在劇烈地顫動，他却竭力想鎮住這個弱點。他好像要起來把全世界一齊毀滅似的，他提起了他病態的——或則索性說是懦怯的勇氣，把目光劃覽着每張病榻。照他的自信看來，好像他的勇氣，却是夠把全世界毀滅似的。

這時真是寂靜得非常，陳兆老伯把他的週遭細細察看了一下，他所發見的祇是些和他一樣地可憐的病人。他的憤火沒有目標去噴瀉，但這裏沒有他的仇敵。

但當他起坐時，把牀振動得太厲害的緣故，却把睡在他背後牀上的一個病人驚起了。雖則他還沒有睡着，但因疲憊和寂寞起見，他把被褥沒頭遮蓋着，試試去熟睡了。他是被礦底下的炸彈炸傷了臀部，他在四五天之內就可出院了。他的年紀還很輕，大概在二十七八歲左右的青年，在礦裏服務不過一年多些。在這裏的病人中，算他最歡喜活動了。他的說話也最多，所以常常受病人的討厭被醫生責罵。在白天陳兆老伯初抬進醫院時，他就聽見人們講起關於陳兆老伯的歷史，和陳兆老伯今天的行爲。所以他對於陳兆老伯起了一種好奇心。在他的心目中，陳兆老伯似乎是一位喜歡暴動的英雄。這時他突然看見了陳兆老伯坐了起來，他也就興奮了起來。他把自己蓋着的被褥向腳下一扔，順勢半坐了上來，搭訕着和陳兆老伯講起話來。

“啊，陳兆老伯……”

“小兄弟，請你倒一杯茶給我！”

沒有來得及答應，他興奮地用手把被褥一直推到腳下，並且立刻站了起來。他是一個瘦削的高身材的人。但因為困苦和憂鬱的緣故，使他也帶有礦工們普遍的飢饉的枯黃的臉色。散亂的長髮，蓬鬆地披在他狹小的後腦上，他的左臂至今還用繃帶絡着懸在胸前。他抬起了腿，祇用三步，走到壁間，很艱難地從壺內倒了一杯白水來，拿到陳兆老伯的手中。然後他退回去，坐在他自己的牀上，靜靜地看着陳兆老伯貪食地飲水。

“他們說你壓傷過腿吧？”他怯怯地搭訕上去和陳兆老伯談話。

“因為壓壞了腿，所以他們不要我做工了呢！”

“我却炸壞了手，我不多幾天就要出院了，但是我還得去做工，我真怕呢！”

“噲，兄弟？再倒一杯水給我。”

“我怕呢，我不知爲了什麼，我總是怕？我一想到我要出院了，又得下地獄去了，我就怕起來，我就要流淚了。我非常難過！”他一盤談講着，一盤伸手接了茶杯，又走去倒了一杯水來。

“不怕的事情輪不着我們做！小兄弟，你打算怎樣呢？”

“打算？”陳兆老伯的突然的盤問，使他驚奇地張大了二眼，釘着前面。

“假使你不做礦工的話，那麼你將怎樣呢？”

“怎樣嗎？我不知道，我想我終會要死在礦裏的，不死在礦裏就餓死在路上？”

“那麼你怕什麼呢？你已經完全曉得了！”

“完全曉得了？曉得什麼呢！我什麼也不知道，難道我就這樣結果嗎？我怕呢！”

“那麼你究竟怕什麼呢？”

他從陳兆老伯手裏，把茶杯接下，走過一步把來放在桌上。

“我不知道怕些什麼！”

“不知道？”

“什麼也不知道。我不知道究竟爲什麼要做工，爲什麼要吃飯？好比說我今次被炸彈炸傷了，我想……我想我爲什麼不炸死呢，爲什麼現在又復原了？難道我必得做工，必得再接受些痛苦嗎？……我必得做工，必得挨餓，必得流血嗎？……我怕！”

“……………”

“你爲什麼不回答我呢？你比我年紀大，而且你也經歷過！”

“我嗎？這些個誰能知道呢，我想這決不是天意。”

“我也這樣想，但是有誰敢這樣說呢？”

陳兆老伯覺得有些頭暈了，用臂膀支着牀沿，輕輕地輪將下去。那年輕人幫着他把枕頭整理了一下，仍然默默地靜坐在他自己的牀沿上，二眼直瞪着陳兆老伯。

陳兆老伯躺了下來，向他譏諷似的說道：“噲，那麼你不要想些別樣嗎？好比你可以想着發了財，或則你做了官，或則你就做了總辦吧……再不然……你就想做個無論什麼，總要比現在這樣好得多的。譬如你若做了一位老爺，那麼……”

那可憐的青年突然被打破了沉思，二眼不安定起來。他聽了一回，覺得陳兆老伯是在和他開玩笑了。但是他再看陳兆老伯的臉

色，却又不像是開玩笑的。他的臉色還是那麼忠厚，那麼莊嚴。還要看了他臉上多量的皺紋，就相信他是決不會開玩笑的。

“我能想些什麼呢？——我不信我會比現在更好些了！”

“那麼你一定做過夢吧，好像你夢裏做的一樣。兄弟呵，你還年輕，你一定有過很好的夢，你一定還能很自在地去想着。但是我，我祇有這麼一付骨骼也已不完全了！我在年輕的時候，也曾像你這樣經歷過來。我那時真會做夢，我什麼夢都做過。我還做過皇帝！不過現在已經老了，老了，不中用了！”

“陳兆老伯，你和我開玩笑了呢！”

陳兆老伯沒有注意到他的話，接着又加緊說道：“夢是一定要有的。”

“但是，陳兆老伯，你的夢呢？——我想還是不要做他來得好些！”

“不，夢是一定要有的！”

青年對於這個談話沒有生出興味來。於是他截斷了陳兆老伯的談話，把問題轉向別的方面去了！

“今天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他們說我是老流氓！”

“我想你一定是好人！——但是你究竟想做些什麼事呢？”

陳兆老伯對於這個問題生出了興味，他重新興奮起來。

“我們能做些什麼事呢？難道我們能做官，能做總辦，能做老爺嗎？我不過想公正地做個痛快吧了！但是我想公正是一定會有的，不過什麼事都做差了！”

“公正？”

“噲，兄弟！我們做工，出汗，流血……我們以後還必得做工，出汗，流血……而他們這些惡鬼把公正統統吃去了！”

“陳兆老伯，你罵人了呢！這算什麼話呢，所以他們要說你犯法了！”

“我犯了什麼法呢，法是惡鬼們定出來的。他們因為要殺人，要吃血，所以這樣做的。假使我能夠定法律的話，就老實不客氣只要一句話‘不做工的沒得吃’，其餘一概都不要的。”

“假使他們還要審判你，那你將怎樣呢？”

“還不是一樣嗎？他們不過要我的命，要我的力，要我的血吧了！我的力已給他們用竭了，血已流盡了，僅僅就是這一條老命了！”陳兆老伯突又提高了嗓音，接下去道：“他們審判我你道是為公正嗎？他們要這樣做下去，是為他們自己呀！”

“我想你總歸要吃苦頭的！”

“……………”

一切都靜寂了，陳兆老伯也不願再談了，那青年祇好重新蓋起被褥，睡將下去。他還自喃喃地反覆着道：

“我想你終歸要吃苦頭的！”

“你真什麼也不知道！”陳兆老伯的語調非常尖刻“你連自己的死活都不知道。你也不會做夢！你——你算什麼呢？你真可憐，你什麼都不知道！”

他倆都靜默下去了。他倆不知道是誰先睡着，或是誰都沒有睡着。但是那青年却是長久長久二眼瞪視着房頂，在反覆地想着陳兆

老伯犯法的話頭。

半夜裏陳兆老伯醒了一回，同室的病人都還死一般地靜默，祇有輕微地翻身的悉索聲，和淒涼的呻吟；在這一種空氣內，使人會感到苦悶的芒鋒的戟刺要起絕望的恐怖。那沉悶的空間，佈滿了混沌的幻滅的靈感。好像有一樁不可預知的災禍即刻就將降臨，這個不祥的禍患，充滿着不可倖免的預兆，在這暗澹的電燈光下遊移。

窗外的工場中，順風吹來了一陣微弱沉悶的機器的隆隆聲，使人覺得人是太柔弱且懦弱了，而對於這不可倖免的災禍更深切地承認，更增進了懼怯。

一切一切都很調和地沉入了這樣的一種悲傷絕望的環境中。一切一切的微弱幻滅的聲音，深深地打入了陳兆老伯的心坎而促成了他的一聲沉重的嘆息。他開始想到了他失去了的幾隻密竹飯籃，他的僅有的財產！

“我再從那裏去找飯吃呢？”他在心靈中起了這一個疑問，但他沒有說出口。

“噫，我怎的又來這裏來了呢；這難道就是命運麼？”回答他這些思想的祇有隱約的悲傷的機器聲。他的二眼直對着前面黝黑的玻璃，他覺得一切都在同樣的命運中。這時他再也忍不住了，他的眼淚開始從眼眶中滲將出來。

陳兆老伯這時完全和白天兩樣了！他現在變成了虛怯，退縮，柔弱；他完全是一個無用的病衰的老朽了，他對於什麼都沒有用了，他對於一切都帶着一付憂懼的態度而默然了。在這個時候，他好似一隻柔順的羔羊了！

白天的一切行動，一切使人興奮的議論，他在這時全部遺忘了；好像白天的時候，他曾經發過一回瘋，連他自己也承認，他的確是發過了一回瘋。

他的二眼中，不住地滲着淚水，使他的視線模糊，電燈的光芒，分成無限條金色的細絲，混亂着他的視覺。但他不敢側過身去避開電光，因為在他的身旁，睡着他的兒子。他終於不忍再瞥視他兒子一眼，他的兒子的苦痛，將會使他不能忍耐。

二十年以前，他還不是一個絕望的無用的人。他和一切人一樣；有很多的夢想和驕傲的脾氣。他的週身充溢着青年的血氣，他的二眼中常常泛溢着真摯的歡喜的熱情。他曾唱許多動人的鄉間的雜曲。那時他是抱着一種怎樣的希望呀！——他雖沒有想到他能夠怎樣舒服，就是說他沒有起過怎樣的奢望！但他長久長久能保持着一種年輕的自信的盛氣。這一種自信心，他一直很珍貴地保存着，直到他的老婆死後。在當時，他每每在談話中不知不覺吐露出他的雄心來。每逢有人刻薄了他時，他就自信地嘆道：“你看着吧，總有這一天的，雞窩裏會出鳳凰呢！”而且他對他的老婆也常常這樣說：“你不要太把我看低了，薛仁貴不是住過破窯嗎？”直到他為生活所壓迫，不得不把他的兒子送入礦底下去做工的時候，他也沒有失了他的信仰。

陳兆老伯在這樣的無告的苦悶中，引起了身世悲哀。他憶起了他的可憐的老婆，她永久穿着襤褸的衣服，忍着飢餓，蒼黃而無血色的憔悴的面容，眼中閃爍着飢饉的餓火，不斷地帶着病肺的咳嗆和潛伏着一種由飢饉釀成的熱病。

“我真是一個怎樣無能的該咒罵的廢物呀！”他這樣地思想起來，這時他充滿着慚愧和羞怯。他當自己是一個不可赦免的罪犯，於是他的懺悔和畏罪之淚從眼眶中狂湧了出來，一直滾下去，延流到他皺縮了的口唇內。但是這一種羞愧，這一種污點，決不是他的眼淚所可洗濯的；他的淚祇可增進他的煩悶和懼怯。

多少過去的事物，都提進了他的腦海。這些回憶使他苦悶，使他難堪，使他慚愧；雖則他竭力掙扎着，想把這些生活上的污點不要重提起來，重新苦悶他的待死的柔心。但他沒有能力抑止這種感情的爆發，他完全失却了反抗的力量，好像有一種勢力在支配着，必得要使他痛苦餘生中還得受一番良心上的審問。

當他的腿壓斷的時候，他的老婆正病困在熱病中。他的老婆在家裏飢饉，挨凍。一天一天呻吟在貧病中。而他却呻吟在苦痛裏，病院中！

三年以前，他曾經在這裏這樣地躺着過，三年以後的現在，還是這樣躺在這裏，一點也沒有變化，一點也沒有改善。這世界也是這樣，三年以前，三十年以前的世界和現在的世界分別了點什麼？礦工還是這樣受苦，挨餓，流血，出汗，而且現在以後還必得受苦，挨餓，流血，出汗。誰不曾有過夢想，希望，但是夢想終於成了夢想，剩給他們的還不是通通一樣嗎？

直到他的兒子走來報告他的老婆死了的時候，他還是這樣躺着在這裏不能動彈。雖則他在那時也曾發洩過一次憤火，但是他的憤激值得什麼呢！給與他的不也是通通一樣嗎？

他一直這樣回憶下去，苦痛不絕地刺激着他。他的悲涼的身

世，有誰能給與他一點同情，他的希望何曾實現了絲毫！他曾經對於他青春期的兒子，也曾建設過無限大的希望。他曾經這樣自信過：“我決不信我的兒子會和我一樣的！”但是他的兒子現在正躺在他的身旁，也和他一樣成了廢人了。命運所給予他兒子的和他分別了點什麼呢？他們的勞力所得的報酬又是些什麼呢？

病廢了！他病廢了，他的兒子也病廢了！他回憶到他當時把腿醫治好時，他跛了一隻腿長久無所歸依。他恨他為何沒有死，他悲憫他自己的身世。難道說天給與他的責罰應如是深重嗎？——這些使他的心靈苦痛的回憶，生命上的創痕，非常真確地在他眼前重現起來。當三年以前，他把腿醫好了，走到事務裏請求再給他一點輕便的工作的時候，那些辦事人對他的難看的面容。這一番所受的侮辱，使他深深地記着，將一直帶進墳墓去。

當時他曾這樣說：“我還是做工吧，我的力量還沒有完，雖則跛了一隻腿！好比說管理牌子，守門，或是駕御驢馬。先生們，我總得要有飯吃才好！”

先生們的答話使他出乎意料。大概他們也在恨他沒有死吧。“哼！要你怎麼用呢？你這老廢！”

你有怎麼用呢，老廢，老廢！他們把我使用得老了，把我弄成殘廢了，於是對於他們是無用了，就不遲疑地把我丟棄了！但是我却必得去挨餓，受苦……我的氣力所給與這世界的功勞呢？

從此以後，陳兆老伯是一個無業的遊民了。他也沒有職業可做，殘廢了，還能做些什麼呢：他拿了公司中些微的津貼費，而每日沉醉在劣等的高粱酒中。

因為這樣，他被人咒罵，爲人們所不齒。有一次他走到事務所裏領取津貼的時候，他們用了一付嚴整的教訓的口吻向他道：

“你應該要曉得這個錢不是給你喝酒的，你要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津貼像你這樣的流氓呢！你得要有一點羞恥心，你簡直太壞了！”有時說得更使他難堪些：“你這老流氓，你拿了這個錢去喝酒，胡調，你要想想，你若把這些錢用完了，當不了要去偷盜，搶劫——你真是一個不可收拾的老痞。給你錢反倒是害了你了！”

但是有什麼法子想呢，他有什麼話好回答呢？祇有忍耐着，忍耐着，雖則他的心坎裏很預備回答他們幾句話：“哼，我比你們知道得還多些，你們配教訓我嗎？我雖像你們所說的一樣喝酒，流浪，但這是你們迫我去做的呀。他們把我使用得殘廢了，於是把我丟了！我還能怎樣呢？你們那知道什麼，酒有酒的作用。酒可以使我昏沉，陶醉。假使我不喝酒的時候，我將整天想着你們是在怎樣待我，你們把我當馬，當豬……這樣我一定要發瘋了，發起瘋來時，把你們通通打個精光，和你們結算一個總賬。賊！你們才是賊，你們才偷盜，搶劫。你們的錢不都是我們工人的汗血嗎？你們才慚愧呢，我來教訓你們一下！”他僅僅這樣想着吧了，却始終沒有說出口。

這些回憶通通擺在他的面前，假使把這些事實一齊結算一下的時候，他的得失是何等的不公平呢？他的所有的希望全已失望了，他自己是殘廢了，而且被丟下了。他整個的人被這世界所遺棄了，這個世界，他曾替她做了三十年的苦工，盡了三十年他所有的體力。那些親手創造那世界的勞動者，却被遺棄了。而享受這勞動者

的汗水所創造的世界者却並不是勞動者，而是壓迫勞動者，剝削勞動者的另一種人。這些被遺棄的勞動者呢，他們挨在冷風裏飢饉中呻吟嘆息，在作最後的掙扎。並且大多數的被遺棄者，已經無聲地默默地躺在地下了。

陳兆老伯就這樣默默地茫然地把他的身世回想了一遍，這些回憶除給與他憤激，苦痛，侮辱，羞憤外，沒有半點安慰。

他這時非常疲倦，但是怎麼樣也不能入睡，偶然回過頭來，看見他的兒子的無血色的臉面，被微黃的電光映着更形慘澹。他的兒子還在昏沉中，不過稍有低微的呼吸，使他的胸膛低低地起伏。在陳兆老伯那邊的那位青年礦工，却已睡得正濃。

第二天清晨，太陽光冒上地平線之前。陳兆老伯從朦朧中驚覺了。他張開了他皺縮枯澀的眼皮，向四面瞧着。他好像一隻膽怯的山兔，想瞞着人們，探求一樁出奇的事物——在這時，一切病人都還和昨夜一樣，有的睡得正濃，有的已坐在病牀上，呆想着。室內充滿了濁污的炭酸臭味，和幾縷久結不散的淡芭菰的烟絲。玻璃上積着厚厚的水汽，似淚珠似的正一條條延掛下來。幾聲火車上的汽笛聲，衝破了死一般的沉寂：在這裏的人們，好像受了同一的暗示，都是這樣暗澹地單調地不出一點聲息。他們都靜待着，好像等至上之神來給他們最後的裁判。

陳兆老伯也掙扎着坐了起來，他的氣力似乎比昨夜增加了些。他起坐的時候，把彈簧的牀墊震動得索索地響，引動了同室的人們的注目，他們都把眼光向他瞥了下，又轉向別處了。

一切一切都還依舊，機器的響動聲，仍是這樣遙遠地微弱地在奔騰。

突然病室的門靜靜地推開了，室內沉濁而濃重的空氣全部動盪了一下，各人的眼光，又不自主地換過方向注視過去。

走進來的是一位婦人，帶着一付羞懦的怯弱的神情，回身把門重新關住了，靜靜地走將進來。她的蒼白的顏面上，散佈着幾點稀疏的病肺的紅斑，眼眶深深地凹了下去，圍着二眼，一團明顯的青紫。她的枯黃的頭髮，包裹在一條粗藍布手巾裏，在耳旁露出了蓬亂的一束。纏小了的腳，支着瘦長的身體，使她走路非常不便。在她的腋下，挾着一個粗黑的手巾包。她看起來，有一些斜視，在凝視的時候，往往把頭輕輕地壓到左肩上。

她進來了之後，很躊躇地怯怯地窺視着。她的狹長的頭一直倚到肩上，右眼的黑珠，一直泛向上眼皮的深處。

“噫，陳兆老伯！”她和陳兆老伯住得相近，所以他們非常熟識。她說了之後顯然是非常吃驚，半晌才接下去說：“他們說你死了呀！”

“謝謝你！大概苦痛尚未受夠了吧，冥王還不要我呢！阿榮續，你的丈夫在這裏呢！”陳兆老伯的答話是顫抖的微弱的，並且二眼中滴下了淚珠。

她順着陳兆老伯手指的地方走去，她的丈夫就睡在陳兆老伯不遠，和陳兆老伯同時被槍彈擦碎了頭骨的那礦工。

他已長久不聲不動地昏迷着——阿榮嫂帶着一付不熟練的姿勢，在她丈夫的牀沿上坐下，側過身去把他的頭整理了一下，她又

向她丈夫輕輕地叫喚起來。長久長久她的丈夫沒有答應，只是微弱地，幾乎聽不出地唔唔着。

“不要喚他呀，阿榮嫂！”陳兆老伯用一村內行的口氣阻止她。

她回過她格外淒愴的面容看着陳兆老伯道：“外面罷工了呢！”

“怎麼，罷工啦！”

多少人都把眼光集中到阿榮嫂的臉上去，都顯示着被突然的劇激所激發的神態。

“事情非常重大了呢，我們都一夜沒有睡覺了！”

“噲 阿榮嫂，你把事情詳細地告訴我們聽聽！”一個中年的礦工高聲地說。

“罷工了！還有什麼呢？——他們昨天夜裏通通在西山腳下講定當的。誰去做工就把誰打死！”

“怎樣的呢？”

“你們不要儘問我是怎樣的，怎樣的！我們女人那裏曉得底細呢？——今天有許多人在四處路口守着了，他們要是看見誰來做工，就把誰細綁起來。”

這個消息一散佈出來，凡是有知覺的病人都知道了。這個消息給與了人們沉思和疑懼。但是陳兆老伯却始終沒有說一句話，發一點議論。他把頭一直垂到胸前。那睡在陳兆老伯旁邊的壞臂的青年，對於這個問題最感興趣。

“爲什麼要罷工的呢？你知道吧！”陳兆老伯開始仰起頭來問：

“誰知道呢？他們你一句我一句地說了半天，就把罷工決定了，他們好像很能幹的樣子。但是罷工，我聽見了罷工就要顛抖。

上年不是也罷過一回工嗎？結果開除了三百多人，餓死了許多婦人小孩。”

“就這樣罷工的嗎？”塌臂的青年問：

“當然就這樣罷工了！”

“我說”阿榮嫂怯怯地向着陳兆老伯說：“事情都是你弄僵的呢！”

“我？”陳兆老伯顫抖了，面色突然發青。“但是我沒有說過一句話呢，他們都這樣說嗎？”

“不是，他們沒有說什麼——楊才郎說看見你死了，還看見阿榮打傷了額頭抬進了醫院，所以我今天跑來了——他們都說你太受苦了，他們都在為你悲傷呢！不過我想你總太激烈了。”

“阿榮嫂，這難道都是我的過錯嗎？他們殺了人家的丈夫，人家的兒子！”陳兆老伯顯然是像受屈者的伸冤的叫喚。

“陳兆老伯，我想罷工總沒有什麼好處，我們都得餓死呢！”

“餓死吧，餓死也是天命。我們本來何曾吃飽來？”說這話的是一個中年的礦工。

“那麼你真贊成罷工的了！”那塌臂的青年突然帶着一付辯論家的口吻闢起口來。這時他非常高興。

“怎麼我是贊成罷工的呢，你說？”

“我怕做工，但是我也怕罷工！”塌臂青年受挫似的低聲說：“好比說，罷了工總沒有什麼好處的，他們也不會因我們罷了工就會餓死！”

“誰釀成了這樣的錯誤呢？誰都沒有教他們罷工，誰都不贊成

罷工，誰都怕罷工，但又誰都怕做工！這是什麼呢，天哪！”陳兆老伯打破了沉思，突然叫了出來。

在多少人都沉思時，陳兆老伯的兒子輕微地把身子震顫了一下。

陳兆老伯突然敏覺地機警地翻過身去，輕聲喚道：“狗兒，狗兒！”

這時室內的電燈熄滅了，早晨的陽光開始從薄暗的玻璃窗內透了進來。室內頓時暗澹了些，各人的面貌模糊了，一切的人，好像是浮動在濃霧之中。

“噲，狗兒，你的父親在這裏呀！”

那壞臂的青年，聽見了陳兆老伯在喚他的兒子，他又感到了興奮，站將起來，走過去給他把被褥整理了一下。

陳兆老伯的兒子被過分的痛苦和麻醉劑的催眠：長久地昏睡着，身體軟弱得一點氣力也沒有，他不過在被褥裏輕微地震動了一下。

太陽漸漸明亮起來了，室內漸漸回復了原有的光明。雖則是光明了一點，但是這一種光明中總帶有點幽墜的色彩，澀滯的調子。

在這樣的沉默中不久，給一陣隱約的幽長的呼號聲打破了。室內的人們，都把注意力轉換到這一種呼號聲上去。

聲音近來了，漸漸地分明了些。這不是一二個人的叫嘯，却是成千萬人的吶喊。一種騷擾的混亂的狀態，一聽了這聲音，就可以理會到這實際的狀況了。

壞臂的青年突然跳了起來，跨着活潑的步驟走了出去。接着有

幾個能夠走動的病人都跟了出去。

正當這個時候，陳兆老伯的兒子又翻動了一下，口裏響着低弱的唔唔聲。

陳兆老伯帶着一種不可遏止的感情側過身去，他對於這樣的經驗實在是太多了，他深切地知道他的兒子的病態入於一種不可救治的地步了！他對於他的兒子的痛苦深受了感應，却又無緣故地激起了他的勇氣，使他從牀上一直翻滾到地板上，但他沒有能力站住，他竟伏倒在地上。

其餘的病人能夠走動的都出去了，留下的祇是不能動彈的可憐者。當他們看着陳兆老伯翻滾到地上的時候，他們祇給了他一點同情的吶喊。他的兒子的顏面映在陽光裏顯着焦灼的發熱的深紅，一對微睜的眼珠，染着深深的鮮赤，面上起了斑紋。這完全是病入了垂危的現象。他的表情是蘊着沉鬱的苦痛，不屈的意志，好像要和一切齋鬥似的。

走過來的祇有阿榮嫂一人，手足無措地懼怯地振顫着。她雖想竭盡氣力把陳兆老伯扶起，但她沒有這個氣力。

陳兆老伯半坐在地上，他的二手伏在地板上。他奮起了僅有的氣力，拼命向着他兒子的那方面爬將過去，他的手指使勁抓着粗糙的地板。

外面的喚聲愈加迫近了，差不多已近到了病室的窗下。

陳兆老伯的兒子，在他的喉管內緩徐地抽噎着短促的氣息，在這氣息中，夾着多量的痰塞的呼呼聲，二隻眼睛緊閉着，已經看不見有黑睛了。

“狗兒！”陳兆老伯昂起頭叫喊着：“你不要把我獨自拋棄在世界上，我的力盡了，我的淚乾了，我的血涸了，我現在祇有你了！你給了我希望，你給與我夢想。你等候我死後再死吧，聽我呀，狗兒！……”

剛才走出去的病人，有的奔進來，他們沒有注意到陳兆老伯的動作。

“噲，事情變大了！這完全是暴動，他們都向着事務所去了，他們要和這些老爺們公公正正結個總賬呢！……”

“聽我說，狗兒。”陳兆老伯幽靈般的聲音又繼續響動起來。你聽我說，我們是做了一個怎樣的惡夢呀；你等着我一塊兒死吧，本來我們的惡夢要醒醒了。你聽見嗎，外面喧鬧着的是怎樣的一種聲音呀？現在一切都反常了，我們的惡夢該是完結的時候了。狗兒，你來聽了一聲賞心的歡聲而死吧，你不要這樣糊里糊塗地死去，狗兒，假使你就這樣死了，不是太不值得嗎？你生在惡夢中，而你又死在惡夢裏。這樣，你所得的痛苦未免太多了呀！……”

他們走將過來，把陳兆老伯扶起。他的身子是劇烈地顫抖着，他不自主地從人們的臂膀中滑脫下來，身子撲在他兒子的牀上。

他的兒子已經氣絕了。

“死了，不想我還得要看了我兒子的死才輪到我！啊……。天所給我們的痛苦未免太深了，……我們所得的責罰未免太重了！……但是我們究竟犯了什麼罪呢？……”陳兆老伯死力擁着他兒子的屍身，高聲地叫喚，好像要說給全世界聽似的：“你這樣死了，你又這樣死了！你被他們推到地獄裏給石頭壓死了。你的一生

中沒有過半點愉樂，你却受過過分的痛苦，你度着非人的生活。你一生流着汗，淌着血，挨着餓，而你又在痛苦中，流血中，挨餓中死去了，你在臨終的時候也沒有得着半點安慰。狗兒，你究竟犯了怎樣深重的罪過呢？你的汗，你的血，你的氣力一點也沒有報酬，難道你爲了來受這一番殘酷的極刑而生的嗎？天哪，我們的希望呢，我們的愉樂呢，我們的愛呢……你一樣也沒有付給我們啊！”

窗外的人聲加緊起來，一種雜踏的不安定的騷擾圍住了週遭。

“啊，他們在這裏了！”壞臂青年跳進來報告消息。“他們探聽得總辦躲在這醫院裏，他們已把這醫院圍着了。事情變化得這樣不可收拾了呀！”

接着進來的是廚子老照和幾個醫院中的用人。老照帶着不注意的樣子，走向陳兆老伯這裏來。

“老兆，這真是一個非常的暴動。現在却又罷工了，事情變動得這樣快，而且是這樣混亂。但他們都說是你指使的呢！總辦派人來要把你抬上去審判你呢！”

但是陳兆老伯的身子已經僵直了。他的二臂還緊攬着他的兒子的屍身，他的二眼直對着他的兒子無黑珠的眼睛，他的鼻息中祇微啟地呼吸着。但他沒有聽見什麼，也沒有看見什麼。……

支那人自殺了

(戲曲七場)

馮乃超

這一幕發生在一九二七年盛夏的八月中，地方是日本某都會。

第一幕

第一場 貧民窟

舞臺在日本的貧民窟中一所‘長屋’(Nagaya)式的房屋內。建築物當然是很粗陋的構造，萬事表現着沒有秩序的紊亂和羣居的雜沓。(事實上這裏是泊宿的地方，也是集會所，也是食堂，而且又是組合的事務所，——這是當地的中國留學生爲受壓迫的勞働的

移民的利益起見，給他們組織起來的團體。)舞臺之右側爲門口，外通街路。中央爲狹窄的空地，置木棧與木凳各數張，剩下直通裏面的空間。裏側爲板牆所遮斷，空一部分以便通行。左側爲鋪席的房子，離地面約一尺，占舞臺大部分，紙門均除去。左側壁上掛黑板，其前置小檯及椅各一。

第一場登場人物：

青年

無職者

工人一

工人二

工人三

工人四

行商

大學生

甲

乙

丙

丁

其他多數

幕開。黃昏時刻，外間還未黑暗。屋內的無秩序

的溷雜布置，充滿着熱氣薰蒸的怠倦的空氣。門外人聲喧雜，好像涼晚的清風蘇醒了他們的喜悅。他們的談笑雖然不可聽別，只有鄉間的小謠及時調甜膩地惹起思家的鄉愁。青年慇懃地收拾蓆上的東西，工人一，二坐在木棧上對談着，初到的無職者坐在蓆上的一隅，無聊地執着日本語入門一類的書籍看着。工人三自外面進來。至幕下時，外間的光線次第昏暗。

工人一：今天熱得活要命，昏昏睡去，醒來出了一身的大汗。衣裳都濕了，跌進了尿坑一樣。

工人二：今天總有一百度，聽說上海熱死了數十人。人生真是脆弱的，太熱也要死，太冷也要死。

工人三：脆弱的只是我們窮人，熱氣侵不到有錢人家去呢。

工人二：對了，冰柱啦，電風扇啦，他們家裏是水晶宮。

工人一：不打緊，他們還要到山間，海邊去避暑。男男女女快樂無窮的樣子。

工人三：他們的閒暇是我們做出來的，我們一天的工作除了維持自己的生活以外，還要給他們多做幾個鐘頭。不是這樣，他們斷沒有這麼多的閒暇。

工人一：只要有財產我們也可以避暑去。

工人三：只要有財產，這就是問題了。除了夢想之外，我們絕對不會發大財的。我們的財產只有滾沸在這裏面的血；做起這個身體來的筋肉。這個肉體有一天的健康，我們還有一天的生活。

工人四：（在會話的中途進來）所以，我們的手腳還可以活動的時候，何必申申去訴苦。我自己以為我是樂天家，別人說我是遊蕩，但是我只是有一天生活一天，只是這樣。不過你要想，我們若不去享樂，誰能再忍耐這樣牛馬一般的生活。

工人一：我以為忍耐一點好，小不忍則亂大謀，孔夫子沒有欺過人。

工人四：你忍你的吧。我有我的生活，嫖賭煙酒，女人啊，酒啊，呼嚕嚕喝，但是我不去吸鴉片。

工人二：所以你的脾胃壞了，你的身體住着梅毒的病菌，你的精神充滿了投機的貪慾。

工人四：對了，把我的胃囊浸在酒缸，我的肉體讓給寄生蟲作公會堂，我的精神作交易所的洋行。不錯，這是我的生活。

工人三：好一位大詩人。但是，你要曉得你在自殺自己。

工人四：管牠幹麼？若果我死在外邊的路上，不要收拾我的骸骨，我不喜歡人家的忠告，也不要別人的同情。世間正事情只合得我去冷笑。

工人三：但是，我們不能任你的屍首腐爛在路上。……

工人二：因為有碍公共衛生。

工人四：住在豬欄一樣的屋裏還去講公共衛生？教乞兒去食人參保養吧。你們說的話不近人情。

工人三：不近人情的是你的話。若果這裏是豬欄，我們要使牠成爲人間的住居。

工人四：山上許多洋樓，何不爽直地占據起來，却像烏龜一樣

爬行在泥土裏？

工人一：一人有一人的本分，不可奢望的。

工人三：不是，若果我們無產階級都覺醒起來，高樓大廈也是我們的。

工人四：不怕折福麼？萬一踏錯腳，就要到那邊別的天地去，那邊也算是高牆大廈，衣食位是官府的供養。

工人二：討厭的東西，誰也不喜歡和你講話。

工人三：你心目中只有你自己一個人的存在。你心目中沒有可以信賴的東西。

工人四：（唱）家家要敬神（呀），惟有寧波人頂相信，讓我那格唱一只。……但是我不是寧波人。

工人一：不要睬他。

工人四：（搖搖擺擺地踱來踱去。）老老沒少少來坐定，鐵鑊那格嘍嘍沒，吃得好開心，吃醉來睡覺（呀）。

工人三：不可救濟的腐敗分子。

工人二：他家裏的歷史我很詳細，我和他是隣村。

工人一：斷不是薰芳的，他的底蘊。

工人二：薰芳不薰芳我不能決定，世間的風評很靠不住的。他的祖父，（他出喪的時候我還是小孩子，）村中誰人不景仰他，贊美他，但是，照我的父親說，他是黑心狼。爲什麼呢，因爲他是極貪婪的好官，不特是謀財納賄，而且強占人家的妾侍也幹過的。

工人四：勿醉來推莊，牌九牌倒出頭付天九皇，統莊沒吃得好風光，三付那推過得沒，本錢統賠光，心裏真懊惱（呀）。

工人三：這有什麼希奇，官吏都是這一種人。他們叫做榨取階級。

工人二：但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呢，我這一雙肉眼看着輪迴報應的事實。

工人三：輪迴報應？放屁！

工人二：不信由你，世間總有這一回事。那麼，老頭子死了之後，就發生了一樁大大的分家的官司，打勝的沒有話說，打敗的，你們看，他就是背負家門的積惡。

工人一：對了，積善之家必有余福，積惡之家必有余殃。

工人三：放屁，什麼是積善，什麼是幸福，你們的腦袋簡直浸在紹興老酒的甕內。

工人二：他的父親是打敗了的一個，雖則說打敗了，他的世界依然給我們貧窮人羨望的。元來是無所事事的花花公子，官司打敗了，專心遊蕩起來，早早去世了。怎樣畢命呢，異說紛紜，不知那個真，那個假。總之他死了，第三世是這一位先生。

工人一：再沒有半點新鮮味，如果看報紙，天天總有這樣的新聞。

工人二：這就是輪迴報應了。的確世間很多這些事，這也可以作警世談。

工人三：這些事在我們貧窮人裏面不會有的。我們是健康的，他們是墮落的。

工人四：……本錢統賠光，心裏真懊惱（呀）。

工人五：天天漲長聲氣去嘆息。喂，無聊的小生少嘆一些氣怎

樣？（從右側門口出去。）

工人四：關你什麼事？……牌九牌倒出頭付天九龜，統莊沒吃得好風光。

無職者：（同時）*Korewa ikuradesuka? Kofewa sansendesu.* 三個銅板。*Korewa nandesuka? Korewa tukuedesu. tukue—~~ku~~—e—*，椅子。

青年：*tukue*是棹。椅子是*isu*。那種椅子叫着*Kosikake*。

無職者：啊，記不來！

工人一：忍耐一點，一步不能昇天的。

無職者：（沒有特別向誰人申訴，獨自地。）怎樣好，到這裏快要過了一個月，還是這個樣子。在那裏有工做，怎樣去找工做？

青年：工務部可給你介紹，不必去憂心。

工人二：先把東洋話學好，再到工廠去逛逛，我也給你留意吧，散工很多了。

工人四：（依然踱來踱去）鞭打，腳踢也很痛的。

工人一：忍耐一點吧，有志者事竟成，這是處世的金言。出門人誰不是備嘗辛酸的，要曉得人生的味道，不能不這樣。只有忍耐。

工人四：對了。踢你一脚，叩他一個頭。鞭你一頓，三拜九叩。要你的狗命，不要反抗啊。

工人一：這是奴隸性。

工人四：這就是你的忍耐。

工人一：不同！我的……我的……小雜種！

青年：我們的工會要保護工人的人權，保護工人的生命，斷不許我們的同胞去吃苦。

工人四：但是，宰牛用不着殺雞刀。

無職者：怎樣好！

青年：我們只要有團結的精神就可以保障我們的安全。這裏不像我們中國，這邊有法律。

工人四：但是法律是保護資本家的，保護有錢人的，你們想糟油，千萬不要空想。

無職者：怎樣好！錯來這裏。

青年：因此我們就要抗爭去。

工人四：把雞蛋擊石頭，石頭破呢，還是雞蛋破呢？

工人二：你的話沒有人懂。

工人一：蝦蟆日夜鳴而人厭之。

無職者：怎樣好，安心不來的，跑錯路。

青年：安心吧，好好用工。隔幾天總有辦法。先生爲什麼還不見來？（又收拾東西去）

行商：（進來，肩負數匹布放在木櫃上。）行了官棋，可以收手。

工人四：只管逃生，誰還有時候擇路走？

工人二：已經到這裏來，還悔恨什麼？

行商：生米炊熟飯，那是沒有法子。

工人一：忍耐，只有忍耐。初出門的要嘗遍酸苦辣。我不怕人家說我太無志氣，我總勸人家忍耐。

行商：對了。厚着面皮要比鐵甲銀盔勝得多了。

工人一：忍耐是成功之母。你還是年青，前途大有希望，還巧交了好運，……

工人四：喂，運氣只屬於你的。（向無職者）他是很有福氣啊！他可以積下五六百銀洋，開一座菜館，大大地發起財來，回去鄉間買田，起大屋。白天裏他也做著這樣的夢。

行商：做夢不好麼？皇帝也可以做，軍閥也可以做。三妻四妾任你抱，英法大菜任你食。享盡了福，也不怕賊人來標榜，也不怕暴動起來受虐殺。

工人四：對了，好同鄉，我也做去夢。

無職者：啊，真個絕望了！沒有工，沒有錢，沒有飯食。

行商：（取出錢包）一塊六，除了本錢賺八角。

工人四：（出去）沒有飯食，賺得干干淨淨。（唱）也是奴，小連英，生就苦命，都只為，家貧窮，才入娼門。……

行商：好啊。貧窮，貧窮，真罪過。八角，八角又加五角，總共一塊三角。

無職者：（絕望地）賺得干干淨淨，賺得干干淨淨，死掉罷。貧窮，貧窮，真罪過。

工人二：後生人太容易感動，初到外國來，誰也會悲觀的。

工人一：而且人世風波多，只要能忍耐去。嘗盡苦中苦，纔為人上人。這句話你不曉得麼？

行商：（收拾錢包）好像食橄欖，愈食愈出味，人世的味道是這樣的。

工人一：所以忍耐是處世的金言。

行商：是老着面皮的意思麼，你所謂忍耐的？那是和我不約而
同了。

工人一：我說的是忍耐。

行商：厚面皮和忍耐不是兩件事。好比推開人家的門，還要很
大的忍耐的，捉着人家的女人，反復向她說：“*Okamisan, yasui
kire aru, ishaku gojuyonsen, nishaku de ichiyen*” 還要很
大的忍耐，碰着脾氣壞的，賞你一個閉門羹，倒霉的時候，碰着小
氣的男子，就要打一個筋斗，這些布匹立刻染起斑斑爛爛的花紋模
樣來，所以要很大的忍耐。爬起來，又到別家門口，又是反復地叫
着。“*Ishaku gojuyonsen, nishaku de ichiyen.*” 中國話就是：
“一尺五角四，兩尺賣一塊。”這又是了不得的忍耐呀！

工人一：你說的忍耐和我的不同。你的忍耐是厚面皮，厚面皮
是卑污。我的是道德。孔夫子周游列國凡十四年，卒不得行其志。
我們處世雖沒有大志望，總也希望有一天滿載回鄉，安居終老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凡事要忍耐，但不像你去丟臉子。

行商：五隻銅板一個橘，一隻銅板一個橘，同是橘子，沒有二
樣。橘子的面皮統是一樣的凹凹凸凸，總是一樣的厚。

無職者：（又執書起念來）*Korewa ikuradesuka?* 這個多
少錢？*Korewa* ……

行商：*Korewa ishaku gojuyonsen, nishaku de ichi-
yen. Ikura hosisi?* 你要多少？我就即刻塔上去，做生意人不能不
有這樣的機費。

工人一：鐵面皮！

行商：沒漏孔，東洋話叫着*Nugemega nai*。狡智與鐵面皮是文武全才，這樣處世，無論你到何處，包保你不會吃虧。我曉得人家喜歡買平貨，但是我的貨包不是上等的。依然人家沒有得，我也沒有損。

工人一：這是欺詐。這樣活去，不進監房，硬進地獄。

行商：進去又出來。人世很空闊，今天在東，明天在西，管他天堂或地獄。呀，肚子餓了，看看有東西食沒有？（肩負布匹進裏面去）

工人一：世間忠實的人太少了。一般小人只是猜詐，無廉恥；大人物就是強盜，殺人。世風日下，人心艱險，沒有甚於此時也。

工人二：喂，教館先生，不要亂罵，提防囉舌獄。

工人三：（和工人四進來）屋裏面像蒸籠一樣。

工人四：像地獄一樣。生在地獄，死在地獄，別沒有什麼奢望了。

工人三：先生到了。

工人四：今晚我也來聽聽講演。

大學生後面跟着六人登場。途中行商。

大學生：（脫鞋上簾上）遲到了，對不起。今晚來的怎麼少？

工人四：他們放暑假。

青年：近來人心漸漸散漫起來了，並且討厭會內的規則，不肯受干涉。

工人四：管他們幹麼？

工人三：靜下來。

大學生：今晚教書以前，有幾句話對諸君說。

聲：又來了。

大學生：諸君，本會爲什麼組織起來，想你們還沒有忘記。

工人四：我不曉得呢。

大學生：對了，我們裏面也有不曉得本會所以成立的目的的人，因爲他們忘記了沒有這會以前的痛苦。那時候中國的工人受着什麼樣的壓迫，什麼樣的欺詐，我們那個不曉得的。但是，對於這些資本家的不正行爲，警察的殘暴的壓迫，狡猾商人的欺詐，我們怎樣苦鬥去，反抗去，我們怎樣保護我們工人大衆自己的安全，利益，這是要我們思量的。不用詳細說明的，我們這個會就是最精銳的武器，我們這個團結就是最精幹的軍隊。你們不能不知道的，世間已經劈分作二把，一把是坐食的壓迫階級，一把是生產的被壓迫階級；一把是有錢人，一把是我們一樣的窮漢。他們在國家的保護之下，無惡不作，無兇不逞；反之，我們沒有些少保障的東西，只有這個赤裸裸的肉體和天天受着的無窮的痛苦。爲什麼諸君辛辛苦苦跑到這裏來做生計？爲什麼拋開父母妻子，離開自己的故鄉，跑到這人生地不熟的外國來？

聲聲：沒有錢！沒有飯食！沒有工做！沒有田耕；貧窮！

工人四：誰不知道？

大學生：對了，你們都是貧窮的，你們都是喫苦的。但是，爲什麼不能不貧窮，爲什麼不能不喫苦？因爲你們怠惰麼，不肯做工麼？

無職人：要做工也沒有得做！

聲：不對，我們由朝至晚，牛馬一樣勞苦着。

工人四：就算偷懶也不致像有錢人一樣。

大學生：諸君，他們都不是懶惰的流氓，你們又是終日勞苦，爲什麼你們依然是貧窮？

工人三：因爲資本家們慾壑無厭地榨取，榨取我們的膏血，榨取我們的勞動。

太學生：對了，諸君，總之現在的世界，守財奴君臨的世界，何處有我們的自由，何處有我們的正義，何處有我們生命的安全！

聲，聲：沒有！沒有！

大學生：所以現在的社會資本家的社會是罪惡的世界，是不正的世界。這些不正，這些罪惡，求他們飽衣足食的人去改良麼？還是受着痛苦的我們去改革呢？

聲，聲：我們自己去！改革去！革命去！

大學生：革命是我們的責任，我們一切無產者的責任，世界的無產者的責任！

聲，聲：對了！對了！

大學生：你們不能不顛沛流連在外國的緣故，因爲中國的社會也是罪惡的社會。

聲，聲：對了！對了！年年兵荒。天天殺人。不曉得誰是誰非。

大學生：這是軍閥們的私鬥，不是爲我們的戰爭，也不是爲改革社會的戰爭。他們都是強盜，虐殺民衆的劊子手！

聲，聲：對了；對了！改革社會！

工人三：求我們的解放！

大學生：諸君，這是我們的義務，這是我們神聖的義務！我
愈加要團結起來，我們鐵城一般團結起來！

聲：對了！團結起來！

甲，乙，丙，丁進來，隨後跟着幾個好奇者。

青年：有什麼事情？

甲：有點緊要事情和先生商量的。

乙：今晚食過了晚飯。……

大學生：請說來。

丙：六點鐘，……老汪自殺了。……

乙：主人殺了他。……

丁：用木棒。……

丙：老汪倒下地面來。……

乙：讓我說吧，老汪倒下來，主人還是亂打。……

大學生：停一下子。

丁：亂打……腦袋……胸膛……

青年：先生叫你們停下來。

大學生：你們從那裏來的？

甲，乙：××町。

大學生：你們的主人是那個？

乙：鈴木。……

丙：是東洋人。

丁：天殺的。他……他時常打我們。……

甲：他是杉木欄的主人。

大學生：你們從何時到他家裏做工？

丙：去年。……

丁：天…天…天在……在家裏做工。……

乙：讓我來說，天天在家中做工，不能夠到外邊來。

丙：簡直是進了監獄。

乙：他騙了我們，在中國的時候，說每天要給我們每人兩塊錢。……現在過了一年還是分文不發。所以我們公舉老汪去和他講道理。

丙：我也在旁邊聽着，主人不獨不聽我們的話，還罵我們不識抬舉。又說若非他帶我們到此地來，我們會餓死在中國。

乙…老汪和他爭論起來，要他履行我們的契約，他便動手把老汪打倒，（指丙）他見形勢不好。跑來告訴我們。

丙：他們還有幾個人。

乙：我們要去打救時，聽得老汪的叫喚聲。

丁：好像殺豬的聲音。

乙：我們見形勢不好，乘機走出街外，在街上遇了這位先生。（指甲）他帶我們到這裏來。

甲：是的。鈴木這個人非常陰險，我在他的附近，開了一所麵食館，他的風評很壞。以前，我已知道他家裏有幾個中國人做工，不曉得是拐帶來的。他們要我報警察，我曉得警察未必替我們訴冤，所以和他們一同來這裏。

大學生：對了。我們不能不替你們剖白此事。諸君，我們對於這件事情，絕對不容袖手傍觀的。並不因為被害者是我們的同國人，因為他是我們同一階級的人，同是被壓迫的，同是被虐待的人。我們能夠聽天由命地屈伏麼？不！對於一切的不平，一切的罪惡，我們要鬥爭去！

聲，聲：鬥爭去！他是我們同一階級的人！

工人四：痛快地去幹！（向工人一）若是你，忍耐去麼？

工人一：小雜種！

工人三：諸君，我們全體要支持這樁事。

聲，聲：斬除暴壓！求我們的安存。

大學生：（向乙等）到我們客寓來，人不要太多，你一個人來吧。其他兩位，請你們照顧（向青年）。（大學生和甲，乙下，別的向丙丁致問情形。）

無職者：命案！

聲：又是一樁命案！

無職者：到處是殺戮，可怕的！這條命太苦了，沒有地方收藏。

行商：滿地荊棘，所以要文武全材。

（幕）

（一九二八，二，十五日初稿）

一封公開 信的回答

李初梨



錢杏邨先生：

你在‘太陽’三月號所給我的公開信，已經讀過了。

不過我很迷惑，——我還是答覆你的好，或者是不答覆你的好。

你知道，我是認識光慈的，如果我那篇拙文‘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裏面關於光慈的議論，他認為有不滿的地方，取口頭，或文章，他儘管來同我直接辯論，那麼我們可以光明磊落，誠誠懇懇地‘理論鬥爭’起來。而且，我們的理論，不是誰的表明，也不是誰的獨創，這是全無產者公有的武器。所以，我們自己的‘理論鬥爭’，絕不是誰攻讒誰，也不是某與某爭‘優先權’或‘專賣特許’；這正足以表示我們對於真理的忠實。‘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誰都知道的一句格言，然而我們的理論要是不正確的時

候，那麼牠的流毒，真不知會‘伊于胡底’！而且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全部辯論，決不是一個公式，更不是鸚鵡式的重述，這兒牠要適應于個個的空間與時間的特殊條件無限制地發揮牠的伸縮性，不然，我們的辯論與行動，都會硬化起來。所以，能夠把我們救出這個危險的，只有不斷的‘理論鬥爭’。這在文藝方面，也是同樣的。我覺得在我們的無產文藝陣營裏面，‘理論鬥爭’，是刻不容緩的一件急務。而且在目下只講實緣，沒有是非，把批評當作罵人或捧場的工具的中國文壇裏面，我們活潑潑的‘理論鬥爭’，正好作他們的榜樣。不過我們的‘理論鬥爭’，要真是‘理論’的‘鬥爭’，決不可是‘意氣’的‘爭執’，尤不應是‘無理取鬧’。所以我們的態度，應該是光明磊落，正正堂堂，勇敢地，誠懇地，不妥協，不輕浮。那麼我們‘理論鬥爭’過後，仍是光風霽月，朋友還朋友，同志仍同志，決不因此生出什麼感情的問題來，這是我們應該遵守的道德。我所有的一切議論，自認是不曾違背過這種態度，就是對於光慈，也是一樣的。你能承認我‘對於光慈，並沒有絲毫的惡意’，這是我表示十二分的滿足的。

所以：如果光慈君對於我那篇拙文，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頂好他自己來同我議論，實用不着絲毫的客氣，而且旁人也不致發生別的誤解。現在你把光慈拉來，作為我們中間的論爭的題目，這在光慈想不是愉快的事體，而在我也不是是一件樂意的工作。而且你既不是光慈本人，你是否能完全代表光慈的意見，還是問題；假若以後光慈出來否認，他的意見並不是這麼一回事，那麼，我們的論爭，豈不成一切無益之爭了嗎？

所以，我很迷惑，——我還是答覆你的好，或者是不答覆的好。

可是，我現在終于提起筆了；這是因為你的信中，對於我們有很嚴重的誤解，我不得不在此地來作一番的解釋，關於光慈的議論，我也只好來作簡單的答覆。

現在請再把光慈的原文抄來，他說：

‘革命的步驟實在太快了，使得許多人追趕不上，文學雖然是社會生活的表現，但是因為我們的社會生活被革命的浪潮推動得太激烈了，因之起了非常迅速的變化，這弄得我們的文學來不及表現，——我們的文學家雖然將筆運得如何靈敏，但當他這一件事情還未描寫完時，而別一件事情却早已發生了，文學家要表現社會生活時，有意識地或無意識地，必定要經過相當的思考的過程，但是我們的社會生活之變化，却沒有這樣從容的順序的態度，我們的文學就不得不落後了。’

我們要注意的，光慈是在此地一般地普遍地證明文學落後的原因。他這兒有個三段論法。即：

‘文學家要表現社會生活時，……必定要經過相當的思考過程。’

但是‘革命的步驟實在太快了’，不容許文學家有‘這樣從容的順序的態度’。‘我們的文學家雖然將筆運得如何靈敏’，也‘來不及表現。’

所以，‘我們的文學就不得不落後了。’

他這兒是一個‘不得不’的必然論，我們不談文學則已，要是希望文學不落後，也就‘不得不’讓革命的步驟慢一點，此外是沒有別法的。

所以我說：‘蔣君好像在此地大發牢騷，以為我們的文學的落後，却是因為革命的步驟實在太快！’

我的意思是說：照蔣君這樣說法，如果有人誤解他是在此地埋怨革命的步驟太快，蔣君是無辭可答的。

其實，我知道蔣君是很革命的，我也知道蔣君絕不至對於革命‘大發牢騷’，所以我說的是‘蔣君好像’呀。

你說：‘光慈’在這一節是在說明文學所以然落後的原因，在全文裏說得明明白白’。我正覺得光慈這種說法不對，至少是非馬克思主義的說法。

第一，光慈在他的文章裏，完全忽略了社會的階級關係。

第二，光慈忽略了文學的階級背景，尤重要的是他忽略了作家的實踐的要求。

第三，光慈未曾注意在這樣階級對立，意識分裂的時代，就是對於同一的社會事象，階級背景及實踐的要求要是不同的時候——即有產者與無產者的見解，完全是不同的。退一步講，依光慈的意見，把文學作為社會生活的表現，那麼有產者作家與無產者作家所表現出來的東西，完全是兩樣的。這兒並沒有來得及表現‘來不及表現’的關係。所以我說：

‘我們分析蔣君犯了這個錯誤的原因，是他把文學僅作為一種表現的——觀照的東西，而不認識牠的實踐的意義。’

這種結論，‘我們覺得也沒有多少討論的必要。’因為光慈在他的‘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裏面，開口第一句就是：

‘倘若承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表現，那麼……’

而且就在前面我所引用的光慈的一段短短的文章裏面，也可以尋出許多表現的字樣來。例如：

‘文學雖然是社會生活的表現……’

‘這弄得我們的文學來不及表現……’

‘但當他這一件事情還未描寫完時……——（描寫與表現是同意語。梨註。）’

‘文學家要表現社會生活時……’

這也是‘原書具在，不難覆按’呀！

其實，中國文學的落後，雖有種種原因，仍不過是中國資本主義落後的結果，而我們革命步驟的急速，正提供了無產文藝發達的基礎。

你說：我‘似乎還沒有留意，光慈的這一篇論文不是‘什麼是文學？’而是‘現代中國文學與社會生活’，是文學的局部的討論，不是整個的研究’。

姑無論牠是‘局部的討論’，或是‘整個的研究’，從馬克思主義的方法論說來，光慈這樣的問題提出的方法，已經是完全錯誤了。

而且，我覺得你對於‘實踐’兩個字，還沒有充分的理解。所以，我說光慈不認識文學的實踐的意義，你就老不相信。並且問我：

‘光慈僅止于說文學的目的是表現社會生活？他沒有說及文學

的社會的使命麼？在全文裏無論說老作家新作家，處處都露出了文學對於社會的關係，難道作者竟沒有留心麼？我想作者能把全文細看一遍，也是可以糾正的。’

於是爲‘糾正’我起見，却把光慈在‘太陽’二月號所發表的‘關於革命文學’裏的幾段文章引來，‘補充這種理論’。

光慈的文章如下：

‘革命的作家不但要表現時代，並且要在忙亂的鬥爭的生活中，尋出創造新生活的原素，而向著這種原素表示充分的同情，並對之有深切的希望和信賴。’

‘革命的作家不但一方面要暴露舊勢力的罪惡，攻擊舊社會的破產，（？）而並且要促進新勢力的發展，視這種發展爲文學的生命。’

你說：‘假使你仍以爲不能滿足，我們請再引他一句：

革命文學是要認識現代的生活，而指示出一條改造社會的新路徑！’

在這幾段文章裏面，除了‘促進’帶了幾分曖昧的實踐的意思而外，其餘可惜我發見不著一點實踐的意義來。你以爲‘同情’，‘希望’，‘信賴’，‘認識’，‘指示’是實踐嗎？……

所以，我的議論你還是未曾‘糾正’一點。

以上是我關於光慈的簡單的答覆。現在我要來解釋你的誤解了。

你說：

‘其實，張三李四，老七老八，果真能如你說的創造社的轉換

方向，重行新生，在事實上也是可能的事。不然，只許創造社有轉換方向的特權，那不是祇許州官放火，不許民家點燈了麼？ …’

錢先生，你才真是‘有些‘斷章取義’的痕跡’呀！我在我那篇拙文裏面，不是明明白白地說過：‘我以為一個作家，不管他是第一第二……第百第千階級的人，他都可以參加無產階級文學運動’，（因為我對於有許多人稱無產階級為第四階級表示不滿，所以我故意地用了‘第百第千’這樣可笑的用語。）並且我還舉出了他們為獲得這種資格的必要條件。我何曾是‘只許創造社有轉換方向的特權’？我何曾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家點燈’呢？‘我們想作者能把全文細看一遍，也是可以糾正的’哦！

其實，革命不是誰個能夠‘包辦’的投機事業，革命文學亦然；我們只有希望革命的同志愈加增多，我們只有希望革命的勢力越是雄厚，斷不至于‘只許州官放火，不許民家點燈’，而且這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

加之，在中國這樣嚴重的情勢之下，革命陣營裏，絕對不許有宗派主義的行動，如果我們發現了這種傾向，應該大家全力地去克服！

其次，就是你‘關於革命文學的歷史的問題’，附帶地說的一段話。

你的意思是說：在一九二六年四月，郭沫若氏在創造月刊上發表‘革命與文學’以前，光慈已在各種雜誌上發表了許多關於革命文學的著作，而我却‘沒有注意到’，這未免蔑視了光慈在文學史上的地位，雖然你也說明是‘不是為光慈在革命文學史上爭地位’。

本來我那篇文章，是在回國初初，倉卒間草就的，所以對於廣訊的材料，實無從蒐集，至今我還以為抱歉，現在承你來介紹。我是衷心感謝的。你知道，我們在現在的中國，蒐集資料，實在不是一回容易事情，譬如光慈所辦的‘春雷月刊’我現在問了許多人，他們連這個名字都不知道。你現在如能把光慈的原文提供，我也很樂意來做一篇批評或介紹。

不過，我覺得你把我那篇文章的‘文學革命底歷史的追跡’，誤作‘革命文學的歷史的問題’，所以你把我那‘首先’兩個字，看得非常重要，于是在你的腦筋中，就發生了一個‘先後’的觀念來。而且你在這‘先後’的觀念上，又加了牠一種價值的判斷。

其實，在我們辯證法的唯物論者看來，一切的歷史事象，不管他孰先孰後，只不過是當時客觀的反映，這兒並沒有絲毫價值的差別。

所以我說：‘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氏的‘革命與文學’正是這種自然生長的革命意識的表現。因為他對於‘革命’與‘文學’，只作為一般的範疇，而不從一定的歷史的形態去把握。這是當時客觀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必然的結果。’

這兒我並沒有把他當成什麼‘先知先覺’，加上他一頂月桂冠定他在文學史上的一個什麼地位，也沒有觀念地非難他‘對於‘革命’與‘文學’只作為一般的範疇，而不從一定的歷史的形態去把握’。我只把當作‘當時客觀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必然的結果’。所以，我說的‘據我所知道，這是在中國文壇上首先倡導革命文學的第一聲’，這裏面並沒有含着絲毫的價值的意味。

就是你所列舉的光慈在郭氏的‘革命與文學’以前所發表的各種文章，當然又有他的別種的社會根據，與我關於郭氏的論斷，毫不抵觸。我至今還是以爲我這種分析，是沒有錯誤的。

至于‘地位’問題，在真實的革命家看起來，是不值一顧的東西！

末後，我對於貴誌‘編後’的一段‘鄭重的聲明’，我也應該來鄭重地聲明一下。

你們‘鄭重的聲明’道：

‘太陽社不是一個留學生包辦的文學團體，不是爲少數人所有的私產，也不是口頭高喊着勞動階級文學，而行動上文學上處處暴露着英雄主義思想的文藝組織；……’

我雖不知道你們指的是誰。然而我想，在現在的中國，還有幾個是‘高喊着勞動階級文學’的‘文學團體’或‘文藝組織’？

‘文化批判’同人，雖然留學生居多，然而不是留學生的也有；並且我們的稿子，外來的也不少。所以本誌是普羅列塔列亞公有的喉舌，絕不是爲留學生所‘包辦’，或‘少數人所有的私產’。並且‘留學生’雖不是怎樣尊貴的東西，也不是一回可恥的事情。我們因爲在外國多住了幾年，所以對於各國的無產者運動，自信也還得了相當的理解。

而且在中國這稱混亂的時期，應該認請敵人，統一戰線。（這決不是理論的妥協）大家既是同以提倡革命文藝爲戰志，就不可分什麼留學生不留學生的區別。你以爲誰有了‘英雄主義的思想’，你就應該把他指摘出來，努力去克服，這才是革命家的本領。何至于向一般公衆，作這種無謂的煽動(Demagogie)？我以為你們這種不

‘鄭重的聲明’，是給‘太陽’留下了一個不可拂拭的污點！

雖不知道‘太陽’諸君，對於我們如何，然而我們始終是把‘太陽’認作自己的同志，所以‘太陽’有了好的作品，我們負有介紹的義務，而‘太陽’有了錯誤，我們是負有指摘的責任。

最後，希望錢先生仍能承認我這篇文章，對於你及‘太陽’諸君，是沒有絲毫的惡意。茲祝 貴誌的發展。

——李劫雲 一九二八，三，九。



國家及國家法既是由經濟關係所決定，則私法當然也同樣，

雖其實不過公認着既存物，在一定情況下平常的，個人間的經濟關係。

——費爾巴哈論



辯証法要求把這種社會的現象在種的發展上全面地研究，並且要求把外面的變化的歸屬於生產力之變遷及階級間之主動力。

——Gegen den Strom

讀者的迴聲

我的祝辭

1.

‘文化批判’產生了！

在這世界已經劈成兩個——資產者階級和工農階級——的一九二八年，在這國際資本環的疊路的中國產生了；——我們愈感覺着他的煌煌的歷史的意義和任務！

當然，我們不能沒有熱烈的祝辭；——可是，吹牛捧場，這且一任那些博士名人，去對他們的甚麼甚麼雜誌報紙；我們對我們的，唯有高張整率的要求，和實踐嚴肅的對他的自己批判！

我要寫我接着‘文化批判’創刊號而後發出來的一二感想，用當說辭。

第一：我們要注意豫防我們的墜落公式主義；我們要時時刻刻分析究明我們的客觀的狀勢。

糟了，糟了，我們的中國糟極了；——這種的浩歎哀號占滿了中國人的全身；但是，我們在這浩歎哀號中，有沒有注視着那一大羣的工農大眾同其前衛隊，日夜在拚命奮鬥而着着地造成他們的一葉一葉的新歷史？

像中國這樣的處於半殖民地的國土，牠的工農大眾，因他們的生活條件的沒制限的惡化，比之諸資本主義國裏的工農大眾，他們還沒有十分的目的意識，就不得不自然發生的發生經濟鬥爭，而急促地至於血淋淋的政治鬥爭了。

所以，在這種的客觀的狀勢下，我們——所謂“埋頭窗下，不知世事”的我們如沒有百二十分的注意，或恐要公式主義化而遊離大眾，進入桃色的象牙塔裏去！

沒有革命的理論，便不能有革命的行動，

沒有革命的行動，便不能有革命的理論！

第二：不消說，我們一方面要不客氣地放膽地認識我們所謂“印貼利更追亞”的任務和力量；但是一方面不可不認清我們的歷史的使命的界限，斷不可揚揚地陷於自己陶醉，過於自己評價！

於現階段，能徹底的宣告過去的歷史的壽終正寢，能徹底的和

反動勢力搏鬥而掃蕩他們的主體，唯有工人大眾，而農民是他的最有力的同盟軍。

我們要明白運動的主體；而就於我們的部署，戰於我們的分野；而更要了解把持我們和主體的辯證法的統一！

8.

‘文化批判’產生了，——負着煌煌的歷史的使命！

種子是播了，不怕狂雨炎陽，牠一定是要發芽的！在屠殺，凌辱，暴虐，愁歎，驚惶，焦燥的彼岸，歷史的必然的大河滔滔地澎湃着不稍息！

使‘文化批判’的理論把握大眾！

使大眾把握‘文化批判’的理論！

那末，我們要怎麼幹？

不得不怎麼幹？

——一九二八，二，——，楊君既病後於東京

我們誠懇地接受這樣熱烈的祝辭，我們誓必發揚本刊的精神，不斷地為嚴肅的自己批判。我們要打倒一切的公式主義與分派主義；我們要把握理論與實踐，全體與部分的辯證法的統一。

楊君是我去年冬天在東京認識的一位台灣的青年，我們真是‘一見如故’。他聽說我們將開始積極的革命文學運動，歡喜得雀躍

起來。他不僅有思想（沿用一種很俗的說法），而且文藝的天分也很高，不久將供給我們一些新鮮的作品。這短篇權厝就本欄，作為我們整軍前進的吶喊。

——

普羅列塔利亞特意識的問題

編輯先生：

“新時代的洪鐘響徹了雲霄，到底我們這神州上國也欲不聞而不可得了。”的確，時代已經不再等待我們了！在這迅疾的狂飈時期，而全國的出版界竟完全的炫燿或隱伏於一隅，——雖然這期間也偶然的發出些微弱的呼聲，但不久有的也噤聲了。

文化批判在這個悶人欲死的漫漫長夜裏出版了，我讀到了第一期，已經使我驚喜，如今看了第二期，真要使我歡快到發狂了！“這是一種偉大的啟蒙”這句話實在沒有絲毫的誇大。

說到我個人——在狂風暴雨的濤浪裏滾燙着的我，漂落在荒涼的沙漠中已經半年，來到這個 S 埠也快將兩月了，在這踽踽獨行，四顧茫茫的曠野裏，這薄薄的兩本文化批判，實在給了我不少的安慰。

我也曾熱烈的傾向過革命，我也曾實際地參加過革命，然而還是怎樣的滑稽而又矛盾，當我發覺了我的傾向與參加依然是隸屬於傳統的思想的權威之下。

爲了以上的原因，我認定了我的當前的急務，就是梳理洗滌我自己的頭腦，並且要解析傳統的勢力之來源，同時我覺得我將來的任務，應該是擠穿這些傳統的西洋鏡，貢獻於我的同胞之前。

負着時代的使命的文化批判，我覺得，是我惟一的迷途上的伴侶，不，迷途上的導師！

‘普羅列塔利亞特’出身者，不一定會產出“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文學，我雖然不能肯定的照樣也說：“普羅列塔利亞特出身者，不一定具有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頭腦”，而在中國的宗法社會的勢力傳襲之下，的確有一大部分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人們，而偏偏是反普羅列塔利亞特的腦筋。“屠格涅夫”在他的新時代裏終於促成了馬克羅夫的失敗，也許就是這個原因吧？這的確是一個大的問題，在我個人是這樣的。固然環境改造了以後，人們的腦筋自然可以改變過來。但是若要使環境的改造加速度的發展，同時更想減却改造過程中使人痛心的障礙與痛苦，那麼，我們對於思想上的注意，應該和實際行動有等量的努力。

“沒有革命的理論，沒有革命的行動，”這是無可懷疑的真理。一九二七年中國革命的失敗，固然有牠客觀的原因，而普羅列塔利亞特自己陣營中的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思想者，實在應該負一大部分責任，因為這些假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思想者，他們的腦筋根本沒有受過正確的普羅列塔利亞特的洗禮，往往有意識地或者無意識地表現出他們那些傳統的自私，虛榮，個人主義，英雄主義的行動來。

固然，沒有行動，便說不到訓練，學院派的研究是無補於事

的。但是，只顧把大批的普羅列塔利亞的腦筋裏的皇帝，族長等替換上普羅列塔利亞特，甚至只憑傳統的頑舊的手法或強權去籠絡或鎮服他們，能保證不發生更大的危險麼？

因此，我覺得如過去的政治部找幾個只是受過布爾喬亞派的教育的人而做訓話式的宣傳，是無用的了——尤其是做普羅列塔利亞特的宣傳。

我覺得思想上的改造比實際上的改造應該更徹底，更加緊努力。

以上是我最近的意見，不過我不敢自信，所以特地誠懇的寫了出來向我最敬愛的文化批判的編輯先生請教。

關於蔣光慈君和他們的太陽月刊，我還要說幾句話，一併請你指示。

布爾喬亞派的文學家們說他們的小說具有一種離心力，他們明白是想指示教人革命，但是看了之後，反惹起人們的討厭革命，反對革命，——這固然一方面是由於說這樣話的人是一個布爾喬亞，一方面也是由於作者的藝術手腕太差，說教的態度太重，惹人討厭；不過我所不滿的還不在這些，我不滿的是他們的作品之內容依然是帶有布爾喬亞派的意識形態和傳統的思想。例如描寫戀愛的地方，據我個人的經驗，他所描寫的戀愛和完全和我在學校裏做學生時候的浪漫思想一樣。現在呢，我在這荒涼的 S 埠，除了到圖書館去以外，住在一間狹小潮濕的亭子間，每餐不能過二十個銅板，這樣的生活中間的我，即使看見了異性，雖然也有相當的注意，但經

不是從前那樣的幻想了。因此我想那些吃不飽穿不暖的普羅列塔利亞的戀愛觀，絕不能和小資產階級的浪漫頭腦一樣，而且戀愛與革命的問題，在普羅列塔利亞中間也許不成什麼問題，我想。

又如他們的作品裏的主人翁，往往只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領袖的活動，而且情緒方面，有時竟好像某某大報所鼓吹的“俠義的革命精神”一樣，無產階級的文學應該這樣的麼？

以上的批評，我自信是善意的，因為我對於他們的熱情是姑蘇敬佩的，而且事實上他們也是在天天的進步着。這段只是順便把我的一點意見，寫在這裏請教而已。

呵！寫得太多了，並且也太不成東西，我不希望在自由問答欄裏多佔地位，我只以十二分的至誠，希望在我所附寄的信封裏，能給我一個很嚴格的指教！

我們臉前的問題實在太多了，而我的腦筋又被層層的傳統思想所包圍，同時我們的環境又寸步不離的為傳統勢力所籠罩，這是怎樣的艱難呵，如果你要想擺脫？實在的，這些混亂錯雜的問題簡直教我時常頭昏腦悶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既不甘願做一個時代的落伍者，而對於自己的意見又不敢十分自信，文化批判既負有啟蒙的使命，對於我這個迷途上的羔羊，或者不至於吝惜指示吧！

最後我希望文化批判能由月刊改為半月刊，或者周刊。

——鐵真 2. 3. 1928.

我們現在的無產者大多數還沒有獲得無產者應有的社會認識，

這是事實，因為我們的無產者一方面為“無知”所苦，他方面還受傳統思想的麻醉太深，正鬧着“死的纏住活的”的悲劇。但是普羅列塔利亞特，尤其是他的先鋒，因為他的社會關係上的特性，自有他的進取的社會認識；這是布爾喬亞與小布爾喬亞所容易看過的。

小布爾喬亞領導革命是很危險的。不過不同是小布爾喬亞，或是普羅列塔利亞，要緊的是要獲得普羅列塔利亞的社會意識。

在革命進展的過程中，意德沃羅基的戰野是很重要的。我們要一方面打破舊意識形態在羣衆中的勢力，他方面，我們要鼓勵羣衆維持他們對於新的時代的信仰。

現在所謂革命文學的作家很少能夠克服小布爾喬亞根性的，我們原不必苛求於蔣君。如果他更努力的時候，我相信必有更好的成績出來；不過一要他能努力，二也要有人起來糾正。我們要打倒一切小布爾喬亞的根性，要糾正自己陣營內的錯誤。這不是對個人的問題，我們要把來當做一定的社會現象的典型考察。在這一點，糾正者與被糾正者都有覺悟的必要，否則一方面意識化了的時候，必引起無法填補的分裂，結果，我們的陣營必不待敵人攻來而早自瓦解。所以，我們要明白自己批判的必要，養成理論鬥爭的精神，而把個人的感情克服。

個人的感情與因襲的思想，這些是我們馬上應該克服的；牠們的克服是我們各方面轉換的全過程所必須肉搏的苦鬥。

我們極希望多與讀者諸君接近，但在目前，本月刊改為半月刊或週刊，是事實上不能辦到的，好在“流沙”半月刊就要出版，我們從本月起，又添了一個可以自由討論的新天地。 一羣

被奧伏赫變的話

編者：

文化批判使我奮興，真的。

有一些小意見寫在下面：

一月號的十七頁上“批判不僅是解剖刀乃是一種武器 (*Kritik ist kein anatomisches Messer, sie ist eine Waffe*)”這句內的“僅”字大約是作者的筆誤，還是應該刪去的。因為“不僅是”和“不是”顯然不同的。要是照“不僅是”的一句說，則說“批判是解剖刀，同時也是武器。”但是照第二句呢則說“批判只是一種武器，並不解剖刀。”

而“*kein anatomisches Messer*”似乎是應該譯作“不是解剖刀”的。

你們覺得我的意見對不對？

同書裏二十四頁“*Die Philosophie kann sich nicht verwirklichen ohne die aufhebung des Proletariats……*”作者譯作“不把普羅列塔利亞特奧伏赫變，哲學決不能實現。”

在此我們很容易看出(照中文看) *Proletariat* 是被 *aufheben* 的。

同時在創造月刊九期成仿吾先生有幾句話！

“……我們在以一個將被‘*aufheben*’的階級為主體……”

依他的語氣，似是說 *Bourgeoisie* 是被 *aufheben* 的。

于是我發生些疑心請你們指教。

我是一個剛學半年德文的學生，錯誤怕所難免，祝努力

論文關於同濟

“僅”字確是蛇足。

普羅列塔利亞特結局是要把自己與伏赫變的。這是普羅列塔利亞特的階級上的特殊地位與他的歷史的使命的特質所規定的。普羅列塔利亞特把他自己現在的生活條件與伏赫變的時候，同時就把自己與伏赫變，把一切的階級對立關係與伏赫變的。所以普羅列塔利亞特是最後的階級，有人譯為第四階級是不妥當的。

前 號 正 誤

(一) 怎樣地建設革命文學篇

(頁)	(行)	(誤)	(正)
4	11	麼該	應該
7	18	第三個開暇，	第三個的開暇。
8	3	<i>cglce</i>	<i>cycle</i>
16	11	舉了	舉了
19	15	一個好倒	一個好例

(二) 科學與人生觀篇

24	12	階級	階段
35	12	[普羅列]	[普羅列]
27	14	恰如	恰好
28	1	便壓惡	便厭惡
32	15	鬧得起勁	鬧得起勁
33	17	或者併為	或者伴為
34	3	其法果	其結果
37	18	可是中先有	可是必先有
39	17	概性底	屬性底
41	10	記存	記憶
42	4	真真	真相
45	9	他們又知道	他們又不知道

47	19	進行	遂行
		(三) 科學的社會觀篇	
48	5	至	亦
54	3	說明。	說明：——
57	4	人的勞動力了	人的勞動力之能力了
59	4	社○的	社會的
60	18	維持	避免
60	18	膨大	膨大了
60	21	資格	資格；
63	13	埋埋	湮埋
67	14	部分所	部分的
69	19	連擊	連擊
70	20	尙的	(的字衍)
		(四) 拜金藝術篇	
87	7	固襲	因襲
87	13	可為	以為
89	3	激刺；去威奮	激刺去威奮！
89	3	危險；去征服	危險去征服！
89	17	力向	方向
90	6	考詩人	老詩人
90	15	沈容	沈寂
90	17		(據下起，另行)
90	20	發行	各行

新 辭 源

一 商品 *Ware, Commodity.*

生產者不以自己的直接的消費爲目的，而以與他種的生產物相交換爲目的所生產之生產物稱爲商品(*Ware, Commodity*)，所以商品是注定要交換的生產物(*A Commodity is a product designed for exchange*)。農夫爲他自己的消費所生產的小麥不是商品，爲販賣而生產的小麥纔被稱爲商品。商品因爲要人去買賣，所以要包含着社會的使用價值，因爲可以與他商品相交換，所以要包含着內在的價值，但是這價值決不是什麼神祕的，固有於商品自身的天生的性質，却是人間底無差別的勞動膠結於商品中的緣故。所以商品有所謂二重性，就是使用價值與交換價值。

二 資本 *Kapital, Capital.*

關係資本這個概念，世上風靡着許多俗惡的見解。有的說“資本是勞動器具”。這麼說來，用石子去敲碎胡桃的穢，不也可以稱為偉大的資本家麼？有的說“資本是蓄積着的勞動”。這麼說來，螞蟻不也是一羣資本家麼？這樣恐怕是萬物的靈長的資本家所不肯承認的定義吧？還有更加可笑的是“促進人的勞動，提高他的生產力的一切都為資本”，那末，國家，人的智識也不是可被編入於資本之內麼？這種種的見解當然是很俗惡的，很無價值的！那末，資本究竟是怎樣一個東西呢？不待說的，“資本是生產剩餘價值之價值”。所以利潤，利息，地租等皆為資本的現象形態。資本可分為固定資本，流通資本，又可分為可變資本，不變資本。由可變資本與不變資本的比率去觀察資本的時候，謂之資本的有機的構成。不變資本比可變資本多的時候，謂之有高度的有機的構成之資本；相反的，謂之有低度的有機的構成之資本。資本的蓄積及技術的發達愈使資本變為高度。

三 可變資本 *Variables Kapital, variable capital*

假使此地有一萬元的資本，其中九千一百元支出於生產機關的購買，其餘的九百元則支出於勞動力的購買——勞銀——那末，前者就是不變資本 (*Konstantes Kapital, constant capital*) 後者則為可變資本。所以，所謂可變資本是資本家的總投下資本的一部分，即使用於買入勞動力的時候所支付的勞銀。價值是從勞動而產生的，所以在資本家的總投下資本之中，能使價值再生剩餘價值而為利潤的源泉的，惟有這支付於勞銀的可變資本的部分。

四 恐慌 *Krack, Panic.*

產業界最不如意的時期，在這時期內，商業停止，市場盈溢着商品，生產物堆積着不能販賣，現銀潛藏，信用消滅，工場閉鎖，失業者續出，破產者迭生。牠的原因是在於資本家相互間的競爭及資本的蓄積而起大規模的生產，結果產生了生產過剩，而發生上述的恐慌。所以恐慌是內在於資本制生產方法的無政府狀態，不曾解決這個矛盾以前，恐慌是不能避免的東西，自一八廿五年發生於英國的最初的恐慌以來，工業的及商業的全體，即一切的文明諸國及其多少局屬未開的附庸諸國底生產與交換，有規則地繼續的起着恐慌，而且愈至近時，其範圍愈大，受害愈深。歐洲大戰前的恐慌就是一例，而且歐洲大戰是為破壞這過剩生產而起因的。

五 產業預備軍 *Industrielle Reservearmee.*

industrial reservearmy.

在產業興盛的時期皆受僱傭的，在產業停滯時期却被棄於街上的勞動者的大羣，稱為產業預備軍。昂格斯所謂“*available at the times when industry is working at high pressure, to be cast out upon the street when the inevitable crash comes.*”就是。其原因在於資本的蓄積及生產技術的發達，使資本的組合上，所謂高度資本有機的構成增大起來，而減少其使用於可變部分的資本——買入勞動力的部分——所以社會上發生一種相對

的人口過剩；并且因小布爾喬亞的落後及農村疲弊的結果，農村人都流入於都市，格外促進人口之相對的過剩，這麼樣待着使用的勞動者的大羣就形成產業預備軍了。有這麼許多的待命勞動者，所以激起勞動者的就職難，因而引起勞動者間的就職競爭。結果，在漁夫的地位的資本家大受其利——用些少的費用，可以買入多量的勞動力——所以產業預備軍是使勞銀低減的調整罷。

六 範疇 *Kategorie, Category.*

範疇是取洪範九疇的意思而成的譯語，牠底語源是從希臘文訴訟 *Katigorein* 一語造成的。訴訟的時候，裁判官以特殊的罪狀適應于一般的法律而定其刑罰，所以將事物底性質及意義一般地形容敘述即叫做 *Kategoria*，因此 *Kategoria* 是一種敘述語 (*Predicate*)。將敘述語底最普通的舉示出來，就可規定我們能認識及思惟的事物之一般的分類，這種一般的分類都各有其相應的概念，此種概念即是範疇，因此範疇是最高類底概念。

舉例說明：——

事物有多寡，有輕重；這些多寡，輕重如果數學地表示出來，則從無窮小到無窮大，成立一無窮的系列 (*series*)。但此系列之中雖含有無窮的項 (*term*)，可是可以用一個最高的概念來總括，這個概念即是‘量’ (*Quantity, Quantitaet,*)，因而‘量’是範疇。

一切事物都有牠底原因，一切原因必然地產生結果，這原因 (*Ursache, Cause*) 與結果 (*Wirkung, Effect,*) 的關係，在自然和社會裏不知有幾多，但是我們可以用‘因果’ (*Kausalitaet,*

Causality) 這個最高的概念將無數的散漫的現象統一起來，這最高概念‘因果’便是鉅疇。

七 即自，即自的，即自地 *An sich, In itself,*

‘即自’是與別物沒關係的自身存在或其本來的姿態。

康德及其流派解釋這種意思是以認識主觀為出發點，與理性之主觀的形式還沒發生關係即還沒被認識的時候，就叫做‘即自’，所謂物自體 (*Ding-an-sich, Thing-in-itself*) 就是這樣的東西。

但黑格爾 (*Hegel*) 并不這樣解釋，而且我們也以為這是正當。他以事物底本性及其相總應在各種的關係之中實現及開展，但在牠底出發點，我們可以否定一切的關係概念而作全體的直接態去觀察，這種全體的直接態即原始的姿態即是‘即自’。由此說來，事物底本性及其相會發展，會變化，所以‘即自’是素質的，潛在的，未發展的，可能的階段。

八 向自，向自的，向自地 *fuer sich, For itself.*

‘即自’的狀態，即潛在的，未發展的，可能的階段發展而為顯在的，具現的，因此牠底關係概念開展，牠底一切要素內在地統一起來，而牠底獨立性也愈見明顯，顯然地與他種事物有區別而形成對立。這樣的狀態稱為‘向自的’狀態。這種狀態有兩個必要的條件：

一，極力主張牠底個性，即牠底獨立性格格外明顯。

二，因獨立性底明顯而與他物分裂，否認一切外的關係。

九 即自而且向自的 *An und fuer sich, In and for itself.*

‘即自’只是潛在的，未發展的，混然的直接態，還沒有主觀與客觀的分離。這種抽象的自己同一自然地發展，呈出一種特殊性，發生對於自己的意識，形成主觀與客觀的對立，這便成為‘向自的’狀態。但是這種向自的狀態繼續地發展又獲得個性，分離了的主觀與客觀又被統一復歸到自己底質性，這第三種狀態黑格爾稱為‘即自而且向自的’階段。這裏有牠底哲學之特性，他以為這三個階段是一切思惟及世界之運動的過程。

從論理的過程說來：即自是概念(*Begriff Concept*)，向自是判斷(*Urteil, Judgement*)，即自而且向自是推論(*schluss, Inference*)。概念只主張自己底同一，要發展才能辨別對立，得到對於部分的意識而成爲判斷，判斷再發展而推論得到終結，復歸到自己。

但是這樣三階段的運動是反覆地繼續，發展。達到第三的即自而且向自的階段時，復認識自己底同一而成爲一種新的直接態即‘即自的’狀態。這直接態復取同樣的運動，發展而‘向自’，而‘即自而且向自’。這樣反覆不息的運動過程即是思惟及世界之運動過程，亦即是辯證法的運動過程。



編輯後記

第二期出版以來承各方面的讀者給我們以熱誠的激勵，使我們更加確信我們的努力切合時代的要求，革命的青年大眾將起來為我們的後盾而劃出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只有感激而益自奮勉。

我們的目的在闡明真理；就為這個原故，我們一方面要從事於各種社會現象的檢討，他方面我們又不可一刻忘記了自己批判。但是我們對於一切的現象，不就個人或各箇立論，我們把牠們當做典型的傾向看待。我們只認真理，我們對個人沒有偏愛，也沒有仇恨。我們只要探求真理，發揚牠。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我們是要努力不息的。

稿件漸有擁擠的形勢，本期臨時抽出了幾篇。所以與預告類有不符之處。初梨最後寫了“一封公開信的回答”，我覺得他的態度是對的。雖然是很小的一件事情，但是我們仍不妨由理論鬥爭去解

決；我們反對虛偽的客氣。因為腹膜上的鼓脹終不能由這種敷衍手段消滅下去的。

許多的讀者要求增加新辭源的字數，我們決定從下期起實行。

這兩期的封面是陳學誠君所製。他是專攻工藝圖案的，他還替我們寄來了不少的佳作，我們的外觀將來更要日趨完美。

末了，我們對於自己校對上的不熟習深覺抱歉，以後一定更加努力。



實在的，一切時代的君主總不能不屈服於經濟的關係，決不會給牠們以法令，若要不知道這種事實，除非什麼歷史的知識也沒有。法制，不同政治的與市民的，不過給經濟關係的意志一種表現。

投稿規約

1. 凡投稿本刊，無論創作，論文，介紹，以及雜纂，一律歡迎。
2. 來稿須繕寫清楚。
3. 本刊編輯對於來稿有刪改權，不願者務乞註明。
4. 來稿不登者當一概退回。
5. 來稿登取者，酬備稿費如下：
 - A 創作
 - a 散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b 詩每千字三元以上。
 - B 論文每千字二元以上。
 - C 介紹每千字一元半以上。
 - D 翻譯及雜文每千字一元以上。(附白：以上所云字數，空格概不除外。)
6. 來稿務須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不願受酬者，亦望註明。
7. 來稿寄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四十一號創造社出版部轉交。

文化批判第三號

一千九百二十八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編輯者	丁 愷	定價 每册二角八分，半年一元六角，全年三元，國內及日本無需寄費，國外另加半年四角，全年八角。股東預定全年二元六角，半年一元三角半。國外郵費照加。
出版者	創造社出版部	
總發行所	創造社出版部 上海北四川路麥拿里	

廣告刊例

特別從廉

短期長期彩色均請臨時商議

